

11

互助叢書

(第十一)

文
藝
之
二

一九三二

(初版)

學友互助社總社出版

互助叢書

第十一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

文藝之二

學友互助社總社出版

互助叢書

文藝之二

目錄

夜間王國的女兒

浴佛節

悔與恨的交流

殺雞

吳老將軍

儀 靜 印 魯 靜
父 波 證 頓 波

寂寞的黃昏

到陝北去

小女兒滿一週歲後

一個炎天的夜裏

幾片紊亂的情緒

春熙路

山中

隨筆數則

恐怖的夜

知遇

儀父

時先

宗祥

靜波

蘇里虛生

靜波

儀父

魯頓

蘇子涵

印證

別 淚

幾首白描

快樂的春朝

起來吧！武裝同志們

黃 昏

小詩十首

血的五月

人生呵！你何去何從

童 心

心中的浮漚

野 君

魯 頓

唐肇猷

魯 頓

素 波

旭

范德稱

蘇里噓聲

伊 人

胡天斗

玫
瑰

先
耕

夜間王國的女兒

儀父

序幕

清晨。

霧籠罩着。

展開了一朵玲瓏嬌艷的初開的薔薇，隨風飄動。

——這是在地球的一角的小小的島上。

花兒放大了，花蕊裏現出了倩麗的姑娘的顏面，流盼着明媚的眼光，從輕微的笑裏淡然地消遊。四週深色的海水，靜悄悄地圍繞了小島。

海水起了鱗樣的波紋，薔薇獨自在微風裏搖曳。

風起了，瘋狂一樣地捲着，雜亂的草都偃伏在地上。薔薇被風捲得偃仰不能自
己。

海水向天空飛躍起來，薔薇，一瓣一瓣的被風拆落了，像海燕一般地飄墮在浪
潮裏。

浪潮漸漸地漸漸地湧上了小島，山嶽一般的巨浪，澎湃地搏擊着，洶湧，洶湧
，更大的……

海面恢復了平鏡一樣的均衡，孤寂的小島只剩有沙漠般的清冷。

晨光在海面上漸漸展開，海鷗們飛翔上下，徘徊不已，憑弔這寂寞的殘痕。

太陽，從絢燦的朝霞裏升向天空，海面上盪漾着金色的光彩。

夜王底晚宮裏，充滿了維曼的享樂空氣。

白蝴蝶似的舞女們，在交織燦爛的強烈光線下，旋律地飛動着。這充滿了光輝的宮之一角，羅馬風的柱面，亞細亞的地毯，古意盎然的巨大的壁畫，精細的彩繪的窗櫺，赫然可畏的銅像，透視出複雜迴光的玻鏡，一切，顯現出貴族底莊嚴和魔宮底幻景。

夜王，在佈滿了白蘭地的大理石座底右側，冷冷地鑒賞着。

梨麗——夜王底女兒，緊緊地伴着她底父親，爲了要想盡她女兒們底親愛底職分底原故，時時帶了輕快的微笑，來喚起冷然的他底愉快。她穿了輕霧似的薄縞的夏夜晚服，雪白的頸部圍繞了發光的珠子。她年青的必沈醉在現在底迷夢中了。

衛士們悄悄地圖繞在夜王底背面。

輕紗繞着的MODOR的舞女們，一致的帶了健康的曲線美，裝飾化了的肌膚反映出素絹般的光彩，這一些發焰的刺激物，像一羣白鴿似的翩翩飛動。

夜王，冷冷地帶了倦意。禿頭上更反映出神秘的光圈。

梨麗，在肉感的激刺中興奮着青春底烈焰，她處在天鵝絨似的柔和的空氣中，心裏盪漾着細碎難堪的感情，神經的觸角清醒的銳敏的接受着一切現實底律動，然而輕縮裏的肉體已沉醉到十分懶然的困頓。

刺目的光，眩人的舞，酒精，MODER，一切錯雜顛動和過度的興奮，夜王籠罩上了憂鬱的疲乏。面前滿擺了燻爛的幸福，幸福徒然昏眩了眼睛，然而幸福底背面浮現着黑暗，血，萬衆呻吟……；……，黃金的繁華，在他幻化成了荒涼的慘白。

梨麗覺察着，這是老人所常有的精神病態。

——父親！不快了嗎？

園困在魔宮裏的夜王，像得到解放似的，展開了蒼然的笑貌。

——呵！是的。

梨麗揮着手，舞女們翩然的消散了去。

白衣侍者，收拾去了棹上的殘肴，另一個，用盤奉上了飲料。

晚宮剩下了清冷的光亮，夜王靜靜地抹着他底長髯。

梨麗打探似的望了她底父親，感覺着似水的年華漸漸地消磨了長髯，脆弱的
心兒，浮上了親切的悲哀，雙眉更盛得利害一點，一想起他底無端的憂鬱，與年俱
進，心理愈加不安起來。他昔日的英雄氣分銷沈在那裏去了？是不朗爽的環境困頓
了他嗎？是生理的衰頹的影響呢？他這種衰落情緒的表現，的確是不幸的象徵。她
怦然憧憬着黑色的日子在她底前途上展開，集團像春水似的一片一片地破碎瓦解了
。從疑慮的沈思中，低微地嘆了一口氣。她計算着，只有用精神底激刺去興奮他生

理底困頓和衰颯，只有以事業的熱情去掃除他暗澹的憂鬱。於是她這樣地向他作了偉大的提示：

——父親！我們底前途是幸福的，夜間世界已經支配六分之一了！

梨麗，用了美利堅帝國主義一樣的霸權的傲慢態度向他說。

雖然。這偉大提示的親切的嬌聲，鑽入他耳裏恰成了冰冷的諷刺。誇大的字句，使他底靈魂顫抖着。想起「幸福」對於他的壓迫，不禁悚然的恐懼。他喞然的說

——孩子！甚麼是前途！我們永遠是在夜間世界裏的。甚麼是幸福！我是已經被幸福把靈魂磨壞了的！

聰明的梨麗，失敗了。她進一步用實際的事業熱情，去克服他衰颯的情緒。從凄然的苦笑中，在懷中取出她所職掌的文卷，展放在父親底前面，她用着特有的精細和熱心研究着「經濟收支表」，考慮着貨品底收入情態和支拂額。一面看了看父

親底眼色，一面報告着數字，麻醉劑二十萬元，危險化學劑二三四五〇〇元，長絨類一七八四〇三〇元……：……：一面核算着，社會副屬工作人員津貼，特別費，工作費，匯兌，人員支用額。呵！人數激增了！可是，需用也擴大了！他一想到力量底加速的擴大，工作底熱忱蓬蓬勃勃地飛動起來了！說：——我們底力量增加，需用擴大，應當馬上振興我們生意罷！

相反的，這種客觀事實底呈現，加深了夜王底心靈底矛盾。在這沉默的瞬間，現在為客觀條件所束縛所壓迫的夜王，忽然悲哀着，為幸福所拘圍的他底身體，是失掉了精神自由的了，青年時代乘風破浪的海盜生活，時常飛奔在麻拉甲 *Japan sea* 台灣婆羅門諸海面的生活，成為可羨艷的歷史了！這種迴溯，不禁使他泫然的欲流下英雄的老淚。怎樣翻然墮入黑夜世界的惡海裏——這個深刻的印象，不可制止的浮上意識來了。自從離開了海風的鍛鍊，擁上了夜間王國底黃金的寶座上，被近代的物質幸福一包圍，神經就開始脆弱起來了。呵！可咀咒的幸福，可咀咒的時代

！那時，正是歐洲大戰後的混亂年頭，資本主義瘋狂一般地在暴漲着，關稅壁壘森嚴的豎立起來，新狄加托那斯猛獸似的咀嚼全世界人們底血，中間階級嘩臘地崩潰下來，這大量產生的「社會之屑」——中小商人，家庭工業者，智識份子，律師，新聞家，退伍軍官，警察，一天一天增多的失業工人，白晝失了生活能力的人們，轉到夜間世界裏來活動着，大批多產的私貨從工廠裏從商店裏由黑夜黨人的手直接流入消費者底手中，無形的取消了商人階級。這樣瞞住政府和資本家底眼睛，蹀過了森嚴的關稅牆壁，消費者省去了3—10的支出，經手者抽得了3—10的餘利。在歐洲畸形的國家制度下，這種秘密買賣像瘟疫一樣的傳染了各大城市。這是客觀的必然的情勢，一般的社會的要求，資本主義底經濟活動和流通過程現在大半由「白晝」轉到「夜間」去了，資本經濟迅速地托拉斯式的獨占化集中化支配了「白晝」的世界，而，這種「秘密買賣」也隨了時潮迅速地托拉斯式的組織化國際化支配了「黑夜」的世界。自然，這種毒性的時髦的梅毒，更容易傳染在腐蝕了的中國身上。

，一九二六年，黑夜黨在國際的背景和聯絡下種播了萌芽，呵！可咀咒的時代把我從海風中擁上了夜間王國底寶座。黨瘋狂似地發展着，牠是資本主義底另一形式的代理人，牠以科學方法資助了中國底混亂。呵！海洛因紅丸瑪啡械類……：：：養活了大量的羣衆，也流了無量的鮮血……：：：我賺的多量的幸福……：：：！夜王腦經炸裂似的昏眩，前途展開了無底的深淵。他仍然以冷冷的莊嚴態度說：

——我們底發展是往危險路上走的。孩子：這是咄咄逼人的環境。她聽了父親底過慮的警告，細細地測算着他們底工作線。

衛士引進來了一個軒昂的青年，帶到夜王底前面立着，恭敬的行禮，他們輕微的注視着他。衛士報告：

——新尋的衛士來了！金勵聲！

勵聲非常興味的察視這奇異的境地。被威嚴攝住了的他，只好像雕像一樣的筆直的立着。勵聲從這個奇異的境地裏展開了莊嚴旖旎的色相，嬌艷的名花，英雄的

風度。夜王，脫頭而多鬚的紳士態度的老人，身段崖岸，鼻隆眉垂眼巨而有光，神氣端凝英偉，足有令人可敬愛的儀彩。她，橢圓曲線的面型，直線的鼻，小百合花樣的嘴唇，細膩的雙眉下配着活潑而有彈性的眸子，浪漫的短髮披覆了前額上。軒昂華貴，帶了摩登的有教養的貴族風味。眉端常微蹙，似深蘊了一種灰色的情感。

梨麗看了這新來的異邦人，長身高額，顯出了峭崖般的骨氣，目光伶俐，額際已刻上了幾條風霜的紋縐。用了期待的眼光測視着她父親底態度。夜王似嘉許的點了點頭，又非常感動的探視的問：

——現在你底家鄉呢？

——甜美的鄉土，已做了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荒原了！我現在是個漂流者。

鄉土……荒原……蹂躪……資助了中國底混亂……黑夜……幸福……

……觸動了夜王精神深處沈鬱，灰色的悲哀復罩了他底前額。梨麗用了她慣常的機智口角來教訓一個新的，

——金！你懂得！你要取怎樣的態度來盡力「黑夜」時工作？

——呵：知道：我要以熱情的動力來追上理智的道路！

梨麗向夜王作了勝利的微笑。他默許似的招呼着：

——新來的！撥給梨公子處！

二

勵聲，被放置在新的環境裏，神經有點興奮，不能入寐。晚宮底華嚴的色相，猶似在眼前。一想到自己底使命，就覺得茫然沒有路徑。東省的同志們還在急切地期待着自己，勇氣登時鼓起了十倍。爲了同志，爲了祖國，爲了建築幹部底基礎。艱難！前路一定是很艱難的，我鑽進黑夜的王國裏已經够艱難了。但是，努力罷，找尋着適當的機會。想到這裏，心中又覺很安慰似的，雖然使命還等於幻夢，到底接近着機會了。現在的情況，也應當報告給東省的同志。他於是搜索月餘來的情形，怎樣和黑幫發生了關係的經過。

碼頭完全充滿了喧囂的空氣，一切混雜，表現了未來畫派底丰彩。貨物。臭味。脚夫。在人叢賣紙煙的小子，黑烟。噪聲，腳聲用銳利的目光，四處尋找，總會發見他底目的物。他在來來往往的人身上打探着，也總沒有發見一些黑幫底暗號，他又想起他們底標識是D·N·。於是他在貨箱上牆壁上汽車街車底表上人們底帽子通同都注意到了，沒有尋見D·N·的字跡。心裏就有點懷疑起來，「我打聽着，碼頭上遍滿了他們底腳迹，我追蹤到這裏來，留連着，怎樣不見一點兒影響呢？」走罷！但是又到那裏去找他們呢？期待着，努力地期待着，機會總會爬到身邊來的，馬上捉住牠；從東走到西，又從西走到東，無目的地小廝三似的梭巡着，巡捕底大眼睛時時溜到身上來了！他耐心地走着，一直到碼頭都漸漸靜默了的時候，這是沒有發現D·N·的字跡。還是沒有發現黑夜弟兄們底足跡。凄暗的暮色罩上來了，還是沒有……失神似的電燈已在頭上光亮着，稀微的星子，已經浮現在碧天上了，好似在嘆息，醜刺地擠着眼，點綴在失望的空間。空氣像心兒一般地冷淡起來

，勵聲拖着懶懶的足步走了！

失望的第二天也過了！

失望的第三天又了過！

失望的第四天又了過！

這天，他底堅決才爲失望所動搖了。碼頭度曲調仍然是帶了喧歷的韻律，尋不見D·N·底蹤跡，眼前就覺得蕭條起來，買了一份報紙來消磨這靜寂的時光。裁兵問題，國府委員張學良，梅蘭芳北上，蔣介石避暑，賽狗場開幕，J A P A N 底政潮底搖動——漠然地從眼前飛過，到底放心不下，照例的親切的秘密的問賣報的小小思了一下：「此地有黑幫上的弟兄們沒有？」他繃了繃眉，把眼光在他身上上下下打諒了一下，揉了揉眼睛，把頭擺了兩擺，然後說：「沒有！」他仍然把眼睛掛在他身上，測試着這個人底神氣，他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把頭仰望着天空，似乎要從茫茫的大空中去探索這個問題的光景，忽然像捉住機會似的放下頭來問：「沒有；他

怎麼知道沒有呢」小崽子繃了繃眉順手一指大印度說：「你問幹碼：你去問他罷！」小小崽子底活頭同腳底精神發生矛盾了，他聽了這種逆耳的答覆，像受了絕大的侮辱似的，面部紅腺起來了，眼睛裏也放出閃閃的怒火，舉起拳頭一揮，說「問他幹嗎！狗！」，舉起足要想走那邊去了。小崽子底測試，已得到一個完圓的解決，很和氣進去招呼着他，「好，先生，有話說罷，你問點甚麼事？」

爲了完成自己底使命，不得不忍耐着，東省的同志還在迫切的期待自己呢？鄉土已經是快要垂死了的。爲日本帝國主義蹂躪了十九個年頭的朝鮮。剩下的只是黑暗荒塚和血，企業獨占了，土地獨占了，人口被排擠了，幸而，朝鮮底靈魂還存在着，——那是朝鮮民族底一致的熱烈的民族精神。這次是失敗了，但是秉了熱烈的精神還是勇猛的前進着，到東省，到南方，到黑夜的國度裏。在冷靜的現在，今年春間的革命熱潮，湧上心間來了，一一地檢閱和批判他在浪潮中的成績。他想起，

革命浪潮似的起伏，自己也隨着牠從波頂墮到波回，又從波回升到浪頂，自己由騷動到沉靜，由沉靜騷動，幾番波折，幾番失敗，血還是熱騰騰的，自己奮鬥生活的陣綽還是一絲不移地抗守着。

這種民族主義底狂飈，會吹燃起朝鮮底寒灰裏底星火。只要東省的陣營強固起來，再度的革命角聲會響遍全國的；但是支那人底東省，已做了日本西征軍底行棧，我們在親愛的弟兄底國度裏會受着仇人底凌侵和壓迫。支那——親愛的弟兄，帶着鐵鍊的大熊，革命病的痿弱者，你們瓦解了的民族精神不會得到鬥爭的勝利的。呵！可憐，爲了建設幹部基礎，不得不聯絡黑夜的弟兄們！支那的弟兄在那裏去了！

一月十四日，元山勃發了總反抗運動。爲了工資問題，經資方的否認，激動了羣衆底憤怒，元山勞聯會指揮下的細胞。結成了一致的罷工戰線。情形日益緊張

大，暴風雨的狂潮掀動着，元山地帶竟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與朝鮮民族解放鬥爭最尖銳的場所了。

大烟筒底黑烟好久不見蹤跡，天空也清明了好多。成千成萬的機器聲沉默了。汽船都擱淺了。山一樣的貨品，蚌殼般的堆滿了碼頭上。都市底脈搏全完停止了跳動。街道上充滿了可怕靜寂。肥胖的日本人都蹣跚進樓上去了，只有朝鮮民族底熱情的狂颺，風捲了元山大港。

腳聲那時是「朝鮮少年總聯盟」底前鋒隊，正在做推動「少總」向農村裏發展的運動，被浪潮捲了去，做了勞聯底武裝糾察隊底頭領。

監禁，戒嚴，彈壓，屠殺……：……：……：……抵過了六個月的持久戰，高潮漸漸地經落下來。

大檢舉的壓迫到來，腳聲隨了勞聯底零落的幹部滾出國外來了。在龍井地方設立了暫時的基礎。

他們終逃不脫日本鬼子底銳利的眼光，脆弱的新基礎遭受不起他們底重壓，「少總」底頭腦活動力是停止了。

在某種策略意義上，必須與「黑幫」作相當的聯絡，以爲新幹部底蔭蔽。勵聲負了這個嚴重的使命跑到南方來了！

三

白燕兒飛上了蔚藍的青天，淺色的斜陽像無邊無際的輕夢，蒼鬱的幽林神秘地蔭覆着半潭清水。從林側望出去，遠遠的淡痕一抹的山下，兩三點流水孤村。已搖曳着晚烟裊裊。

碧潭掩映着一線青天，半叢幽樹，和水邊搖曳生姿的小草兒，現表了悠然的清趣。瞬間，瑩靜的泉面，依稀描畫了一個綽約的情影，嬋娟雅麗，浮盪着盈盈的碧波，恰似秋水芙蓉，亦顯出風流嫵媚。

林邊的老樹上，繫了兩匹駿馬，峭然的立在殘陽裏面，地下拖着了瘦長的影子

。一聲一聲的長嘶着，蒼茫的暮色漸漸圍上來了！

絮語黃昏的蚊子，成陣地在水草邊，嗡嗡的開着神秘的會議。

如茵的淺草上，坐了三五個人物，在他們底野宴中間，藏着了嚴重的議案。

曳了白衣的梨麗，斜坐在潭邊，仰望着美麗的頭兒，長髮墮滿了肩上，像聖潔的黃昏的祈禱者。

從了一度緊張的辯論的熱潮過後，她冷冷地延長着她熱情底幻夢。呵！上前去罷；完成這次的工作，這次是爲了維持集團空乏而來的，爲了維持大衆的弟兄們，爲了父親底權威底信用。我決定作精密的化裝蔭被，機敏地進行我底任務，無疑的要成了功。三千萬的純利，短期的拋賣，也可得二千六百萬。鋼鐵化學劑正當高盤，戰雲是不久要起來了的。我們底力量像潮水似的增加着，內部底難關是打破了。父親一定喜歡。太陽似的幸福漸漸升起了。他衰老的憂鬱病會像陰霜似的消除了的。

——呵！船到是甚麼時候呢？

——接得 LONDON 電，是二十日夜十二時到。

——那麼，我們底動員時間是不會錯的。

——海風號？

——海風號。

——偵探線和交通網的配置是計畫好了的？

——我已經弄好了的。

——那是要錯過外艦隊底出巡時刻？

——當然，恰恰錯過。

——我們底時間與洋鬼底時間恰恰錯過。

——一點也不衝突。

——好極了；

——真要努力，精神的努力！出入已經是陷於極度矛盾中了！

——洋鬼子已經覺悟了，真沒法，海關蕭條萬分，又是他竟打不斷我們底暗路

。

——聽說他們恨極了，克利梭羅耳將軍前一次暴燥如雷，大罵無用的支那政府，平時只曉得要錢，有點事像鼠子一樣的把頭縮進洞裏去，并且暗裏還要向黑幫狗講弟兄，同他交涉，他們只曉得在外交上闊面子，實際上甚麼權力也沒有！

——他們也只好向本國請兵了；

——呵：是：現在他們已經增加了夜巡的次數。

——就是他們一晚巡到亮，也是不能防害我們的。

——呵：真是呵：

.....

他們晚烟一樣地消散了，颯颯的涼風都低減不了他們底情熱。只有夜王在途程中，向着星星作低聲的懺悔。

一直到了議決案上的時刻。

夜風刮着，四處充滿了恐怖的陰暗，時刻也異常緊張地一刻一刻地過去，街道建築物電桿……都窒息着不敢張聲在可怕的靜寂裏，偵探線上的人們，都一致的提高了敏銳的心。梨麗機警地在靜候着勝利底消息，弟兄們循環報告她前線底動靜，她底神經非常纖細和緊張起來，覺得空氣緩緩地從面部流盪過去，遠遠的足步聲……她過度的熱情底幻化，那邊海岸上黑暗中秘密的憧憬，也浮現在眼前來了，她看見——

「司令艦上底大飯廳裏，充滿了燈光飲料發亮的杯子鑽戒跳舞姑娘，克利梭羅耳將軍，光頭凸腹，微閉了倦眼，大雪茄從嘴裏發出縷縷的烟霧，全艦上酣聲

起了，如死一般的沉寂，克利梭羅耳也被扶到了銅床上去……

「海風號悄悄向岸邊爬着，弟兄們迅速靈敏做着各種工作……」

「山一樣的貨品……」

「勝利的笑臉，弟兄們……」

「死一般的沉寂……」

「酣聲……」

呵！幻夢！不然，這是一定的。她鐵一樣的自信心，使她沉默地歡喜。他們底規定時刻，無情的向前進展，甚麼也沒有，街上只是沉默，緊張的空氣似乎也緩緩了許多。

她不免有些焦燥起來，自信心有點動搖了，爲甚麼一點消息都沒有呢？

無情的時刻更迅速地過去，她疑慮加深了。決不會沒有動身的話。呵！碰礁了罷！狼藉的遇難的海風倒斃在水裏，這種印象動亂了她底腦子底寧靜！

無情的時刻箭一般的飛向前去，偵探線上的人們都弛緩了緊張的神經，陣線漸漸動搖起來了，大家底臉色都沉重着，你舉起眼光望望我，我舉起眼光望望你。

忽然，強烈的光線飛過天空，東方的雲塊顯現出美麗的鮮紅的色彩，人們在驚異中都掉轉了視線。呵！探照燈！梨麗從瞬間的陶醉中，忽激起了嚴重的疑慮，腦經似乎停止了機動不能解決這疑慮的問題。「轟！」砲聲被海面激回了巨大的音浪，被震驚的人們都呆立着，梨麗，覺察了這是不吉的朕兆，一定，是克利梭底把戲，可憐的弟兄們錯誤了時刻。線上傳來了消息——海風底時刻碰到了巡艦底時刻，失敗了！

失敗的零亂的思想，刀劍似地，塞滿了她底腦子。黑色的日子，血，集團春冰似的一片一片瓦解，幸福崩潰了。她心中不禁湧起了蕭條的景色，絕望的前途都成了慘白的顏色，一切的成績都毀滅了，可慘的父親一定會葬送在這次惡運的風裏的。「自己，嚴重的職務，若干個弟兄們底幸福都繫在今夜的我底手上，但是，失敗

了！千萬個眼睛底怒視，千萬個口底咀咒，責任底處分！「眼前只是一片昏黑，可憐的父親還不知道這例外的消息！」

……

鬪聲底力強的手臂，摟着這個香艷的死屍。溫柔的長髮拖在地上，他沈着而憂鬱的眼光，深深地直射着這個蒼白的面部。輕輕的愛撫着柔媚的屍身，一切的美的光輝消逝了，十八歲的青春的柔魂經烟似的縷縷地飄蕩完了：蟬翼似的悲哀撞上了他底心來，追逐她底裙緣有三個月了，而今竟黯然的消逝，可是，她莊嚴的色相，還存留在心間，她底眼嘴，腮，曲線，長髮，如水晶，白玉，浮雲，玫瑰，象牙，都殘繫在眼前。她純潔的高尚的青春是完了，然而，在三月中，在朝日底下在明鏡裏在黃昏的籬邊在夜月的花前，這些莊嚴的色相的殘片，而今成爲寶貴的現象了！

悔呵！這那短短的三月中，悔不向她從朝至暮作虔誠的膜拜，十個膜拜，百個膜拜，千個膜拜，萬個膜拜。飄渺的靈魂，悠然遠行，而今，竟無尋處。鬪聲、沉思，

寂念，瞑目遐想，近憶昔日的殘影。凝視，凝視，不動的凝視，柔和的肢體，蒼白的容貌，拖在地上的長髮，留戀呵，悲哀的留戀，這個不可挽留的瞬間的美艷。短短的三月，當時是平淡的無奇的，爲甚麼，現在都成爲可貴的豐富的可憫的時間了，想着自己真是一個殘酷的理智家，爲甚麼那樣內容豐富的短短的三月，輕輕容易地就浪費了呢？悔呵：而今……：

紅的太陽，從朝霧裏升起了溫存的光浪，金色在江波上閃爍着，碧綠的樹都從夢中甦醒了！

陽光蓋着美艷的屍體，發亮的肌膚，勻稱的曲線，幻化了一個在甜密的夢裏的春之神女。忽然，她從夢裏漸漸地醒了，惺忪的眼睛新奇他流盼着這個舊來的宇宙，舊時的太陽，舊時的綠樹，舊時的空氣，一切都更新鮮更明朗的感受着。溫隲的力強的手腕觸住自己底頭部和下肢。呵：是我忠實誠篤的衛士金勵聲。她想着要離開這個手腕，然而肢體一點力也沒有。經過了劇烈的悲哀後的她，心兒像狂潮後的

海水一樣的平靜不波，涼風拂着面部，宇宙是恬靜的光明的。年青的熱情似隨了洶湧江水流去了，人生的懷疑觀念籠罩了自己，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一切都是殘酷的，一切都是虛偽的，茫茫的身世寄托何所，青春的孤獨的心兒從那裏得到至善至誠的安慰。衰老的父親，成千成萬的弟兄們，一切都如是。舊時的忠實誠篤的面孔，此刻更親切的放在眼前，他底眼光是真摯的望着自己，呵，他眼簾下尚殘餘了淚的痕迹，面前重新展開的殘酷的虛偽的茫茫的世界，只有，只有這個忠誠的面孔，自己底灰白的殘軀上不知留上了許多真摯的眼淚。

——梨公子：並沒有失敗呵！一切的貨都已經分上各鐵道線了，……………這個意外的消息飛入她耳裏，衰弱的神經也忽然興奮起來，她傾聽着：

——海風幸沒有被克利梭羅炸毀。可是，在正當非常危險的時候，我們官方的援隊救助了我們，雖然一場驚恐，一切都完全勝利了！

可幸的消息從真摯的嘴裏流出來，愈覺其親切了。涼風吹拂着情麗的顏面，受

了太陽撫愛着的灰白的面部，已經罩上了玫瑰的青春の色調。空氣是柔和的，樹子是碧綠的。茫茫宇宙，眼前只有一個忠實誠摯的面孔。

浴 佛 節

靜 波

雷神廟是成都東門外的一所古廟，廟裏的香火，已經冷落多年了！代替了這廟子的和尚，而來陪伴菩薩的，是幾個終日忙着在手術室裏施行刀割的醫兵，和許許多多困苦呻吟委頓在病榻之上的殘廢朋友。廟子的右邊，是一個公園，公園的內面，自然是，也有假山，也有池沼；也有矗立着的尖塔，也有高聳的樓閣。而最特別使人留戀使人愛好的；還要算那個全城聞名——也可以說是全省聞名——嵌有銅底的薛濤井了。據說：這個井的水，比任何地方的水，都要清潔些，沒有半星兒鹹性的。因此，不怕是遠隔在三里五里十里八里的闊綽人家，都有來這個地方取水，以饗賓客的。而每天這條外東道上，接二連三的運水的騾車，也就川流不息地，叮咚叮

咚的響着，替這寂寞荒郊，添了不少的熱鬧。

靠近井的前面的，是一條大河。河水雖不深，却也并不狹。若是在夏天，連着兩岸注滿了水的堤岸一併算起來，至少也得二三十米突。到了冬天，不怕牠別的地方的水是怎樣乾涸，這兒也還能够容兩三隻五六千噸的白木船併行通過而不感一點困難。沿河兩岸，種了許多疎柳，雨絲風片，點綴了錦城爛熳春光。當那春夏之交，桃花水漲的時候，河水濼洄，楊花夾路，樓頭少婦，繫念征人，看那鷺黃的柳兒，忽的變成青葱碧綠，似乎有一樁重大心事，再也按捺不住的樣子，於是邀羣約伴，摯莒攜筐，相約結隊而來，度那尋幽生活的，正不知有多少？

順着河堤一直下去，走完那條一凹一凸的石子路，便是一個大草場。綠楊深處，也有幾戶人家。一所用紅磚黑石砌成的大圍牆，無意地伸出幾隻龐大的煙囪來，隱隱然在低空中擺動。那便是我們四川唯一生產機關——兵工廠了！

河水永遠是平靜的，沒有暴風，也沒有巨浪。太平洋裏的洶湧的濤聲，是無論

如何吹不到牠的耳鼓，揚子江邊的惡浪，却怎麼也不能捲到牠的眼底。牠只終年曳着碧衫，終日噴着白沫，不徘徊，不吶喊，緩緩地流着，濕濕的。

然而事情也有例外，河裏的水，也有翻江倒海之時，而寂寞荒涼的雷神古剎，也有熱鬧喧闐，遊人雜遝的機會。這個時候，除開一年一度的五月端陽，再沒有比那四月八日的浴佛節，更熱鬧更有趣味的了。

的確，浴佛節在我們中國，是一個「習俗相沿，由來已久」的一種神會。是不論他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僻壤都要熱烈舉行的。比較起日本人的天長節來，誠不稍遜，就是比起現在全國一致萬流景仰以政府的力量來提倡的三月十二日的植樹節，也恐怕還要熱鬧一些還要虔誠一些還要普遍化一些吧？萬不想，這位釋迦摩尼先生當日在印度那樣遭人唾棄，現刻在印度那樣倒楣，却不料在我們中國來，徧徧大走其紅運，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革命怒潮高漲的時候，還能繼續發榮滋長，儘量地收牠徒子法孫，以擴大牠的領域。

藝術，是安慰人生的，宗教是代替人們的苦惱，減少人們的犯罪，增加人們的意志力的。凡屬宗教，不論牠是耶也好回也好孔也好，（孔子是不是宗教，是另一個問題。）牠都帶有勸人爲善，與存心濟世的兩個條件。假如說是連這樣基本的條件都沒有具備。牠還算得是宗教嗎？他還能吸引人嗎？佛教在中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牠的好歹如何？我們不去管牠。不過，我要問問：你們這些燒香拜佛的老太婆，太太紳士淑女達官貴人僧侶種種特閑階級。你們自稱是如來的忠實信徒，自稱是爲社會人羣謀利益的「先覺者」，你們究竟對於佛的涵義。對於佛的偉大的精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否已有相當的了解？做到了萬萬萬分之一？

你們每天藉着燒香拜佛爲名，把你應當做的工作丟掉不幹，去行那消極的慢性自殺。你們不特做了社會的罪人，同時你還做了我佛的叛逆哩！因爲牠的教義，是不容許有任何絲毫消極的觀念的存在的！

我不相信，什麼都落後的四川，獨有這樁事，——實在是祇有這一樁——特別

比別省開化。這大概是鄰近佛國的原故吧？旁人說：蘇杭是天堂，是佛教繁衍之區。其實依我看來，那裏及得我們四川一半。別的地方且不說，單就這成都一隅而論，已够使人喫驚了！據社會新聞的調查，成都有人口五十萬，內有和尚五萬，道士三萬五；尼僧八千，居士不計其數，其餘吃齋唸佛的人，合計不下二三十萬。啊啊！以這樣多的做好事的人，還不能挽回這劫運，無怪乎某某道學先生，要大發其牢騷，要說真的末法世界，人心太不古了！

成都城裏的文殊院梵音寺，城外的昭覺寺草堂寺是和尙的大本營，武侯祠青羊宮二仙庵是道士的俱樂部，其餘青城山的清幽，峨眉山的秀麗，都做了這般吃飯不做事的人的棲流所。假使我們每天在家裏悶得慌，要想到少城公園去逛逛，當你的腳還沒有踏進那個什麼民衆教育館——不，不，那是一種俗而不通的鳥館——的門檻的時候。你的耳鼓便會聽到一種聲浪，這種聲浪是什麼呢？是黃鸝在枝頭叫嗎？不是的！是蟬子在林子裏嘶嗎？也不是的！是名人在講演嗎？更不是的！絕對沒有

這回事。這是許多老太婆，太太，老爺，小姐，先生，手裏拿着佛珠。口裏宣着佛號。一片「阿彌陀佛」的呼聲，夾着幾聲斷斷續續或高或下的木魚清磬的音響，悠悠然在那綠影婆娑中，唱着一種交響曲。

誰說我們四川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誰說我們的通俗教育館？不是真正脫了俗而是極端矛盾的。看呵！這種子辦法，有幾人想得到？有好多地方辦得到？

好久就聽說今年的放生會。官廳要取締。我以為這是打破迷信推行國曆的必然結果。這一來，不特許多水族要受了實際的恩惠，就是許多意識不定的青年男女，也要少一個墮落的機會？誰知不然，大大的不然。牠——放生會——不惟沒有受取締，似乎還要比往年都要熱鬧一點。這是什麼原因呢？第一：因為這天是星期，許多學校工廠機關團體都放了假。第二，因為這天的天氣，特別好，不冷；不熱；雖然有點太陽，但并不灼人。第三，許多人——自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都懷着鬼胎，恐怕今年辦過以後，明年後年……真的永遠不辦了！所以趕早來送

個終，免得將來賣後悔。還有第四第五，我也無暇去分析了。聰明的讀者們，請你自家去猜吧！

初到一個地方？誰也同小孩子一樣，不肯閒坐在家裏。我在這成都，雖然不算初到。但是這一次回來，也和初到一樣。變了！變了！什麼都變了！有許多地方，從前是空着的，現刻却都築起高樓大廈了。有許多街道，從前原是荒涼冷僻極其不堪的，現在都已變成熱鬧喧闐遊人雜遝的市場了。況且這個放生會，我從當小孩子起，就聽說是很熱鬧的，但是却從沒有去看過一次。假使真的今年辦過以後，便永遠不辦了！那嗎！我今生今世，恐怕再也不能賞鑒這個純粹由民衆自動起來組織的「水族展覽會」了！這在我的生活過程中，是何等一椿損失呵！

一早起來，心裏老是怦怦地動，很想去看瞧瞧熱鬧。但生就一副妄自尊大的我，從沒有一人去趕過會，要是去找人家，似乎又不好意思。剛好，我的同鄉王君，和他的夫人走來，他一見我，就搶着說：

「健夫！今天我們特意來約你出東門去看放生會的。……」

「我不去！」我擺擺頭，故意這樣回答他。

「怎麼不去呢？在家又沒有什麼事！」

「我還有一篇論文沒有做起嗎？」

「論文早遲都可以做的！」

「只是一個人走起有甚麼意思嗎？不比你是有任務的，你去有你的目的。我呢

？」

橫豎都是要就完了！有什麼目的不目的？不過，我想你是研究生物學的人，同時，你又是研究政治學的一個。這種畸形的社會，纔是實際的人生嗎？

啊啊！你這口是心非的劣等貨，你有二重人格的生活，你在十分鐘前，還不是極力想去嗎？現在人家來約你，你却裝模做樣，擺出臭架子來了，你這自欺欺人的說法，難道是外交應取的手段嗎？難道就是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防閑嗎？

我在答應王君邀約之後，還深深地在心靈裏這樣反覆自責幾遍。

二

這天——四月八日——也算是個日麗風和，天清雲淡的一天。太陽一早起來，喚起牠的女兒，把昨宵積下來的簿霧，一層一層的揭開。地上的生物，也都漸呈活躍。帶了點「使人沉醉」的薰風，從那海洋深處，欸欸吹來，幾乎把簷前蛛網，也吹不動。幾塊淡青色的流雲，像螢火一般閃爍，以蔚藍的天空作了背景，抱著一種新鮮的活力，要想去追逐那金輪，但他還沒有走近牠的身旁，又被牠的光熱，把他冲散了。

我披了一身使人興奮的朝陽，坐在一輛沒有頂蓬的黃包車上不斷地搖幌，黃包車夫把我當成一個嬰兒，他的車子正好像一隻搖籃，我睡在這隻搖籃裏邊倦屈得像一隻瘦狗，一面却用我直覺的觀察，去兜攬四週景物，兩旁的商店雖然還有好些沒有打開，但街上的人却也熙熙攘攘絡繹不絕的了，賣小菜的擔籠的挑水的送牛奶的

，忙忙碌碌地穿梭一般的來去。這種景況，我想如果是在八點鐘以後纔起床的人一定看不倒，許多商店的市招，都向我們眼前奔了過來又退了過去，退了過去又纔迎着後來的人輾笑。馬路的沙子，被車輪的榨壓，只是沙沙地發抖。我們的車子，橫衝直闖不知經過了好多街道，方纔走攏東門。

還沒有攏城門洞，大概離那大灶孔，還有十多一二十步的光景，車子便不能前進了！只見，一輛二輛三輛四輛的黃包車，重重疊疊的銜接着，像前線退下來的軍士似的，橫七豎八的塞滿了城門洞。我們只得下了車，給了車夫的錢，好容易左一撞右一碰，在許多車輛的罅隙當中，灣灣拐拐的走出這個封建的古都。剛走過那個擺滿小攤的大橋，可憐王君的夫人，已走得氣吁喘喘香汗涔涔的了！

「我們坐船去好不好？」王君這樣提議着。

他的夫人點點頭。

我囑！原是隨人墊蘭，自然無可無不可的。

到了江干的碼頭，便見有許多畫舫在那兒停泊着——說是畫舫其實也只比平時的船多了兩隻管子多了一塊頂篷吧了——舟子使出他那破鼓似的喉嚨，儘量地向游人吶喊，我不管他那船上是否已經有人？是否已經載滿？就好像受了他的催眠一樣，隨着他的指示，居然踏上我所不願那個跳板，接着王君已扶着他的夫人走上來了。但是不幸得很喲！船艙裏已經沒有容膝的地方了，我們只得在艙外站着，舟子還在不住地喊叫，他的志願是何等偉大啊？他恨不得把世上的人都渡上他的船，他不怕世界的大，他只愁他的舟身太小。他倒是一個真正的釋迦摩尼的忠實信徒哩！

又等了好一會，又上了幾個客，他方纔慢慢去解纜，去抽跳板。臨走時，似還捨不得的樣，要不是怕艙裏的人發話，他真不願意就開船。我們因了後來的幾個人的推送，倒把我們擠入艙裏。王君伴着他的夫人，挨挨擦擦的，擠着幾個老太婆坐下，我亦只得靠在他的身後，半立半坐的攀着船弦總算是得了一個地位。舟夫把篙

子輕輕的一點，只一點，船便直到波心了。到也自然，無須怎樣吃力。

船開了，嘈雜的人聲暫時平復了。代替了這人聲而掌握這個宇宙的，是嘩呀的橈聲，和清波的泝泝聲。悠悠的城濠，矮矮的雉堞，淺淺的平原淡淡的山。都在我們眼前一一閃動起來，兩岸行人。受着利慾的催眠，像馬蟻趕羶腥似的，爭把兩隻瘦腿在岸上擺動，江上清風，順着自然方向，不斷地在我面上飄拂，我覺得剛纔的熱氣，又已烟消雲散了。

「同舟共濟」，這是我國老早就傳下來的一個警句，這是古人用來警惕我們後人的。今天我上了這個船，我纔覺得這四個字的偉大。原來，我們這隻船，不但是隻破爛的船，而且船艙裏的情形，又是怎樣烏七八糟八矛盾萬端的啊！看了老太爺老太太太太小姐那樣的間適，我覺得我們中國無論如何不會亡國，看了學生青年那樣的游蕩墮落，我又覺得我們中國決定要亡國，看了擔菜的農夫和賣杏子的大嫂那樣的勤奮，我又覺得我國還有一點兒希望，然而這一線的希望，又是何等暗淡的啊。

我們中國不好是隻破爛的白木船嗎？沒有桅子沒有櫓槳沒有梢公，要是如果是停泊在沒有什麼風濤的河邊裏，還可支持幾個時辰，徬徨不做美的天公，刮起一陣大風，送來一陣驟雨，把牠送到東洋裏，讓急風在頭上吹，讓驟雨在艙頂打，讓狂濤駭浪又只在牠眼前幌動，但是舟中之人，方且沈沈酣睡，做他亡國的美夢。即或就有一二個自命醒了的，他們又只曉得爭意見，鬧黨派，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妒忌我成功，我又恐你得勢，他們不想把船身扶正，把桅子安好，他們還想把船整個大窟窿，把船的底底翻來朝着天嘛！

國家主義走過來，說他的主義可以救亡，教我們跟他去學。C黨說他的殺人放火，原是不不得已的辦法，教我們把政權交給他，讓他去打倒帝國主義，穿印度綢的老太婆，拿着一本佛經，將一串念珠套在青年頸上。說：「孩子跟我來，這兒纔是你的樂園，我們的主義，才是真的世界主義」；法蘭西姑娘，站在西裝少年身後，將一杯斟滿的葡萄酒遞給他說：「朋友！喝喝吧！這才是你的真實的享受」這一切

一切的龐雜，這矛盾萬端的現象，難道都是宇宙的自然嗎？難道都是我們中國的特產嗎？你年青的老太婆老太爺，手拿佛珠的青年，提香臘兜兜塗着口紅的大小姐，穿洋服的学生，穿高跟鞋的密斯，賣杏子的大嫂，擔菜的農夫，你們的渴睡想必醒得了吧洋？

「芝：今天，的天氣真好啊！你看這樣的風景，可惜我們沒有把攝影器帶來！

……」

我正在這樣沉思，忽然坐在我前面的王君，這樣扭過頭去，對他夫人說。

是的這樣的好天氣，對着這樣的好風光，我們不去尋開心，却反擔着無謂的苦惱。我又不是杞人呢？我且探頭出去，看一看船外的風景。

啊啊！何處玉人？吹來幾聲羌笛，那樓臺之上隱隱約約的，不是神仙眷屬麼？那像一條長弓，高掛在天邊，似喝飽了水的霓虹，倦臥在波心之上的，不是九眼橋麼？那屹立在荒渚之上，歷盡幾許滄桑？像埃及金字塔的高聳的，不是望江樓麼

？那許許多多的笙柁畫舫，越女吳娃，不是正在演那「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中的一齣歌舞劇麼？啊啊！好一幅秀麗的錦江，你不僅做了李後主當日以淚洗面的工具，你還供了許多後人們的憑弔啼噓呢！

舟過了九眼橋，我們船艙裏的幾個愛國大學的學生，大家都嘖哩呱喇的談起英文的對話來了！這一來，更加我幾分憤懣。愛國大學的諸君喲！你們都是自命為是熱情的，是有腦經的，你們請睜開你們的貴眼，看一看你站的地方，是什麼地方？你們的週圍是些什麼？你站在純粹的中國的地面上，對着中國人，不說中國話，而說外國話，在你以為很漂亮的了！很出風頭的了。其實旁人實在替你麻筋不過，你們即但要說外國話，也當選那神韻悠揚的法國話，或者激昂慷慨的日耳曼語來作表白，亦未嘗不可顯你們的愛國。但是這許許多多的外國語，你們都不採用，徧徧去拿那含有金錢臭味的商人式的英語來繡漂亮——其實還是夾雜不清連上海黃包車夫都不如的中英合璧的英語——這究竟是何居心呀？世界上抱着功利主義，利慾薰心

最深不過的，恐怕再沒有比英美民族最勢利最兇很的了。英國人仗着牠的海軍優越，把世界攪得天翻地覆，牠却自詡是不夜之國，但是牠國內的情形怎麼樣呢？天天鬧着饑荒，天天喊要破產。美國人憑藉牠那經濟勢力，操縱了世界和平，面子上與你講相好，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裏却包藏禍心，把些械彈來資助你，以延長你的內亂。不信，試看我們國內的戰爭，那一次不是幾個外國人在後面操縱。別人說我們中國人太不爭氣了！既然曉得人家是振你，爲什麼又得徧肯去上當？於是一開口就罵軍閥，罵軍閥太混賬，還說中國人支配慾太發達了，個個都想做首領，其實這些都是片面的說法。試問世間上有幾個不貪餌的魚兒，有幾隻不嗜麵包的耗子？有了帝國主義的貪婪，纔生軍閥的混賬，有了軍閥的混賬，纔有民衆的水深火熱，軍閥不過是一隻耗子精，帝國主義，恰正是一隻關耗子的籠子，至於我們這些顛顛呻吟被壓迫在雙重跌蹄之下的大多數的人民嗎？恐怕連一塊麵包屑，也都趕不上了吧？

愛國大學的學生諸君，你們都是時代的利器，都是社會的推動機。國家的興亡

，民族的優劣，社會的進展，都在你們兩個肩膀上。你們每天在學校裏邊不好好子用功，却反跑出來白游蕩。你們跟着老太婆去講世界主義，和浪漫女子調情，我們只能說你是狂妄，是愚頑，你們跟着外國人去學狐狸，我們不能不罵你是喪心病狂了。

難道我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十分之一的面積，我們不能把我們的語言統一起來，把牠散佈開去，由一省而數省，由亞洲而歐洲，而美洲，而全世界。可憐我們的國家，還是次殖民地的三等國家，國際的地位，還是在只有列席沒有發言，只有表決權，而無否決的資格的水平線下的國家哩！

我們并不是提倡狹義的國家主義，也不是馬上就要實行那超越時代的世界主義。我覺得我們眼前所需要的，是革命的真實的三民主義。統一意志統一思想統一目標，就是我們眼前應當努力的一件事。大學生諸君喲！願你們的自重，提起你們的向上精神，努力革你自己的命。這鴉片的戰爭，這五卅的慘殺，這萬縣的大屠殺，

別人也許容易忘記？你們是天天坐在學校裏邊的，或者不忘記吧？

船剛抵岸，舟中一時騷動起來，舟子的爭錢聲，小兒的啼哭聲，一個小錢兩個小錢的爭執，一聲阿彌陀佛兩聲阿彌陀佛的吶喊，我們是棧上船的人，照理應當先下去，不過今天我們很懂規矩，我們不肯僭越那些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我們都讓他們走上岸邊去了，方纔離開這畫舫（？）

當她們的一陣陣的香粉和那一串一串亮晶晶的佛珠在我眼前擦過時，我的心裏又不禁起了一種遐想。

「啊呀，好熱鬧，真是水陸兩栖的展覽大會！」這是王君夫人的贊美聲。我聽了她的話我就抬頭一看，只見許多缸缸鉢鉢竹簍篋筐之類，擺了一大壩，大約怕佔得有幾十畝地的光景。搜集的生物，常然以蝦子蟹蟹魚鰕黃鱔蚌蛤螺螭烏龜團魚麻雀班鳩兔子野雞之類為最多，其餘蝦蟆蛇老鼠蜻蜓蒼蠅之類却也不少，大小何止數

百種，每種都有百千萬的性命。

「這許多東西，是那裏弄來的？」我問王君，但他還沒有答應時，旁邊一個五十幾歲的老頭兒，他似乎看我有些傻氣，就這樣他答應我：

「這些都是在一兩月前，到處搜尋，千方百計，把牠弄了來的！」

「弄來做什麼？」

「弄來等人放！」

「弄了來又要放去，那嗎！不如不弄好了」

「不弄又吃什麼呢？」

當然啊！這是怎樣一幕滑稽的把戲呀！這是多麼矛盾的事實，然而矛盾却纔是真理哩！

我親見一個六十幾歲的白毛鬍鬚的老太婆，顛巍巍地，親目將一籃剛纔用一塊大洋買來的黃鱸，嘩喇喇的只往河裏倒，奇怪的，是這些小生命，牠不往中流去逃

生，牠反往岸邊來鑽刺，於是我們這般仁慈的漁夫，一會兒又毫不費事的，把牠捉進筐裏，轉一個地方，又去哄第二個慈善家的錢。

自然這其間也有少數逃掉了的，但是下流頭却又安排着層層密密的網罟嘛！

河裏的波浪已經上下翻飛，筐裏的魚兒還在極力掙扎。

一個青年，他買了一羣鴿兒，不住向空中拋去。可憐的鴿兒，牠久受牠主人殷勤的撫慰，牠怎麼已不肯離開牠的老巢，牠還站在枝頭，望着牠的主人嗷咕嗷咕的叫。

鴿兒呵！這樣海闊天空，波平浪靜，你不去與大鵬爭強？頃刻扶搖九萬里，你不與海燕鬥狠，一天飛遍兩三遭？——海洋——人家已經不要你了，你還嘵嘵叨叨怎的？

一隻帶了箭的大頭蒼蠅，一翅飛來，釘在一個西裝少年的背上，旁邊一個女學生看見了，拍地一巴掌打去，她的手法真準呀！那蒼蠅便骨酥酥的滾下去了！老太

婆心裏，却大不以為然！埋怨這女學生大殘忍。她說：「今天是什麼日子呀，你却這樣傷犧牲害命的」她說着，一面又將那蒼蠅檢起來看一看，已經沒有救了！一面又口裏喃喃的唸了幾遍往生咒，替這隻死蒼蠅祝福。

幾個玩皮的小孩子，捉着一頭地老鼠，就往河裏擲。這件事，給那條在一個紳士手裏剛纔放出來的頭部作三角形的「青竹花」瞥見了，牠便奮力的一聳，去追趕那老鼠。惹得岸上的人，不住的喊「長虫要吃老鼠呀！長虫要吃老鼠呀！」但牠却不慌不忙的，依然遂了牠的心愿，方纔天矯地馳去。

「有趣！有趣！好一幅生存競爭圖。」我心裏這樣的想，但却沒有說出來。我和王君及其夫人，剛走到廟門口，還沒有進去，就見一個大胖子，坐在神龕裏邊，盤着腿，屈着膝，張着口，呵呵的望了我們笑。我喫了一驚，仔細一看，纔是二尊偶像。我真羨慕牠的瀟灑，牠到是一個永久樂觀派。

「誰說我們中國的藝術，就沒有一點兒生動的氣象嗎？看嗎，這尊彌勒，是怎

樣的活靈呵！」王君這樣慨嘆的說。

「是呀！這倒是我們中國的真藝術，是象徵從前我們民族生活的美滿的。」我的笑語。

他夫人聽說，便趕緊走過來，把牠細細的看，也說：「真塑得像呵！」究竟像那個我沒有問她，她說時，還把她的右手，在牠肚皮上撫摩了幾遍。據說，這撫摩是很有意義的。摩那裏可以使那裏不疼，那裏疼就去摩那裏，包你不必再去吃藥。然而靈驗不靈驗，有誰知道呢？不過看牠那身上那樣光滑的情形，似乎這靈驗又有些必然性！

那嗎！我倒要去摩牠個老朝够，再不然，就抬在家裏去，免得隨時去找王小兒。

「蠢才！蠢才！自私的蠢才！」我彷彿聽見那大胖子，在扯起口這樣罵我。

我們走上大殿，那裏正在燒錢化紙敲鐘擊鼓的，大做其好事，有的披了半截袈

裝，把一口大鐘，認成他的飯碗極力的向牠撞去。有的吊起半邊膀子，將一對不靈活的眼球，向四下裏亂瞟，瞧見了，似乎又心裏感覺點惶惑，又故意大聲喊了幾句。幾個流氓驕神，站在一個正跪在觀音菩薩面前求籤許願的少婦身後，暗暗去嗅她頭上的香澤，許多老太婆居士，還在一心一意的，等如來降吉祥，但如來却又粧模做樣的一聲不響的坐在蓮台上。

「你們下界凡人，怎曉得自然的偉大。宇宙的生命？小小的陰功，就要望許多福報」於是裏邊病室裏的幾個殘廢朋友聽了，又不禁吶嘯吶嘯起來了。

我不信，這個社會，已經是二十世紀的社會，已經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的今日了！我還以為是十七八世紀，纔有這樣的怪誕哩？主呵！主呵！時代之主呵！請你把你的車兒，加點汽油吧。

走完正殿，到了後邊的花園，那裏有一泓清水，幾窩綠竹，裏邊有許多水族，在那兒游泳這些都是人們買來放的，有些像鰻魚那樣長，有些又像鴨子那樣扁，看

牠們那樣悠閒自得的情形，我真羨慕牠們水國的清涼，不比我們人界污濁。

我倚在一株石榴樹旁邊，看那許多貪玩的魚兒，吮喋那剛纔掉下來的落花，落花好比青年，而這些魚兒，在這個時候，又正是上帝的寵兒了。

王君夫人，買了一隻大龜來放，但是我那蠢物，已經週身蟻屈縮做一塊了。世界動物中，生命最長的莫如龜。牠的壽數，據科學家考察起來，長的能活到幾千歲乃至萬歲的，短的亦是數百載，假如說是一二百年，那只好算是夭折了。但是牠怎能活到這樣多的高壽呢？因為牠有幾種性能，為其他生物所不及。所以牠纔達到這樣的成功。第一：牠是水陸兩栖，喜歡居卑濕地，因此營養料容易攝取。第二，防護具厚，不容易被敵襲擊。第三，能耐寒冷，富於收縮性，週身肌肉，特別弛寬，這是牠組織方面的健全，是屬於物質的。其餘還有精神方面的特長，就是牠那無抵抗主義的運用了。我們任捉一隻龜來放在一隻沒有水的缸裏，一年不拿東西給他吃，他也餓不死。打霜落雪，牠也不怕冷。但是你只要觸着牠的任何一部份，牠便

縮住一團了。

世界上提倡無抵抗主義而竟收了功的，自然要算耶穌，其次就是托爾斯泰甘地等諸人，大概他們都是跟着龜先生學得的。

穿過一道短垣，便是望江樓，我們遊遍了假山，遊遍了迴檻，又去憑吊那個薛濤井，王君說，薛濤是個妓女，我却無論如何不信！呵！「妓女！妓女」這是多麼不合時代的名詞呀，像她那樣高潔的人，我們還能說她是女性嗎？

「枇杷門巷，」有兩株枇杷，上面正結着纍纍的果實。鮮紅的太陽，從那老幹參差的柏樹杈枝當中透射過來，照在那枇杷上面，真好像一枝出水的珊瑚樹。

啊！枇杷，你只合與富兒們佐餐，你不配與貧士消渴。你只配作婦女頭上的飾品，資本家的蓋藏，你不能與我們大多數民衆爲伍的。

我望着枇杷嘆了兩口氣，一面又暗暗地咽了幾口涎沫。

啊！你這弱者！你這懦夫！這兒是公園，這枇杷是無主之物，不比人家園子裏

的東西，你不能去摘，你不敢去摘。這公園頭的東西，人人都有一份子，你不去摘，難道這管園的先生們，還摘來送你不曾？難道他還摘來賣了錢分給你一個半邊不曾，去！去！不用徘徊，不用宣言，枇杷樹兒并不高，一伸手就可摘倒，摘六顆下來，你吃兩顆，你的朋友王君夫婦，一個吃一顆，剩兩顆回去送給英，也顯你一生一次的漂亮。

我這樣地想，我的心裏似乎添了幾分勇氣，我正打算去實行我的企圖，似乎我週圍的人，都把目光注視我，都把手來指着我的背心罵。

「賊弄手，你要偷枇杷嗎？你這下流的東西，我們不能饒恕你，打！打！」

我回頭一看，纔是王君的蒙蒙皮鞋聲，把我意識竟從夢中驚醒，我覺得好像犯了一個彌天的大罪一樣，一股熱氣只往頭上冒，背心裏冷汗只見出，眼睛一黑，兀的便栽倒下去了！

「健夫！你怎麼樣？發沙嗎？」他夫婦走過來扶着我，這樣的問。

「不，不，我剛纔嗅着一種什麼濁味？覺得心裏不好過，似乎要嘔的樣！」

「嘿呀！這纔真糟糕，這兒又沒有救急的醫生。」

「不妨事的，只要坐一會就好了！」

「那嗎不如我們扶你到前邊茶館裏去坐一坐，我再到那邊醫院裏去，找點救急水，你以爲如何？」

「只是太麻煩你，實在當不起。」

「好說，自家弟兄，這算什麼，芝！任快扶着健弟，到那邊茶館裏去。」

「不用扶，等一會，我自家會走的。」

「……………」

可感的王君，他果然去取了一包藥末來，但他還沒有取來的時候，我的精神已經恢復原狀了，他又還親自去舀了一碗真正薛濤井的水，叫我把藥來兌水吞了。我們三人，在綠陰參天的茶館裏，坐了一個多鐘頭，方纔慢慢的去攀登那危樓。

讀者諸君，恕我的疎忽，這個樓有好大。有好多層數，我實在沒有功夫去記牠，我只覺得我從最下層達到頂點的時候，足足耗去我三十分鐘的光景。自然是一來人太擠，二來我這個健夫，恐怕實在也有些不健，三來王君又是一個古董家，一走攏就要看這裏的板壁那裏的天花，所以纔耽擱了這樣多時間。我們在頂上憑檻一望，真箇江山如畫，水天一色，百里內外的景物，都被我一攬無遺，青城數不盡的諸峯，又都如笑如眠，在那紫色陽光裏，靜靜地躺着，蜿蜒屈折的岷江，流着終年不盡的水，載人離別的船舟，一隻一隻像箭排一般的橫臥在那裏，假如你願錦帆東下，直指汪洋，只消費一月半月的旅程，便可東達黃海西趨倫巴，在那裏也有奇麗的山水，足供你一世的消磨。假如你不願再下此樓，重履魏家地土，像幼安先生那樣的孤潔，那末，這樓上也有工部詩書，校書手澤，亦儘够你一生的把玩。

對着這樣的長江，想起蒼茫的往事，我這十餘年的漂泊，這青春時代的快要凋謝，我心裏怎樣也說不出的發出一種無聊的感慨來。我就憑着我的一點熱情的奔放

，對着那水，低低的唱道：

流吧！流吧！

流到那兒去？

流去與長江媲美，

流去與黃河較清濁。

※

※

※

流吧！流吧！

流到那兒去？

流去與東海爲友，

與西洋決最後的雌雄。

※

※

※

什麼叫做人生？

努力便是人生。
什麼叫做究竟，
成功便是究竟。

聽呀！這一切一切的河川，
都在爲你歡騰爲你鼓舞呢！
看呀！這許許多多的洋海，
都在向你招手向你點頭呢！

你前途雖有不少的荆棘，
但這荆棘牠何能阻遏你的前進。
你進行雖多遇坎坷，

但這坎珂也正待你去填塞。

流吧！流吧！

快快的流，

不息不流，

一年流到頭。

流成一個鐵一樣的星球，

讓世人在你身上來，

重建一層永遠的樂土。

我把這樣詞不像詞，新詩不像新詩的折爛污吐了出來，覺得心裏輕鬆許多。又
獸坐了一會，看那太陽緩緩的沉下地平線去。

一九三二，六，

悔與恨的交流

印 證

夜之神張起牠最大的兩翼，月色籠罩着大地，葱鬱的柏樹，已着上一層濛濛的白霧，整個的W市，完全浮泛在銀樣的波光中。

雖是在午夜。但因人們的輿緻畢竟不凡，瓦斯的光焰，又是這樣地眩目，所以一般人都不覺得這已是深宵，是應當休息的時候，依舊還在舞衫陣陣，輕歌妙舞的慶祝這千金一刻的春宵。

初春的天氣，早晚實在有些料峭，覺得要抵擋外來的侵蝕，似乎非多添幾件袂衣不可。何況在這明月如水的中宵，在這樣寥廓的塔下，更非御重裘，不能取暖。

班此時感覺他身上有些戰慄了，他不願再聽那隣家傳來的幾聲環珮鈴的音響，和那遠遠地一些街市的鬧嚷，便中止了他孤獨的漫步，一人回到寢室裏邊來，緘開

電燈，在衣架上取下了一件大氅來披好，一面又燃上一枝萬華林，又繼續他的沉思。

『他媽的，日本人已經快要打進來了，這早晚還在唱些什麼！難道真箇歡迎日本人來管理不會？』

他這樣的罵了一句，便把那截香煙投在水盂裏了，帝國主義的殘骸，還在水裏噙的叫了一叫，終於像喝飽了水的帆船，沉下不可知的水底了。

他感到一種得意的悲哀，同時又生出一種惜物的悵惘。

這是他近來一種癖性，他每至無可排洩的時候，總想去借助這些麻醉的東西來麻醉他受創的靈魂，消滅他過甚的隱痛，但因香煙的滋味畢竟過濃，他的脆弱的腦膜，每每當不住牠的激刺，所以還吸不上三口，便又把牠投棄了。

『他今晚又算失敗一次。』他想。

瑛是一個未滿二十三歲的青年，但因參加革命工作很早，一向飽經憂患的原故，看去好像已經滿了三十的光景。智勇，深沉；是他獨特的天賦。

他之回來，還是兩三月前的事，還是剛從海外逃回來的，逃回來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怯弱，怕死：他是受了某種的驅策而來，和他家人的一再電促。爲了祖國，爲了同胞，爲了許許多多的勞苦的羣衆，他不能像其他青年一樣，馬上去撲電網。

但他一回到這索號多事的A省，這可憐的半開化的W市，他的意識，馬上會告訴他，這兒的荒嬉，并不減當年。這醉生蔓死的羣衆，在這奄奄一息的國度裏，真連安南朝鮮的民族都不如了！那裏還說得上愛國與不愛國。

他一看看到這些情形，他的淚水就好像疾風裏的驟雨，滴滴答答只往地上落。而他幾月前爲同胞而稍留一點癡忱，也就不能不向他自家詛咒了！

他深怪他們的祖先，爲什麼會產出這許多低能兒來？爲什麼上帝造人的時候，往往只是捏就一個泥塑雕刻的身子，而不給予他一點有用的心肝。所以才生下些盡

是造糞的機器來，光只是搗亂社會，而不能給社會做一點推動的事業。

他還恨他爲什麼老早不打停當主意，或者留在滬上當一名義勇軍，親自去塞那日本人用以來消滅我們中華民族的大砲的砲眼。

然而現在是遲了，滬上和議已經開幕了，東三省更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就是那個通俗教育館內的音樂演奏室，曾經爲去年的九一八事變便停止了演奏的音樂，現有又從新奏起樂來了，那一張封條，那一張上面寫着「國難期間停止娛樂」八個大字的封條，更不知颺到那兒去了，一般嗜好音樂的天才家，又可以在裏面大鬧而特鬧的狂叫起來，這不是表示和平的象徵嗎？

他昔年在國外看見異邦民衆那樣對於公共節日的熱烈情形，和那一種歡欣鼓舞的態度，他覺得他們對於人生，一點也不虛幌，他們的生活，實在是藝術生活，自家的同胞，是太不爭氣了。爲什麼近來儘管只是一天一天地增加國恥，而沒有一天真正的國恥慶的紀念呢？爲什麼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儘量地樂幾天呢？但他一回

到本國家，看到這些實際的情形，他又覺得中國的節日，實在太多，好像天天都是國慶一樣。

* * *

* * *

* * *

* * *

他不能再往下想了，他重複扭息了電燈，預備去睡他的覺。

慘白的月光，從那玻璃窗裏透射過來，似乎滿室裏都是幽香，滿地板都是花影，人影；在那裏交織着。

他爲這種朦朧的詩意所包圍着了，他覺得再也不能入睡，一種潛意識脅迫着他，使他不能不再度起來，離開他的房門，而從新回到他的孤獨的漫步。

「啊！月姐呵！你是怎樣多情？怎樣窈窕？妳不知溺殺過多少癡男，顛倒過若干少女。妳對人原無彼此厚薄區別的，只是傷心人見了妳，便覺得只有傷心，而得意者見了妳，又往往只有得意，妳知道今夜天涯海角間，有幾人在爲妳歌頌？還有幾人在詛咒妳的無聊呢？」

他這樣的嘆了幾句，他的一錢不值的眼淚，便不知不覺的淌下來了！而他最難忘的幾齣悲喜劇，又不住地在他眼前閃爍。

好像前年的今夜吧，那夜的月色，雖沒有今夜這般皎潔，但因為正對海水的原故，牠的光芒似乎比今夜清澈得多，明淨得多。使傷心的落寞的異國人見之，也能忘去暫時的苦惱，而重新得到一種新的意識，何況那時正是日本的櫻花開放，海水無波，中日兩國的民族，尙還沒有扯破臉兒的春暮呢。

講道日本人的櫻花時節，真是舉國歡騰，連宵達旦，男的拉着三絃，女的唱着美豔的情歌，一手拿着香花，一手執着醴酒，一面喝一面唱的狂跳。好像過了些時，他們便都要死去一樣，那種忘形喪魄的情形，見了真令人噴飯。

他那時才從血泊中掙扎出來，一種失望和羞憤的概念，在他內心裏交織着，織成一幅異常輕鬆的絞縮，一些年輕人所追求着的生存慾望，在他簡單腦海裏，已燃不出怎樣熊熊的火焰來，他不敢白天公然去看櫻花，和那般正在盛開的妙女癡男，

那般吃了人民脂膏受了政府津貼而不能替社會國家做一點實事而却自命爲海上奇蹟之花的東洋留學生媲美競豔，他總是一個人到了晚來，沒有什麼人的時候，悄悄地的跑到旭川公園去偷看海景，他走完那十里松原，和那一道長堤，便是那一望無堤的大海了，海天盡處，似乎又有一重青山，青山之外，還有許多白雲，天色是青青的，海水是凝碧的，松原又是如此雄偉如此奔放的。那終古如新的皎月呵！，又常常放出她耐人尋味的幽光來，將遠處的山；和近處的水，并那天邊的白雲，雲下的松樹，松樹旁邊的櫻花，櫻花下面一些沒有歸去的游侶，照得來鬚眉畢現，纖細無遺。有時海上起了一層濛濛的白霧，好像替這海神的女兒罩上一幅紗面，一陣陣海風吹來，捲起一陣浪花，打在岸上，奏出許多仙樂來，那枝上的殘花喇！更是像蛺蝶輕煙般的，不斷地向海裏奔跑，他那時恨不得把身子化爲輕煙，化爲濃沫，化爲許多彩蝶，翩翩然隨着那鼻鼻春風，飛向無何有之鄉去。

「啊！命運！命運！不可知的命運，你怎麼太作弄我，又把我搬到這沙漠似的

地方來了。」

這雖是他前年的情景，但他今晚想起來，還在懊悔。

他又想起去年的這些時候，呵！這些時候，他們正西子湖邊，看那蘇堤的柳色，和那富春江上的夕陽。金樽檀板，也曾醉倒過幾場，月夕花晨，他們總是相偕着幾個很要好的朋友，肩相併耳相摩的，在那綸縵的春光中，度着神仙般的生活，如今呵！蘇堤的柳色依舊青青，平湖的月色也正和今夜一般皎潔，只是那個併肩比翼的人兒啊？她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她們已經去填了黃海，做了砲灰，而實行犧牲在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了！

「啊！可惡的帝國主義者，可詛咒的惡魔，你不僅毀滅我們的祖國，毀滅我的靈魂，你還毀滅我的許多愛侶呢！

他一想到這裏，他覺得此間萬不能留，留亦無益，於是他馬上回到他寢室裏邊來，提起筆寫出下面一封信。

父親：

你的兒子他終於走了，他是決心走了，他不能再這樣悠悠忽忽的過下去了，爲了祖國，爲了同胞，爲了全人類，他是應當馬上就走的。

過去，他也知他的不對，對於家庭太膜視，然而爲了人類的光明，這又算什麼呢？

父親！你知道你有個兒子在外面奔走革命，你是怎樣地光榮，但你更要知道你過去已有一個弱媳，爲革命而犧牲了，成功她一代的使命，你心裏尤其要高興呢。

自己誠然知道，不該在你這垂暮之年，一聲不響地竟丟下你的慈愛，置罔極之恩於不顧，而竟一朝別去，然而革命的目的不達，帝國主義者不倒，恐天涯海角，不知有多少白頭老叟，在那裏盼望他兒子的歸來呢！

兒子終究沒有回來，白髮是一天一天加增，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爲了祖國，爲了同胞，爲了全人類。

父親！你是達人，凡事應當從大處着想，你想想：這個時候究竟是什麼時候？有好多歿了兒子的爸爸，固然在那裏日夜悲啼，同時，又有若干歿了爸爸的孤子正朝夕在那裏號泣呢？你的兒子，應否爲他的爸爸一人而捨掉他的工作不幹，平白地失掉許多同志，這個，我想父親你是應當知道的。請不必爲你兒子而存念，應當保重你的身體要緊。你的兒子雖不能歸來，他的靈魂，遲早有歸來的一日。

汪留筆

他把這封信寫完之後，珍重的擱在案上，東方已現出一線魚肚色，鬧嚷了一夜的樂聲，這是已停了牠的演奏，一切都歸於靜默，只遠遠地有幾聲犬吠。

他匆匆地開了大門，提着他的行篋，很興奮地向曉霧濛濛中進發了，不可知的前途呵！又只呈着一片灰色。

一九三三的黃花節試作

殺 雞

魯 頓

近來米價一天一天的飛漲了！原先只要兩塊錢，就可以買一斗米的，現在非有四元五六不行了！并且，現在還在突飛孟普，繼續高漲，大有超過六七元的光景。

米越是貴，人越是吃得，從別我們家裏，每月只要五六斗米的，現在非七八斗不行了！并且，照這幾天的光景看來，似乎連一石米都還了不倒事。

米市上天天在鬧米荒，我家裏的情形，也和米市上不差什麼！

母親說：算盤不可不打，我們不能開源，也當節流，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掉幾隻耗米的東西，省些米來給人吃。

的確，我們家裏有一隻貓，有兩隻犬；有三隻雞，這些東西，都是幫助我們消

耗米的。不過貓要留來捕老鼠，當然不能去牠，犬可以捉一隻去送人，留一隻來看屋，只有這幾隻雞，牠是沒有用處的，却大可以供我們的口腹。

在一次家庭的圓桌會議之後，我們的決議；便是先殺那隻母雞，再殺牠的幼兒，再殺牠的弱女。母雞，是去年七月間孵化的，牠的年齡，還不到一歲，兩個雛兒，當然是不滿百天的產物了。

爲了一點點口腹，及減輕我們的擔負起見，在一天清晨，太陽還沒有出土以前，母親便叫我執行這劊子手的任務，當然咯！屋裏沒有男人，除了我，誰還有這胆量？

她們把刀霍霍地磨了幾下，又舀了一碗清水，碗裏撒下幾顆白鹽，豆粉；再把那隻母雞，在窩裏捉來交給我。

我左手握着那隻母雞的兩翅，把牠的頸項翻轉來朝着天，輕輕地用三個指拇兒扣定，一面又用右手去拔牠項上的毛，正待要去拿起刀來割牠的喉管，牠忽然叫了

一聲，兩隻腳不住的蹬，兩個翅膀也不住的撲，我心裏的呼吸，居然也和牠的腳翅一樣，一起一落的在跳動，手裏的刀，更是簌簌的抖，小妹子見了，不禁奇怪起來。

「雲哥！你一向總說你有胆子，在火線上曾經殺過好多人，怎麼今天連宰一隻雞，也都嚇得那樣子？」

「啊！啊！我可愛的小妹子喇！你那裏知道，你哥哥的困難呀！你要明白，那是火線上，這是院壩頭啊！火線上的砲火，原是沒有眼睛的，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大家都是搶手快，一刀一槍，誰也不肯讓誰，誰也不肯饒過誰。現我手中捉住的，是什麼呢？牠是一隻毫無抵抗的小雞呀！牠有什麼資格，值得我去殺牠？牠有什麼罪過，我們定要殺牠？」我這樣回答我的妹子。

「你說牠沒有罪過嗎？牠每天吃我們的米呢？——」

「哦！你這該死的東西，你這蛀米虫，米都被你吃貴了。」

想到米，我心裏似乎有一般熱氣，湧上心來。我想到這幾天出去搶米的情形，在路上碰着許多喊要餓死的人的光景。我竟把這隻雞，認着我們全人類的公敵，除了牠，至少可以替我們這般挨饑受餓的同胞，節省點米糧來吃。我不殺死牠，牠每天要吃我一把米，又耗去社會上一部份的財產。我怎麼對得起這大多數受難的民衆呢？

我想到這裏，心一橫，手便不抖。赤黃鬚倒豎起來，我覺得全世界的人類，都在喊，「殺！殺！殺！殺！」我着實的把刀提起，在牠頸項上抹了三抹，牠的喉管便冒出幾顆米大的紅珠來，皮膚裂開有兩三顆米寬，我又把牠兩脚一提，老壳向下，屁股翻來朝着天，牠的血，便點點滴滴落在碗裏了！起初是大圈套小圈，後來漸漸地凝成整塊，我用食指輕輕在碗裏攪了一下，又提着那隻雞抖了兩抖，覺得牠的生命，已在我手中結束了，牠是再也不能動彈了！繼後，我又把牠的頸子翻來夾在翅膀裏面，擡在預先安放着的磁缸裏去，這工作方纔算完結。

十分鐘以後，母親把水燒開了。她正待要去盪那隻死雞，她忽然喊着我說：「頓！你快來看喲！你這隻雞，恐怕還沒有殺死吧？」

「那裏！已經死了多時了！」我說。

「唔！你看，牠那肚子還在抽噎哩？肌肉也不着地顫動。」她指着那隻雞叫我

「當然咯！才殺的東西，肌肉還是活的，那有不跳動的道理。」我這樣分辯着

「不過跳動的得太利害了，我實在有點害怕呀！唉！我雖然沒有宰過牲，但我却看得多，從沒有看見殺了這麼多時間的雞，還在抽氣的。呃！你的手，也太不減牲了！這瓢水，我無論如何不敢潑，好歹你拿去潑了吧」。

母親說着！果然將一瓢開水，遞給我，我接來順手一潑。水花濺滿牠的全身，那隻在我手門敗了的雞，牠似乎纔從夢中驚覺一樣，馬上掙扎起來，擺兩擺頭，抖

抖羽毛，嘩啦啦的跳出缸子，帶着血淋淋的創傷，似既決的死囚，像雨天的斑鳩。咯咯地，滿院塌去跑了。

糟了！糟了！院子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似乎更比冬天走了水，公園裏打脫了老虎，還要駭人一點。我不曉得一隻倒死不活的母雞，居然會吸起全世界的悲哀來。

母親駭得只是發抖，我心裏更覺難過。

但慘案既由我一手造成，解決的責任，當然還是要我負。我覺得除了把牠捉來，補過火以外，實在想不出其他妙法。爲了要想解脫牠的靈魂，懺悔我的罪過起見，我馬上把瓢一丟，鼓起全身的勇氣，像獅子搏兔似的，去追趕牠，牠咯咯地投到東，我也撲到東。牠咯咯地跑到西，我也跟到西。弄得滿院子都是血，滿身都是污泥。我們足足相持得有十多分鐘光景，後來還是牠被我趕急了，牠似乎想起牠的老巢的安全來，牠這才急急忙忙的奔了去。

人真是再很不過的了！我一見牠落了窩，心裏好像吃了一鐘冰淇淋似的。我馬上奔了去，這一吓纔把牠捉住。看一看，我的一條白中衣，也染了許多猩紅的血漬。

我第二次把牠捉在手裏，我心裏怎麼也說不出來的火冒。我把牠的頭，按在菜板上，提起刀這麼一砍，只一砍，牠的頭，便和牠的頸子脫離關係，而骨濺濺的滾下菜板去了。

我好像一個疆場奏凱歸來的壯士，望着天空，長長的呼了一口氣。但一轉瞬間，又覺得一種幻滅的悲哀襲來。似乎敵人消滅，英雄無用武之地。

中飯擺出來了，母親檢了一隻雞翅膀遞給我。她說：「頓！你早間累乏了，你用了力，應當多吃點」。

我想起早間的情形來，我心裏還是在懊悔，我怎麼也不能下咽。

啊啊！你這兩腳獸，你這狼心狗肺的毒物。爲了你自己一點點的食慾，却不惜

犧牲無量數的生命來供你的炮烙。試問你在這至大無垠的宇宙中，你的生命在先生們的眼裏，究竟比牠高出幾許？哦！牠是鷄，你是人，牠比你小，你比她大，牠是弱者，你是強者，牠應該供你的犧牲，你應該吃牠的肉。但是這樣的定義又在那裏呢？牠每天吃你幾粒米，不過消耗世界上萬萬萬分之一。但牠還替你做了許多工作，產卵，孵兒；不是牠的貢獻麼？你每天要吃許多的白飯，究竟你替社會做了點事沒有？你每天在外面受了別人的瞎氣，回家來接着這些東西糟踏。你這尋仇報復的方法，又是那裏學來的？假使你是有點力氣的人，牠今天可以少受點痛楚。假使你是沒有力氣，而却有點運氣的人，你也不必親自去動手宰割牠了。啊！啊！你這弱者，你這笨漢！現刻世間上吃了飯不做事，或做了事不得飯吃的人，還多着癩！你能將你那口鈍刀，替他們一一割斷這許許多多多年不解的糾葛麼？

晚間鷄雛的嗚啾聲，小孩子的哭母聲，更引起我無限愴惱！

一九三一，七，十日於燈下

吳 老 將 軍

靜 波

魯頤兄：

我們不見面，已經又是兩年多了！在這些日子中間，我是沒有一刻把你離開我的想像的。但不知朋友！你那心裏可還是這樣不？可還是像我之思念你的而思念我不？唉！我每每想起我們從前在學校裏邊，大家相處的情形來，我的心裏是怎樣地一種憧憬啊！我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兒，立刻跑來望一望你，但是命運是最壞不過的事，這能由得我麼？我們一般都是被命運下支配定了的人，那能够由得我們自家想怎麼就怎麼？想到那裏就到那裏呢！

自從你去國後，我們心裏都好像掉了什麼似的，老是搞不慣。尤其是和志君明

亮等大家談及你的遭遇來，都在爲你叫屈。的確，在這樣畸形制度裏邊，那裏有真正的黑白。所謂真理者，已被惡魔的女兒，用層層的厚土，把牠一層一層的包裹起來，埋在深深壙裏。無知的人們，還終日在這地面上，口口聲聲，尋求真理，尋求黃金的種子。抱火以救薪，揚湯以止沸，有不焦頭爛額週身潰腫的麼！？

一月前，接到你自東京發來的信，據說你不久就要回來。我們的心裏，是怎樣的快活呀！朋友！現在你是歸來了，而且歸來這般地迅速。你這一番跋涉，你的胸襟懷抱，當然開豁不少，就是你的學問，智識；似乎也都有長足的進展。實在的，人沒有經過一次的慘敗，當然不會有怎樣較好的成就的。得到許多悲哀者，因爲他有擔任許多悲哀的力量。我們的希望，不是要你好大的官，找好多的錢，我們只是要你在這洪濤駭浪中，認清你自己所負的使命，確定你應走的路，努力你做人的模範，徹始徹終，始終站在革命線上。

我們的部隊，已經開到東路來了，據說，這是爲預防某方反攻而來的。這個地

方，從前你都駐得很久。我想起我們在重龍山邊，在資聖寺前，看那白雲朵朵，浮過江來又浮過江去，幾隻間鷗，在水上追逐。呵！那時的情趣，何等自然而美麗。

如今呵！天邊的白雲，依然朵朵在晴空裏飛舞，水上間鷗，也依然不斷地在碧波裏蕩漾，只是我們幾個早晚共處的同事，也不知漂流到那兒去了！

啊！天邊的白雲，逝去了的流水，你把我的朋友載到那兒去了？！你能我的的近狀告訴他不？

青春呀！青春呀！我美麗的青春呀！像這樣浪漫的情趣，懷古思悠的，良朋的叙闊，恐怕再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

朋友們喲！朋友們喲！我們早夕爲功利而驅馳的朋友們喲！人生所希冀者，是什麼呢？是不是這已失去的光陰要望牠復活，而未來的幸福，又只想怎樣把牠捉住，但是呀！但是呀！這些都做了水中月，鏡中花，江上的清風。而我們還是在這一

刹那的倏間，很悠忽的過着這樣的現在。

我的兒時的天真，既已在襁褓中把牠消逝，我中年時代的漂泊，徒然給社會做了幾許譏評的材料。如今呵！老了！老了！真個老了！鬍子已白了，牙巴已缺了，臉也打縐了。吃，還是要吃這麼多。穿，又想穿好的——就是灰布大褂子一年也要穿他媽的三四套。我一想到這些東西的來源，我真有些兒難爲情，我真對不住這許多多頓顛呻吟水深火熱的同胞呀！因爲他們都在婉轉號呼亟盼我們去拯救他的喲！

朋友！在這樣無可奈何的霧圍中，在這梅雨期剛剛過不久，你能給我以小小的慰安不？祝你的

快樂！

你的朋友吳贊云八，一日於軍中

這是我的朋友吳贊云在數日前寄給我的一封信，他是我五年前在軍事學校裏邊

的一個老同學，今年四十五歲，七月關生的。

說起來似乎很久很久，想起來又還像昨天一樣，我彷彿記得，那時的我，還未滿二十歲，還是剛從省外一個不甚著名的專門學校畢業回來，我的二哥，因為要想減輕他對我的擔負，和酬答我自家一向要想入軍隊裏邊去工作而不能而累次向他絮聒的雅意起見，便毅然決然的，在他所相識的地方，替我弄了一件公事，也就把我輸送到裏邊去了。

我們入學期間，就和這幾天的天氣一樣。太陽不斷地在我們的頭上洒出牠最高的光芒來，池裏的水也好像快要沸了似的。我們許多同志，揮着汗，喘著氣，在烈日下運動，在暴風裏掙扎。兩隻腳給那不大好穿的一種用稻草紮成的草履，打起很厚的乾繭，有時也起些水泡，如果這些水泡一破，也許就會有一股殷紅的膿液流出來，說不出的又癢又痛。兩個肩窩，更是給那無情的武器，那笨重而親熱的漢陽槍，壓得來高高隆起，像駱駝的駝峯一樣。我們每到晚間，在將要睡覺的時候，把這

些紅腫的地方解開來，當着電燈一看。微黃的燈光，返映在這許多花花綠綠一條青一條紫的熾熱滾燙的皮膚上。的確比夏天裏的霓虹還要美麗，我們每天總是在四點鐘以前，天還未明的時候就要起床，晚間總要打過十點鐘吹過爐燈號之後方得睡覺。每天工作，至少在十四小時以上，真是連撒屎撒尿都在打算盤。但我們的心裏，并不以此爲苦，反倒感得許多樂趣，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爲大家的面前，似乎都擺着一把光明的鏡子，大家的心裏，都有一種希望的火花，在那裏激盪着，鼓舞着，每至無可如何的時候，牠會來督飭你，勉勵你，使你不得不提起你全身的勇氣，去接受種種困難。

在入校不到一個月光景，我們又從新編過隊。我的番號，最初原是亞拉伯的9字的，這回恰恰打了一個大週翻，顛倒成爲6字了。在一天清晨，太陽纔剛露出半面來的時候。一個披金黃色帶的校值星，把我們全體學員都帶到那個三面沒有遮攔只有一面靠着城牆的西較場去，那城壕下面，雖然沒有樹子，但也長滿了青草

。一種斑破剝離的情形，使你聯想起當年武士的遺蹟，由堞上探頭出去，可以望得見青羊宮外的幾座叢林和那一窪菜畦，操場外邊的一灣流水，數道短橋，兩岸垂楊都靜靜地躺在碧波之上，確有使這操場美化的可能。太陽將出未出之前，老是有許多漁人，在這裏扳罾打網。滿城一帶，從前都駐滿旗人，輕易也容人來此駐足窺探，現在時代變了，他們再也不能調鷹放馬了！所以每天清晨，在這裏還可以看得見許多跛着鞋子的女人，來此汲水擔柴以維生計的。

我們到了操場後，由值星官下令，依着身幹的次序，把我們通通混合編制過。我的身段，既不算高，也不算矮，大概是中間一列吧，在我身後的，是一個身材與我相等年紀却比我大一半的一個黑黃的中年人。看他額上幾道縐紋，一望而知他是一個久經戰役的鬥士。當值分隊長發佈命令，叫我們彼此互相認識時，我的心裏是如何一種懊惱啊！他向我點點頭，我只得報之以苦笑。老實說：我在那時遠離學校不久，學生氣習還很濃重。對於老年人，總是不大喜歡的。對於當兵出身的老年人

，尤其不高興。可是號數已經編定，你又有什麼法想呢？除非你是值星官。

然而事情多奇怪，我們相處不久，我們的感情，竟非常之融洽。大家都處得很好的。我纔慢慢問他，是那裏人，是什麼時候入伍的？家裏還有些什麼人？現刻在那個地方工作？由他的談話中，我才知道他還是我一個老鄉——我這從沒有取得國籍的流浪者也只好把他人的故鄉認做我自己的故鄉吧——家裏也已經沒有人了！他是一個純粹的孤獨者。（這倒比我乾淨）父親是個種田的農夫，母親娘家姓張，也是一個種菜的。她十三歲就在他們家裏來，二十上才生他。在他剛出世還不滿週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不知爲着什麼細故，得罪了一個姓鄒的大戶人家。被那大戶嗾人把他打死了！還虧得母親有志氣，立志誓撫遺孤，好容易把他養大。春花秋月，也不知洒了幾多淚濤，歷盡幾許艱辛。一直等到他快滿二十歲的那年，他母親在將落氣未落氣之前，纔把他這樁冤屈說了出來。并叫他好生去替他老子報仇。他一怒便去殺了那仇家，連母親的棺材都不及掩埋，他便匆匆地跑出來了。

他深恨他生平沒有讀得有書，又沒有親戚朋友。唯一的辦法，當然是只好當兵了！可巧，那時趙爾豐帶兵征西藏，他便去報了名。在水天雪窖中，他嘗到許多人生的意義。有時他也曾用他手中薄刃，擊穿敵人的腹部，有時他也還被那蠻子的鋒利的箭頭，射了好些透明的窟窿。但是他的命很大。射的地方，也許都是些不致命的非要害。而且他每經一次創痕，他的皮膚好像更加堅硬一層。他在無人的時候，也常常想起自家身世，他也會和別人一樣，心裏有些不好過。想到父仇已報，自然高興。想到母親未埋，骸骨不知何所？心裏又不免着急。更想起他刻間的生活的情形，與他將來的沒有歸宿。更把他弄得來不得開交。口口聲聲只說怎麼了！怎麼了！這許許多多歡娛痛苦的影子，竟把他青春時代，消去一半。額上繃紋也深了幾分。

後來打聽得他的官司已了，他的仇家已沒有人了。他方才跑了出來，回到家裏一看，荒蕪的田土，更加荒蕪了，破塌的草房，已給別人做了豬欄。母親的棺材，據說在他剛走後不久，就被他們近支裏一個孀孀，抬在三十里外的一個老墳山地名

紅草坡的山坳裏埋了，他問明山向。跑去一看。墳上已經滿佈着青草，一片白楊在晚風裏蕭蕭地響着。黃昏的暮鴉，正在上面絮語呢！夕陽最後的殘照，也沒有些微兒力量，照在土堆上面，他直覺中好像一個白毛皚皚衣衫襤褸的老婆兒，在那裏向他招手，他便直撲過去了。等他甦醒轉來，月兒已經偏了西了。他足足的障了一個通夜，貓頭鷹不斷地在他頭上叫，慘白的月兒，收起牠那容易使人憂鬱的面孔。漸漸地漸漸地東方發了白，他方才跑回家來。

他回來把他那些破埒的房子從新補綴好，暇時也種些菜砍些柴去街上叫賣，這樣子又經過了一載，他的英雄主義，似乎已經沒有些兒殘影了。可是，命運太作弄他，又對他放了一次冷箭。他被惡魔的女兒，用愛情與煩惱織就的網，把他層層地網着。他就不得不再離開他的故鄉，而作第二次遠征了。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是一個嚴寒的冬夜吧？月姊已經高掛上蔚藍的天空中，天邊還隱隱泛着幾朵彩

雲。幾顆閃爍不定的星晨，時時擠眉弄眼，向這般地上可憐虫密送秋波。他吃過晚飯，打完草鞋，正待要預備去睡覺。忽聽他的西邊池塘之上，隱隱有女人的歌哭。他心理想：這樣深夜，這樣地方？何來女人的歌哭嗎？「呀！這個池塘邊，素來就不大清淨，莫非是水鬼在那兒找替代麼？我倒要看看去！」

心裏這樣地想，同時他的兩腳，便把他載出戶外。爲着一點好奇心的驅使，他竟如走了禪關的老道。一顆死水般樣的心，又掀起滿天的波浪來了。

他躡腳潛蹤的到了塘邊，他一看，在這裏果然有個少婦，年紀約莫有十七八左右，背倚着一株楓樹，正在那兒幽幽地歌唱。頭上青絲，紛披在腦後，一對耳環，還在閃閃地發光。

他不便去驚擾她，只躲在一堆還沒有砍盡的蘆葦叢中，默窺她的究竟。只聽她唱道：

月白風清，

清水漣漣，
波光搖曳而弄姿，
花枝萎地而低淚。

你倦了的人兒啊！

你怎不快到這兒來？

這兒是你的樂園，

這兒是人間天國。

我的女兒啊！

我的孩子呀！

來吧！來吧！

來我們接個光明的吻。

她歌一會，哭一會，又笑一會，站起來走了兩步。他以爲她是要走了！正打算出去問問她，驀地忽見她折轉身來，望着波面，長嘯一聲，嘯聲未已，忽的騰身一躍，便把她整個的身子，交付給洛神的女兒去了！

他這一驚，真非同小可。他也顧不得什麼男女不男女？什麼冬天不冬天？連忙脫去上身的棉襖，褪下下截的夾褲，赤身露體的就去抓那個女人。幸而他是生長水邊的人，到還識得相當的水性。載沉載浮的，終於把她橫拖倒曳像推豬一般樣的推上岸來。看一看她已經是沒有氣了；像喝飽了水的帆船，面色慘白，更比石膏塑的雕刻像還要難看，只胸前一點的微溫，心頭隱隱地還在顫動。他想找一個幫手來把她抬回去。可憐這個地方，除了他一家子，他一個孤獨者外，實在連鬼都沒有一個。他沒法，只好穿好衣服，慢慢地把她駝了回來。

總算是不枉自在軍隊裏邊駐過將近十年的他，多少學了些救急法。他把她肚裏的水，先行倒了，然後按照軍隊救急法上說的，去施行人工呼吸，他把他那從沒有給人接觸過的嘴唇，去湊緊她那冰冷的牙巴，這樣子緩緩地一口氣一口氣下去，約沒有點多鐘久的光景，她方纔似夢的甦醒轉來。

他問她是什麼地方的人？爲什麼好好子的要跳水？她起初不說，後來當不住他一再的逼問，她方纔說她是柳江人。她是十歲上就被騙子拐來，賣在離這裏二十里地方的一家做官的屋裏的。老爺是終年在外面做官，很難得回來，太太悍妒得非常，他手下不知毒殺好多婢僕，她之被收上房，原是前年子春天的事，那是她太太一時的高興。自從她和她老爺有了關係後，她的日子更加難過了！她真受不了他們的氣，她好久就想死，只是沒有機會。今天夜裏，不知爲着什麼事，又被她太太打了一頓，她也不知怎地竟昏昏沉沉地跑了出來，又不曉得怎樣地就到了這裏？見着那一瓶清水，很是愛人，似乎又有人在那裏喊她，她就似煙似霧的撲下去了！

他問她可不可以送她回去，但她說無論如何使不得。她說：回去還不是一死嗎？死在外面倒乾淨些！他一想也是情實。他問她既然沒有家，那末，除開家以外，還有親戚朋友沒得？她也說沒有！他要想把她放在家裏，似乎不大穩便，一個孤男一個少女，這成什麼事。若把她放在朋友親戚處，可憐他和她正是一樣的孤獨，後來還是她說離這裏不遠，有一所庵堂，她可以去暫住，他這才把她送了去。

就在當天夜裏，他把她送到那庵裏去了。

間常隔三天五天，他也去探望她。不知怎的，他竟對她生起愛慕來了。這不曉得還是他對她特別好，她也對他的可憐的身世，有了相當的同情，而欲把他們的兩個孤獨聯成一片，在這個黑暗悲慘的社會裏，重新造一座樂園，所以才故意的頻頻對他表示好感。也不曉得還是他的神經過於敏活，錯把別人一種策略，當成信物，而竟把他的那一顆童貞，——輕輕地交給她，給她做了一次的玩偶。

在一天清晨，庵裏打發人來說他救出來的那個姑娘，已經又被他家裏的人值得

了，他們派了許多人把她捉回去鎖在空房裏，餓了幾天餓不死，又才把她丟在井裏去的。他這一氣，更比三十年前他爹爹被人打死，二十歲上他母親落氣，還要傷心，他終於又做了一次殺人的犯。

二

他第二次從征的方向，是岷江與大渡河交匯的一個樂山城。因為那兒有他們從前兩個舊同事，一個在當班長，一個當中士，他去投奔他，可以不要保人，而他在那營盤裏，又可以得到許多安全的保障。

他們的部隊，雖然作過很多的戰，開過很多的差，他總算與這樂山城有緣，如今依然還是駐在那裏。他常說：「嘉定的風景，真來好呀！我走過很多地方，沒有見過比這兒更秀麗的更奇特的了，無怪蘇東坡當日，要與海龍王借地來做菜園，要老死在這烏尤寺呢？」

我們經過幾番暢談之後，我知他是個很特實的朋友，同時我對他那可憐身世，

也深深地抱了幾分惋惜。因此，我們的關係，竟超過一般同學之上。

他雖然是個已滿四十的人，但他工作很勤奮。對於學術的探討，恐怕連一二十歲的年輕小伙子，也沒有他那樣熱心。他對於朋友很謙和，凡事總肯自家吃虧，他常常爲我整理內務，幫助我剷除槍械上的積垢，拆卸，嵌合；他都是能手。他還有一宗絕技呢？就是把一隻不論新舊的綁腿，用筷子做了核心，把牠一層一層的束裹起來，成爲一隻很好看的袖珍品。要是把牠放在寢台上面，星期六那天，值星官來檢查內務，包你會得一天半天的特別假，這在別人雖同樣地也能做到，但却沒有他那樣的精巧，那樣有把握。他告訴我，他這些手藝，都是在軍隊裏邊學得的，依他昔年的痺味，他無論如何把這些事體鬧不好，他絕對沒有那樣耐性去處理這些瑣事，但是這能由得你嗎？吃了軍隊裏邊的飯，不能不受軍隊的化，他終於把牠嫻熟過來了。

他還有一種特殊的地方呢？就是他生理方面某部份的構造，也似乎與一般男子

稍爲不同。據醫生檢查他內部的報告的結果，說他的聲帶特別的短而薄，有點近於女性的喉嚨。他每在喊操的時候，他的口令真比春天的黃鸝還來得清脆。有一次，我記得我們操的是排教練，他當演習排長，他把我們三十幾個人，放在一個茫無涯涘的操場裏，他讓我們橫衝直闖的奔了過去，看看要下坎去了，他方纔發出一向後轉……走的口令。

他把預令下得非常之長，動令下得很短，而且兩者之間，幾乎有一分鐘以上的休息。這在他人是認爲不合的。但他確有本領，他能把這一般正在前進的人，在一個動令之下，刀砍斧砌的全數拖了轉來，沒有一點兒參差，沒有半星兒凌亂，要是他沒有高亢的音調，適宜的指揮，怎能把這一羣野牛，在某種狀況之下，完全陷入於忘我的境地，不遲疑，不瞻顧，也并不反抗的完成他的企圖。他，確有控制英雄的本事呀！

同學們，因他的聲音好性情好，而且精神也好。便替他公送了一個又冠冕又堂

皇的個偉大頭銜而稱他做「吳老將軍，」一半是恭維，一半又是取俏，還有幾個頑皮的學生，又替這全隊的人都編了四言八句。說什麼：

「……………吳贊云雖然年邁，聽聲音好似裙釵，章炳荃又麻又怪，賀少州一表人才。……………」

前兩句是贊美我們這位吳同學的喉嚨，後兩句則是反形另外兩個同學的妍嗤。

人真是再怪沒有的了，沒有被取着綽號以前，他的意識和行動，似乎都不甚爲人注意一樣；一被取得綽號之後，好像他的全部的行動，都在爲他那綽號，在拚命的奮鬥，我們這位老將軍，他當然不能例外。他對於這些似好不好的諛詞，也不去答辯。他總想怎樣地去返老還童？怎樣地把青春留住？當一個適合現代的革新軍人。

他是一個很重情感的人，同時他又很理智。他那一身紫檀色的皮膚，和那一雙鐵膊，在在都沒有表示他的老。除非說他的老，是他額上的幾道鵝紋吧？然而這又

算什麼？實在的，我沒有看見他害過一次病，缺過一次席，操場，講堂，野外，他件件都比人強，都比人熱心。有一次我們剛吃過晚飯還沒有去遊戲的時候，忽然他說他肚子有點疼，同時，老亮也有點昏，我順手在他額上一摸，果然他的頭灼得像火炭一樣，我問他，是不是吃多了飲食，或者是感冒了風寒。但他說不是，這是一種腦膜炎，是最利害不過的時症，不過別人怕牠，他可不怕牠，我勸他不如服兩帖藥，請過幾天的假，他笑說：這個何消吃藥，等一會兒他自會好，我問他怎樣會好起來，他說：他有內功自療法，他可以用氣去克服牠，要是再不好的話，他就馬上爬起來，跑到操場去跑兩點鐘的跑步，什麼病魔，牠都要嚇退了。果然，晚間上自習室的時候，他沒有來，大概是他去實行他的跑步療法了。點名的時候，我替他報告了值星官，回到寢室裏邊一看，他已經沉沉的鼾睡着了。我不敢去驚擾他，只在他脚下半捲半縮的輪下。（我們那時原是兩人一舖的）第二天，他仍然照樣地起來工作，全沒有一點病態，病魔對他，似乎已經宣告屈伏了。

我們學校裏邊，有個極滑稽的笑話，這笑話是一個訓育主任發明的。他是一個在職的師長，是外省人，年紀很輕。講話的時候，常常的帶着一副羅克式的眼鏡。說的話，非常之滑稽而有彈性。他每見學生快要打瞌睡的時候，他就用婉妙的譬喻提起我們的興會，他說：

「現在一般帶兵的人，口口聲聲都在說什麼化？什麼化？（他一面說一面比已經把學生逗得發笑了）其實，依我看起來，最要緊的，還是軍隊家庭化。一個人愛護家庭的心理，無論如何，總比愛護營盤的心理來得深厚些。假如說，我們能够把軍營化為家庭，使士兵在裏邊處倒，沒有一點兒痛苦，同樣地，反倒得到許多家庭裏面沒有的快樂。這樣子還會有打不得戰的軍隊嗎？還會有逃跑的事情嗎？」

說道軍營的組織，單拿一連人來說，連長為一連之主，全家庭之長。他的任務，就可當着一個父親，排長輔佐連長，分担各項工作，就好像哥哥老弟一樣

。司務長管理內務，承辦一切雜事，他預先把全連的油鹽柴米，麻線針頭，什件經理得清清楚楚的。比如說：夏天不穿棉衣了，他就把牠收集攏來，督飭洗漿夫把牠洗得乾乾淨淨，縫得巴巴式式的，等到冬天下雪的時候，又纔把牠拿出來，分給這些孩子們穿。他的任務，是未雨綢繆，先事預防，活是一個家庭裏面的母親。因此司務長，我們又可把牠叫做媽。……」

他說至此已經把全校學生弄得鬨堂捧腹了，他還是一點不笑的，繼續他的講演。許多打瞌睡的英雄，也不能不放棄他們的權利而一致抬起老壳來，一片姆媽之聲，頓時充滿了每個房簷瓦角。我們下來一數，每區隊都有五六個媽，大概全校總有六七十个媽吧？可憐這位吳老將軍，他還是三月前纔臨蓐的，他被人呼媽雖然還算第一遭，是可是照他的年齡說起來，恐怕又算是最末的一胎了？

日子過得這般快，往往秋天的屁股，還沒有過去，而冬天的老壳，又已來到了

。尤其是錦城這個地方的秋天，我們每每只見塔前洒了幾顆細雨，樹頭上飄下幾匹黃葉，便說這惱人秋色已經逝去，接着溫和的冬日降臨人間。天氣既然一天一天的短起來，學堂的功課又是一天一天的加緊。我們有些時候，簡直連吃飯都在賊緊火，那裏還有功夫談天。好像這是個徹雪初霽，殘冬將盡的深夜吧？簷前的冰溜，既被那猛烈的北風，把牠吹去，地下軟鋪着一二寸深厚的積雪，像禮拜堂的修士樣，穿着聖潔服在那裏晚禱。他忽然提議去打觔把酒來喝，果然不到一刻鐘功夫，伙子把酒搬來了。我看是一壺白乾，兩包花生米，醃牛肉，豆腐乾。我二人便悄悄地跑到後邊的草地上去，擇一個比較可以有落坐的石礮坐下。這個地方，平時就少有人來，在這樣嚴霜的冬夜，當然更沒人來了。我們一面吃一面談的，看那天空中幾塊飛舞不定的流雲，和那樹頭上搖搖欲墜的白絮，銀灰色的月光，從那薄薄的冷霧裏邊照了出來，把大地映成一幅美豔淒清，鮮彩奪目的插畫。

大家都似乎有幾分酒意了。我們的談鋒，忽而轉到人生問題上去。他說：

「人生究竟是什麼？人生不過在做夢！就好像唱戲一樣。穿好的，穿歹的，都不過剎那間的光景，又何必這樣忙忙碌碌，抵死不休的？」

「不然，人生原是實際的，是真實不虛的。在時間上雖有長短的不齊，而在空間上卻沒有遠近的差別。我們要做一隻駱駝，要在這沙漠似的人生裏，完我們的責任」我說。

「哦？你要做駱駝嗎？你怎麼不在蒙古地方去駝水，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誰說我是駱駝，我不過這樣比比吧了！」

「怎麼？什麼都不比，偏偏那樣蠢東西來比？啊呀！駱駝！駱駝！好大的水囊，你應多乾一盃。」

他說着，將一盃滿斟着的白乾遞給我。

「好吧！我就再喝一盃。只是你是戲子，你應唱一齣與我侑酒！」

「你要聽什麼呢？」

「誰使你唱好了？」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他果然這樣孌孌嫋嫋的唱起來了。

「誰聽你這些悲哀詞調，唱點爽快的。…… 并且，今夜就有月，你這也太不恰題。」

「雖有月而不明，亦等於無月」。

「太衰颯了，不是我們軍人聽的。」

「那末，唾壺擊缺劍光寒好不好？」

「好的，好的，就唱這個吧！」我連忙的說。

他正待打掃喉嚨，引頸高唱。

忽然一陣，唧唧唧唧的喇叭聲，把我們的酒話從夢中驚醒，我也顧不得那把酒壺擊缺不擊缺，那個酒盃打碎不打碎，撒了牠，便跑去集合去了。

三

春來了，一切原野都呈着新鮮活潑的氣象，剛展瓣的柳條兒，穿着嫩綠鶯黃的新裝，桃花兒輾出她迎人的笑臉。春風，牠是怎樣和輕輕捷，悠悠地蕩着，飄拂着，在各個人們的內心裏，散佈歡樂快樂的種子。在一天土曜日的清晨，我們照例地演習野外，這天的科目，是旅次行軍。我們全校一千多人，在校裏吃過早餐，便向雙流方面出發，走過那武侯祠以後，太陽方在我們背後，緩緩的爬起來。

我們到了「紅牌樓」，由值星官下令解散，有的便跑在溪邊去看那漁夫們打網，有的又跑到田塍去看那農人犁田，有的採些昆虫花草，預備帶一點春色回去給他的戀人，有的正藉着地形的蔭蔽，在那裏發揚火力。大家都在笑語喧闐，歡欣鼓舞的時候，忽然遠遠地有一隊游騎走來，牠的後面，滿載着許多桃子檳担駝子驛馬，黑壓壓地拖滿一長串，在那大道之上蠕蠕地移動。大概他們今晨都是由簇橋或者雙流方面起程，到成都來交賬的。

牠的後面，還有一隊不三不四的兵，打着國民革命軍，××第幾軍第幾團第幾營的旗號。

諸同學一見，便大呼打倒，打倒假革命的軍閥。有些激烈點的，還要想跑去問那帶兵官。只有我們的老將軍，他還是一語不發的，坐在那垂楊下面，默默的望着流水出神，我走過去問他。我說：「老吳！你看今天這種情形對麼？」他說：「這個何須說得，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冒牌軍隊，早則半年，遲則一載，必被我們解決。不過這樣的軍事大計，自有我們的高級長官去負責，我們當學生的人，只管讀我們的書好了。時機還沒有到來，空喊些有什麼用嗎？」

老將軍他真是一位預言家喲！就在那年子夏秋之秋，我們便解決這個部隊。他在這一次的戰役，聽說還帶了一次重傷呢！

他對人的謙和，這在我前面已經說過了。不過要是有人以非禮來欺負他，他又不屈不撓的和他周旋。有一次同中隊的一個學友，給別人無端欺負了，他硬跑去

和那人理說，硬把那人說服了，親自跑起來道了歉，他還着着實實教訓那人一頓。有一次，一個朋友聽了別人的讒言，平白地跑來過分他。他當時并不與他分辯，也不與他怎樣說。他只恭恭敬敬的對着那人行了一個作揖禮，那人便抽身轉去了。據他們有懂得內幕的情形的人說起來，那人是學過技擊的。那次的事，他是安心來惹他。不過他一看見老將軍那一雙神駿非凡的眼球，和那一舉手上來的力勁，他就不得不不知而難退了。

他除喜歡吃酒打拳之外，他還有一種嗜好，就是喜歡看影戲，尤其是武俠影片。有一次星期天，智育開映飛將軍。他特地和我一齊回來，請了兩點鐘的延長假。叫我同着他一齊去看。誰知我們到了影戲院後，銀幕上所表演的，并不是飛將軍，而是一幕哀情影片。據電影院的人說，因為那個飛將軍的片子，有幾處壞了，還沒有接好。劇院方面，恐怕顧客說嫌話，特地把一部剛從滬上運到還沒有放映過的『梁祝痛史』，把來代替了這銀幕。劇情的取材，完全是我們中國舊有的一個傳奇，

是描寫一個舊式女子，因為得不到讀書的機會，只得女裝男扮出來，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求學。在他們讀書之中，有一個與她年紀相仿而又很要好的同學，他們同起同落的，在一個地方，足足住滿三年。這男子很誠實，並不饒得她是女子改裝的。她嗎！自然也不便實說！有時她雖然有些破綻，落在他的眼裡，但她還是極力辯護着；遮飾着，他就不便怎樣疑心她。一直到他們分別的時候，他還不知曉。她見着這樣溫文爾雅的男子，也着實傾心，很想把她終身問題托付給他。無奈當時社會的習慣，一個女子，無論如何不能先行向男子開腔。她只得托詞說她家裏還有一個妹妹，可以許配他。教他在某天某天，到她家裏來，她可以替他們撮合。後來那男子思念她，就去踐她的約，他們一見面，她這時已經回復她那女兒裝束了。他這才知她是個女身。他深恨他從前沒有眼珠，錯過許多機會。他向她求婚，但她的婚姻，已經在三日前被她爹媽許給另外一個姓馬的人家了。她怪他不早來，他又怪她不早說。就在這種情之下，男的得病回家去死了，女的在不久也就出了關。在她出

開的那一天，她的彩輿走過他的墳前，她下來去祭奠他，他的墳，忽然裂開了，竟至把她攙了進去。

這是表示舊式婚姻的不滿意，許多青年男女被舊禮教吞噬了的一幕悲劇。演員是胡蝶與朱飛，出品是明星公司。表現到不差，只是佈景大壞，中國電影事業的幼稚，這裏也可見些輪廓。縱有天才也不易發展，何況這些獻身銀幕的人，都還是些中人以下的庸物呢！

這晚我們出來，在睡的時候，大家就把今天出去見到的實事，公開來作談話。

「那個梁山伯實在太老實，怎麼相處兩三年，他都還不曉得？」這是隔我左邊一間舖的一個同學說。

「不曉得？喂！他怎樣不曉得？你不見他隨時都在盤問她麼？只怪那個祝英台太很心了！他總不與他現本相！」這是我右邊隔我一間床舖一個姓王的同學的答語

「不認賬，不現本相就算了麼？要是我來？……」另外一人的插話。

「要是你來，你怎麼樣？」

「我一定要捉他來看吓子。」

他說時，就去拖他那個同學的被蓋。於是他們便撲打起來了。

「嘻嘻！嘎嘎！」

「……………」

「胡蝶多漂亮呀！」另外一人幽幽地說。

「胡蝶算什麼漂亮，還趕不到張織雲！」一人幽幽地答。

「我說的是人材，不是本事。」

「本事也要，人材也要。」

「……………」

「你說這個時候，還有祝英台那類子的怪人沒得？」我覺得這樣問題，是很有趣

味的，就這樣突如其來的問老將軍。

「現在這樣的開通，那裏還有祝英台。就有，她也用不着再去化裝了。」他這樣回答。

「不過我有點很疑心呀！」

「疑心什麼？」

「疑心你的喉嚨！」

「休胡說，快快蒙着鋪蓋睡了吧！把今天的浪漫的情形，像煙也般地一一忘去了吧？」他像哄小孩似的怕着我的肩頭說。

「假設我們兩人中間，有一人是女子，我們將來倒不致分散吧？」我依然還繼續着說下去。

「歲數也太不相當！」他有點生氣。

「這算什麼？其實我們的同居，已經很久了。如果照着訓育主任那天說的話

「哦！看不出來，你倒會佔便宜。你這小孩兒，你沒有想想：你才好大點年紀，要是我的命好，恐怕我的兒子都還比你大幾歲哩？」

是呀！是呀！他一個已滿四十歲的人了。我還二十歲都未滿。我竟與他開這樣大的玩笑，我也太不知事務了。於是我央求着他，請他饒我一次的無禮，他也沒有說什麼？只催我快閉了嘴巴，趕緊睡吧。

畢業期近了，他終日忙得來像一隻快要孵兒的小燕一樣，連入 的時候，都把書帶起去看。我嗎！還是行若無事的依然繼續我的三大政策——吃飯睡覺談天——畢業的時候，他考了十八名。但我很不幸，我的名字，恰恰在他十六名以前，在我的前頭者，當然只有計開先生了。旁人說，考頭是很榮耀的，但我很慚愧，慚愧的并不是別樣？是實在太對不住我們這位太過於用功的老朋友了。你只要看他那樣起早睡晚的情形，連飯都不吃的光景，你無論如何，也不忍去奪他首席。我之不願用

功，也許是如此。我并不想去糊面子，而事實偏使我見不得人，偏偏又把這一頂虛頭銜送了我。我除了向我這位老朋友洒一掬傷心之淚外，我還向我們的許多同學同聲一哭哩！

不久我們大家都出了學堂，我們就住在一間小旅館裏，他勸我同他一齊到他們師部裏去。他說：他們師長，待人很好，要是我去，準得受歡迎。……我除了感激他那番盛意外，我還佩服當局那兩句「行伍學生化，學生行伍化」的標語，算是被我們充分實現了。因為他已不是武棒棒，而我也不是文學生了。

他終於和我分了手，實行回到他那司務長的本職。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什麼地方混了這些時候，同時又好像還做了一個孩子的爸爸。

有一次我夢見他，穿着殷紅的血衣走進來，恭恭敬敬望着我行了一個禮。我心裏一想，莫非他有什麼不測麼？第二天，我就寫了幾封信到前線去，問幾個與他同營的朋友。因為他們那時正奉令清鄉，後來接着朋友的信，說他並沒有打死，只不

過帶了點微傷。我心裏方才放下，但時時又不免替他着急。

十七年秋間，我奉命到一個部隊去服務，他也正由一個部隊編制過來，他一見着我就搶說：

「老弟呀！我想得你好苦啊？我們怕不是兩三年沒有見倒了吧！」

「我也很懷你的，你在那些地方去工作去來？」我說：

「哦！你大概少有看報吧？」

「是的，我這向都在害病！」

「難怪不得！我這兩年，都在打共產黨。唉！你說他們那些赤匪真殘忍呢！他們把那些婦女年青的弄來輪姦，老弱的就去填他們的砲眼。連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他們都有功夫逼他來當先鋒隊，刀也不給他們一把，就喊他來和咱們拚命。有一次我們在老鶴灘，我們幾乎爲他所算。我們只有一排人，駐在那裏，他們倒來了好幾百，幸虧我們事先有防備。我的手下的弟兄，又都很得力。他們來一個，我們打

死他一個，來十個，掃打死他五雙，從拂曉就打倒黃昏，大概打死他們有百多人的光景。我們這邊才傷兩個死一個，總算是把他們打退了，把地方保全了。你說他們有能耐沒得？所以我說共產黨是草包，終久鬧不出什麼事來。」

「不過，他們的戰鬥力雖不行，但是他們的鼓吹却太利害，有一次，我們的友軍，不曉得怎樣的有一連人，被他們運動了，便全數都拖了去，跟着他們打家劫舍，但他們不久都跑了回來，說共產黨完全是欺騙民衆，是出賣農工的。他們說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使，這些都是白話。其實他們的階級意識，領袖，獨裁；內幕的傾軋，比任何團體都要利害些！他們可以不要錢，而他們的領袖，不能不聚積起大批金錢來供他的揮霍。共只共人家的產，共不倒他腰包裏的產。」

「你何不做些反共的文字呢？」我這樣問他。

「沒有時間！」

「那裏！每天只要拿點把鐘來寫，也就很可以的了。」

只是沒有好多材料。

「你這不是很好的材料麼？只要把你這兩年的生活記下來，也足抵得十部劇共
宣傳大綱。」

「這個我沒有生花妙筆，我只能說不能寫，改天還要請你。」

「好嗎！改天我一定幫你的忙。」

就在這天談話之後，我開始整理他的筆記了，他把一本足足有三百頁上下的一
種用蠅頭小楷寫成的日記交給我，說這是他兩年來的心血。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我們因欲貫徹我們的保國衛民的宗旨和拯救川
民於水火的志願，開始和假革命反革命不革命的諸反動份子，作最後一次的角力。
我們這位老將軍，他曾在這次戰役期中，一顯好身手。他曾以一排之衆，破敵人五
千之師，誰說岳武穆以後，就沒再見這樣的以少勝多的了。看啊！他這不是以一當
百，以少勝多嗎？

他在敵我兩軍交織着火線當中，他曾冒着烟，突着火，督着他所率健兒，拚命地向前，拚命地砍殺，奮過敵人的戈，避過敵人的槊，嘗過手榴彈的滋味，當過機關槍的砲眼，在金色黃光中，在勝利的凱聲裏，他還得了全軍最榮譽的赤十字勳章，由准尉一躍而躋上尉。雖然他已經失掉一隻眼睛了。

將軍雖然驟膺上選，但他却沒有半點兒驕矜之色，他還是兢兢不懈自強不息的，準備去完成他少校，中校，上校，以至於××將軍的頭銜。實在的，他今年纔四十五歲，年紀也並不算怎樣老，他沒有娶過妻，精力當然一點沒有虧損。你看歐戰時的興登堡，和今年子一月三日逝世的霞飛，他們何嘗不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何嘗不是白毛皚皚才建功立業的。如果按照我們本軍規定三年一升之例，恐怕他還沒有到六十五歲，也就升到陸軍上將了，這陸海空軍總司令，兼國民政府主席，怕不是屬於他吧？

寂寞的黃昏

儀 父

田野的青色的香氣，被微風飄蕩過來了！夏晚的空氣，是充滿了甜靜和新鮮。從機械的衣服中解放了的我，光着頭，跣着腳，着了一個背心和搖褲，躺在睡椅上，從趣味的古典小說裏去蹂躪炎熱和煩燥。像夏天一樣長得討厭的小說，反轉把神經刺激來麻木困倦了，大蒲草扇子已經掉到地下。夏晚的微風，才恢復了我這種疲乏，輕烟般的小說的憧憬漸漸地消失了，慢慢地站起身來，打了一個呵欠，退在椅子上坐着，好比從古典的舊夢中甦醒轉來一樣。

在驕陽下枯萎了的蔓藤的葉兒，都已經活潑潑地在跳舞着。

垂着頭的向日葵，像含羞的小姑娘一樣，靜悄悄地在林邊。樹梢還映着可愛的殘霞。天空像月夜的海面一樣的青碧，點綴了一些輕羽般的白雲。

平靜的心呀！寂寞的心呀！無感覺的心呀！這是在一個怎樣的青紗籠着的夢中一樣。牙齒輕輕地嚙着指甲，呵！這個世界太寂寞了呀！用手無謂地支着頤，好寂寞的心呀！這世界上只有微風輕輕地蕩着。

老僕來掃院子來了。我有意無意地看這個老僕掃院子。在這一瞬間，我的視線和思想慢慢地移到他身上去了。他好像帶着戲劇的意味在我面前出現在我面前動作。

「老僕………掃………院子」這是一件尋常的事情呀！這是一件古典的事情呀！怎樣會在這一瞬間，吸住了我的注意力呢！我要賞他——老僕，表演的情節，我忘記了并且絲毫沒有感覺到這個是件卑賤的工作，他的動作是如何的優美呵！是如何的藝術呵！沙………沙………沙………沙的聲音，刺激到耳裏來，我就鑒賞這個音樂，「沙………沙………沙………沙」這是如何的清雅音調呵！「沙………沙………沙」這是如何美妙的旋律呵！他的兩臂，表演………表演………嗎！呵！呵！我意識到………這靈力的藝術呵！他的兩臂表演着優美矯捷的動作和旋律。他是好偉大的藝術

家嘍！鑒賞……鑒賞……鑒賞……我鑒賞的意識漸漸地模糊，實鑑的情緒漸漸地醒了！回復着理智的平靜。現實伸進了我的思想裏，「老僕掃院子」這件事情浮現在在平靜的理智的平面上。一個命題，哲學的地在我意識裏盤旋盤旋……「老僕掃院子」好像要我解答思索這個命題一樣，我心裏念着「老僕掃院子」！呵！「老僕掃院子」……我，思索，解答，可是，始終解答不出這個問題。……瞬間，我從理智裏甦醒了，哲學觀念似乎離開了我，現實忽然告訴了我，呵這是「我的老僕掃院子」，呵！這是一個可憐的老僕！這是一個忠實的老僕！他勤苦地在爲我服着務！

我從感情的意識裏甦醒過來。

老僕，早已不在了！

寂寞的心呵！

無感覺的心呵！

——這世界上只有微風輕輕地蕩着。

我支着頤，無意識地看着這寂寞的院子。呵！「老僕掃院子」！「老僕不在了」！我心裏念着：「好寂寞的院子」！嘴裏輕輕地嚙着指甲。

我發現着，院子裏一根青色的草兒，悠悠地，悠悠地，伸起腰來了！「草兒伸起腰來」這件事忽然吸住了我於注意力！第二根草兒也伸起腰來了！第三根草兒也伸起腰來了！第……草兒也伸起腰來了！……我興味着這件事情。我意識着注意着草兒們的世界，這些小孩子們在玩着把戲呀！這些是幼稚園的淘氣的孩子呀！我忽然知道草兒們的是才被老僕的掃帚所蹂躪了的，……小草兒的興味是漸漸地模糊了！

啊！太寂寞了呀！

這世界上只有微風輕輕的蕩着。

有意無意地從短籬上望出去，田疇裏綠色的波浪，盪漾，盪漾，像一帶平湖的

春水。遠山只有一抹淡墨的痕迹。天空仍然掛着白雲。我的寂寞的心情，被細細的微風吹蕩得悠然意遠。

暮靄裏隱約着古色蒼然的廟宇，聳立的牆壁上，尙殘存着零落的紅色，陽光漸漸地向夜裏沉寂。

牧童在牛背上舒舒服服地搖動着走斜坡上過去了。

暮靄裏的原野，蒼茫地消逝了！呵！人生偷偷的在消逝呵！宇宙，輕煙般的消逝了！暮鴉，在牠的歸宿處歸宿！呵！但是！牠的歸宿處也蒼茫地消逝了！暮色悄悄地爬上了樹梢。

夜來香放散出幽冷的強烈的香味。

蝙蝠們在簷下飛翔着，悠遠的鐘聲，在那裏撞不盡黃昏古寺的淒涼的音調。

——而鐘聲也隨着黃昏漸漸地消逝了！

x

x

x

尾巴：

我今天想起了日本新感覺派的散文隨筆，那真是清新流麗極了。舒暢柔和的音律，簡練優美的文句，那種色彩旋律的巧妙的構成，完全是近代的藝術配置。那種纖細幽寂的心的感覺，瞬間夢幻感情的描寫，是他們的特徵。然而，也是他們的最動人的地方。因此，謝六逸先生譯的「呵！呵！蔷薇你病了！」是我最愛的隨筆。我才有個「寂寞的黃昏」。

儀父，一九三二，六，一二，成都。

到 陝 北 去

任時先

寫在未去以前

在上海的時候，就時時接到幾個賣粉筆爲生的朋友由陝北寄予我的信，信中的大意是說：陝北雖然是「不毛之地」一切落後，但我們幾個怪性的流浪者比在「蝶舞花飛」的江南各埠却愉快得多。當時我讀了他們的信後，真令我莫名其妙。以爲陝北既是不毛之地，一切落後，如何又會令人快樂呢？這不是一個迷嗎？

哼，事又湊巧，十七年冬間，我被友人之約，也由上海跑到天津。這次是我海航生活的開始，真把我駭怕了。記得我到天津後，給上海友人信中有這幾句：「朋友，你們大衆的老弟，此次幾乎葬於魚腹了！以後賣襖子都要坐火車的。」

在天津共住了兩日，這兩日中的生活，除參觀「南開大學」及「天津造鐵廠」外，

大多消磨於玩耍之中。什麼如上海四馬路的「三不管」(注)最高最大的中原公司，最熱鬧的梨棧，旭街等處時時都有我的足跡。在夜裏，泰康商場，勸業場，便是我被塞之宮。在天津遊商場，是很普通的，不像文明的上海，不賣貨不扯票去遊公司，至少別人會認你爲「小鼻三」，天津遊商場通例，是不把錢的，尤其是冬季，遊人最多，裏面不但男性多，女性也實不少，我這時還是一個「曠夫」後面還沒有尾把，所以我特別喜歡到商場裏去玩，一則不花錢，二則還可看看異性，這樣便宜的事，何樂而不爲？這樣的生活，經過了個半月，華北新聞社有個朋友便找我去幫幫忙，我也很高興去，於是又過了半月的報館生活。

日歷先生告訴我說，十八年開頭一日快要到了。天津全市各機關各大商號，均紮有極美麗的花牌樓，準備慶祝，恰巧在這幾天內，在平的友人，有的寫信，有的電話促我赴平過新年，他們說北平今年慶祝新年的準備，特別盛大，當時必一番熱烈的慶祝。我被他們這些同類(川耗子)相促，不得不離開天津到北平去。

在十二月三十號那天早上，我即買了一張由津開平第一次快車的三等客票，去洋二元幾。不到四個鐘點，車已進前門總車站了。北平到了。生來就窮的我，既不能住公寓，又不敢住飯店，惟一的辦法，只有僱架黃包車一直拉到北大去揩油。

「難看的小老弟來了，我們待你多時了，再不來，我們就要到中央公園去看慶祝新年的設備了，你老弟來得正好，一齊與我們同去……」這是我到北大寄宿舍初次與他們會面時，他們歡迎我的演說詞。

我接着說：「稍緩，你們的寄宿舍在那裏，我稍休息一下好嗎？」

「不行，不行，快快上車」他們幾人好像逼着犯人上刑場一樣的催我。

同行的有兩位密斯，車夫也就特別跑得快，不久中央公園就到了。誰知進去，使我大失所望，有名的中央公園，只不過幾座如皇宮式的古廟，幾株古柏而已，與少城公園比較，我以為還不及咧？

在中央公園的曠地原中，矗立一個長方形的石碑，碑的一面，刊有幾個「公理

「戰勝碑」的斗大金字，我這時不覺得起一種驚奇的感觸，呵！這就是「公理戰勝碑」嗎！我便呆如木雞般的立在牠的前面，兩眼動也不動的凝視這五個斗大的金字。由這個直感下去，我連想到「克林德碑」的事實。呵！腦筋真活動，「想」的速度我驚佩牠太速了，不到一秒鐘的光景，八十年來帝國主義侵略吾國的史實，全部在我腦海中打個旋轉。這時我頭昏如亂麻一團，頑皮的同類們，不知從那裏跑來。大家問我「你在幹嗎？」

「你們到那裏去來？」

「我們在前面一幽靜之地，找尋我們的快樂。」

「爲什麼不約我去呢？」

「怕引壞了你這個老弟。」

「閒話少說，我自知方便，不會阻難你們的祕密的呀！」

大家一齊哄笑起來——哈哈，笑話。

天安門外郵政局的自鳴鐘，鏗鏘鏘的響了十二下，我催促他們歸去。大家都同意，便催車回去了。

北大西齋（在景山街馬神廟）到中央公園本不甚遠，但這一來往，我領受了北平的市政馬路，真壞透了。路面上完全凸凹不平，小石塊起伏如小丘狀，灰塵自然不用說是很多的，黃包車行過其上，有如海船上的懸床一般的東偏西擺，那裏有在上海坐黃包車的舒適呵！自此以後，我情願走路，不願坐黃包車了。

翌日，便是新年節，北平的故宮博物館及中南海照例是要開放的。打早起，整理了我美麗的玉容，然後一同出去吃早飯。早飯後，我們的武裝同志，也按時而到，便一同到「故宮博物館」去參觀。因為有武裝同志在內，我們也就同享其歡迎不買票的幸福，不然每人又要花一元五角洋了的。（故宮博物館在新年節雖然開放，但仍要扯票而入，平時雖有錢也不能入。）遊玩了許久，東竄西鑽，不但不使我感覺興趣，反覺十分麻煩，一直玩到正午，才出來，在常人去參觀故宮博物館後，一定

要讚嘆不已，然而我這個孤癖成性的人，不但不讚美，反而要痛罵，當時我就想起了一篇似詩非詩的小文字：

「故宮博物館」呵！

你的外形是何等的莊嚴，廣大。但你的內質却如何的陳腐，枯槁！

「故宮博物館」呵！

你是東方文化的保守所，

你是中國四千年來罪人的監牢，你是……

你是中國四千年來民衆血汗的結晶！

你這污濁的腐朽東西，

還能在此二十世紀的新社會中，表示出你的莊嚴，受人尊敬？

我要鄙視你，痛罵你！

你是中國四千年來民衆血汗的結晶！

這種批評，自知要開罪於「國粹派」的老先生們，但我也只有這樣的請恕。

「國粹派」的先生們呵！恕我是「道聽途說」「信口雌黃」的黃口小子吧。

我到北平的目的，原來是觀賞舊都的風彩，在此新年節三天中，我受友人的引導，跑完了北平各名勝地，什麼萬牲園呀！城南游藝園呀！東安市場呀！北海公園呀！中南海呀！先農壇呀！國子監呀！我都略略去觀賞過。沒有去的，只有最著名
的頤和園了。

三月中旬，我要到陝北去，幾個同鄉老友，便與我餞行，并約定打早到頤和園去玩耍。那天我們同行共六人，在西直門外，包定了一架汽車，行二十分鐘的光景就到了。下車後，萬壽山上的佛香閣就在眼前，稍近又有許多中式合構的洋房，上覆以鎊，日光射照，微微有光。我很驚奇的問友人道，前面那許多洋房是市街嗎？

他們大家都含有譏笑我的意味答道：「那就是八國聯軍時，帝國主義在中國修的兵營咧？你是講史地的教員，還不知道嗎？」我聽了他們的話，真如電打一般。經過該地時，只精細觀看了一下。不一刻，便到了頤和園，照樣的東竄西鑽，混了半天，仍不感興趣，一直到午後三時才返平。

我在平玩了三個多月後，頗覺煩悶，即有準備南歸的企圖，恰巧在這個時期中到陝北去的機會到了。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注）在日法租界與中國交界的一小地方，從前三國當局都不負治安之責，好像是個化外之地，因此得名。

一天的正午，我剛吃了午飯回來，在街道中遇着了一個北方朋友，他與我握手後，便問我是否願意到陝北去教書。我說：教書本來是苦惱的事情，只要環境好，也頗有趣，不過現在我正在準備南歸，不大願久在北方漂流。分手時，他除了告訴我各種情形後，還說一聲「老任你斟酌下吧。」回到學校後，與我同住的諸友，對於

我教書的事，他們早已知道，自然不用說是堅決主張我去的。他們主張我去的理由，一則以我身體很強，能過艱苦生活，二則在陝北榆林省立高中有三個與我們志同道合的同類，（川耗子）我如去，豈不是又多一個同類嗎？這是與我同一字號寄宿舍的諸友對我到陝北教書的意見。這時我對於這個問題，還沒有決定，稍能予我有點興趣的，即是我性孤僻，對於偏僻苦寒的地方，正是我的樂園，並且陝北一帶又是我民族文化的發源地，在那些地方，定能給予我們在史地上，中國社會問題上許多有力的幫助，實際生活雖然苦寒，能在苦中求樂，亦是頗有趣味的。這一個興趣，環繞在我腦海中，一直到天明，還沒有促成我對此問題的決定。

剛洗過臉後，小工便送來一個電文，倒使我吃了一驚，折開一看，才是陝北綏德第四師範學校給我的電，要我與同時聘的教員，一齊到校，條件由代聘人議定。這時我決定了，就是生活如何艱苦也不打緊的，一時的興憤與快感，幾乎使我狂跳起來。

第二天我打早就出去買東西與書籍，下午與我同赴四師的教員，來會我，同商路線；他們都主張由山西過黃河的路線，我則主張由平綏路經過長城的路線。我的理由是：由西過黃河的路線，雖然比較很近，但我們也可藉此機會，由平綏路去，必定能獲着許多奇異的見聞。爲了這個問題，我與他們爭論了許久，終因我是他們的小老弟，一致贊成我的主張。

與我同去的共三人。老盧担任的是教務，老杜担任的是英數，老熊担任的是訓育及物理，我擔任的是史地國文。我們四人中，以老杜最滑稽，在那枯燥的長途旅行中，他們給予我們的安慰實不少。老熊留學法國多年，他也時時談談他在法的經過。

三月十八的早晨，我收拾了行裝，僱了一架洋車，與送行的諸友，一直拉到平綏路西直門車站，車子剛落地時，汽笛一聲，車已微微動起來，遠遠聞着前面有喊聲：「老任，快些來，票已經買好了！」這一喊，真駭得我脆弱的心拍拍地亂跳，與送行的友人揮手告別都忘去了。在那十分慌忙紛紛的人叢中，只聽見背後微微有聲

：「小老弟慢走」祝你們一路平安」。

車出站後，漸漸地增加他的速率，車身振動也較前爲猛烈，牠好像負有若大的使命，趁着最潔淨的清晨，將這數百垂死的中國人，輸送到一個極樂地去，找尋光明的前途一樣。

車於下午五時到張家口，共行九個鐘頭。在此九時中，我們在同車中認識一個由平赴張的車務員李君，其人甚和靄，相見歡然，別饒意味，由我們的對談與所見聞，所得的如次：

平綏路由丰台至包頭，長約千四百里，西直門至張家口，約三百餘里。因爲車行速率很慢，以致三百餘里，須九小時如克達到。以此看來，每個鐘頭約行三十多英里，坡路只能行十多英里，其慢可想而知。所以如此者，實由於枕木十之七八已壞，路局又無木可換，爲保障旅客及行李之安全計，不特不開此慢又慢的慢車以求穩妥耳。此路原有車頭百五六十，現減至五六十，客車貨車又係離濶各路的，然較

前仍少幾過半數。近年來，因內地戰爭及外蒙各種關係故，客貨運輸并不擁擠，路局收入四五十萬，僅足發薪及購買油料石煤之用，何能致力於路政之整理！

車過青龍橋，路旁立有詹天佑銅像，詹爲創辦此路者，能以較少之錢，取較短的距離，故能爲今日吾國有名之鐵路工程家。以前各國的火車，均以死鈎相聯，并須用人力幫助。及至詹氏，乃發明火車自相啣接之活鈎，自此火車相聯大便，各國爭先仿製。今歐西各國的鐵路界人士均能知詹氏者，其故即在此。惟路線既短，坡度不得不增大，如南口至青龍橋，共三十餘里，高度相差至千餘米，坡度有至三十分之一者。（如三十尺長鐵軌，兩端高度即相差一尺）因此上行車經過南口時，須用兩個車頭，一在前，一在後，一推一拉，方能前進，不然便有脫鈎後退之危險。

當車過南口時，我已甜蜜地入了我的睡鄉，同行的老盧將我拍醒，邀我下車就食。我們四人共食三十多個熱雞子，兩磅自己帶的麵包。我們在此飽餐一頓，他們三人都表現出腹脹微痛的樣子，很不自然的爬上了車座。他們雖覺腹脹微痛，但我

仍以為不足，又繼續吃了五個天津白梨。他們見着我雙手捧着白梨大嚼時，齊聲笑道：「脹壞了老任的大肚呀！哈哈！」

我吃饱了以後，在車站石台上緩緩的散步，并細細觀察南口的形勢，當同行的車務員李君指着南口的險要處及奉國兩軍在南口作戰時所築的工事時，我不禁「呀！真險呵！真偉大呵！無怪乎南口之役，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成了重要的記載。」及到我看到奉國兩軍所築的工事的遺跡時，我立刻又沈靜起來，傷感已極！這山坡中的無數小丘，不是當時死難的軍民的遺骸嗎？這殘牆斷壁的一片荒地，不是當時因激戰時用大砲擊毀的民房嗎？唉！這一幕幕慘狀影片，我不能忍心一一看去，汽笛一名，我便登車了。在那車出站的徐徐前進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將頭伸出窗外，向後看這逐漸離去我的南口。

別了，

我受害的勞苦同胞，

你們何辜？遺此不幸！

你們何罪？遭此慘死！

你們的黃泉之下，也能瞑目嗎？

當時你們爲何那樣怯懦，甘受軍閥的砲擊刀殺，

當時你們爲何不團結起來，與你們的生命致死者拚命！

現今呢？

你們深深地埋在黃土之下，誰來在你們的墓前晒一滴同情之淚！

別了，

我受害的勞苦同胞！

二

別了，

我勇敢的戰士，

我有為的青年，

你們受了生活的鞭撻，走進惡魔的囚牢，

你們受了惡魔的驅使，趕上了戰場。

在槍林彈雨中，

你們爲軍閥而遮砲彈，

你們爲軍閥而長眠！

但你們所得的：

是死後白骨無人收，

是折臂斷腳不能還故鄉！

你們的弱妻呢？空守破房，或被強佔！

你們的老母呢？早已死去！

你們的子女呢？不是餓死，便成乞丐！

我深深地恨你們，在當時爲何不向後呵！找尋人間的天堂！

現今呢？

你們永遠地死在黃之泉下，誰來在你們的墓前洒一滴同情之淚！

誰來在你們的墓前叫一聲「哀哉尙饗」

前面兩個短文，便是我在南口時，爲死難的軍民而作的祭文。

南口康莊間所經過共有四個山洞；第一爲居庸關，長一里餘，第二爲五柱頭，長約十餘丈，第三爲山佛寺，較石柱頭稍長，第四爲八達嶺，長三里餘。長城順山勢而起伏，蜿蜒如帶。居庸關在鐵道西，其側有白雲台，據土人言，係遼太君祈禱之所。五柱頭山洞之東，有彈琴峽，小溪流水，儼然琴韻。八達嶺北有岔道城，前甚繁盛，近則冷落。車至康莊，高度已升至千五百尺，至懷來降至千四百尺，至張

家口又高至二千二百尺。

車到張垣，時已薄暮。我問茶房，知道車大概在此要停二十多分鐘，便約了老盧老杜到大同市場去玩。大同市場在車站西，甚近，所以我們敢於出玩。張垣雖然是中國北部的商業繁盛區，但因時間關係，不能盡量到各處去參觀，只以車站及車站附近一帶的堆棧中所堆集的貨物來看，便可知確是北部的商業繁盛區。

我們剛步出大同市場，第一次的汽笛聲已嗚嗚的叫了，接着便是白烟一環一環的上升，這時我們知道快要開車了，利用自己的兩條腿，飛也似的跑上車站，右手握着車門前的鐵環，用力一跳，便上了車座。我們三人經此急跑與怕車已開的驚駭，半時不着聲，晚餐當然忘去吃，所幸老熊對朋友很好，早已給我們準備了晚餐的食料。當他從提籃中取出食物的時候，口裏還說着「誰叫你們亂走，不是老哥子在車上，你們又將有腹內空虛的恐慌……」他儼然是我們的父親呀！

車是五十五分鐘離開張垣的，西南行兩個鐘頭之久，便入山西的北境，八時到天

鎮，九時半過商陽，一直到十二點半才抵大同。車剛到大同不久，有一個口操南方音的車務員告訴我們，要待天明才能開車，旅客可以到旅館去宿。我問他爲什麼要待明天才開車，他說自大同至包頭這較張平段更壞，深夜是不敢行車的，并且由大同到平鎮這段又是官道，得勝口地方，又有饑民羣集騷擾，時有出軌之慮，這樣是很危險的。旅客大家聽了這個車務員的話以後，紛紛的下車。我們四人也用手提小箱在人叢中前進，剛走到鐵欄，兩邊排列的武裝警察，高舉起他們的短黑木棒，向旅客大眾說道：「旅客，快把各人的行李放在木長橙上，靜待檢查！」旅客們聽了這話，便如馴羊般的放下行李，呆如木雞，真是靜待檢查呵！

一會兒一隊手提盒子砲身背大馬刀的憲兵，踏踏的走來，兩個兵檢查一個旅客，檢查完了才能放走。老熊說，我們又有聘書，又有北平市教育委員會的護照，交涉不檢查，可以嗎？老杜說，不行的，他媽的，上帝的驕子，走到老西的老巢來，都是一律待遇，你有聘書護照又怎樣？話還未完，一個兵吼我，「兩手舉起」另一

個兵即以槍口對準我的胸膛。這時我也完全失去了自由，任由他全身撫摸；身體檢查完後，接着又檢查行李。所帶的食料如麵包醬菜等，都要經過細密檢查。記得有個兵，在我們的提籃中取出一個荔枝罐頭，他便自帶的鐵錐，用力一鑽，水汁立刻射出，這時他相信確是荔枝罐頭，稍爲溫和的說一聲：「你們拿去吃吧？對不住」這裏我們真是又氣又笑，虧得他還說一句客氣話「對不住」並沒有將我們的旅行食料，拿去自食。行李檢查完後，我問一個兵，以後到旅館是否還要檢查，他說不騙你，到旅館後至少還要檢查兩次，更比現刻檢查還要精細，因爲現時你們旅客在此久站，實爲疲勞，所以上峯命令在此檢查不可過於耽擱旅客的安息時間。

這樣的長時間的檢查，至少要三個鐘頭，我們知道離天明不遠，并且進旅館以及明日上車又有許多麻煩，決定不去住旅館，仍回到車上，老杜性甚燥，走上車後，便大聲嚷道：「他媽的，這就是素稱自治省區的自治表現嗎？把我們騙下車去，目的就是如此，他媽的……」氣得老杜短短的鬚鬚也微微攙動起來。這時老

盧在他的背後插嘴說道：「你別氣吧，你更別罵吧，你還不知道閻總司令治理山西的德政嗎？隨時隨處都有便衣暗探，說不定你馬上要作鐵窗之囚呢？」我們聽了老盧的話，大家立刻緊張起來，一聲不發，如秋日之寒蟬般的沈寂。

這時車中的旅客（未下車去住旅館的）有的已入了睡鄉，在他們的鼾聲中，知道是十分疲倦的；有的還在取提籃衣包，作睡眠的枕頭。我們四人也在一塊長不上一丈，寬不滿兩尺的車座上互相依靠，半坐半臥的安息。一刻我轉過頭去看，他三人已雙目合閉，呼呼的熟睡了。我呢？仍是東張西望，終夜不眠。從我們坐的車箱的前門一直看去，知道是一輛臥車，再從臥車前看去，便是大餐間。碧綠的紗窗，反映在電燈光上，更顯出一種特別淒涼的深夜晚景。旅客們有的已經睡去，有的尚在努力晚餐。在不上二十個用晚餐的旅客中，有幾個旅客特別值得注意。大餐間的左角上，有一對外國中年夫婦，相對而坐，旁邊站着一個穿白衣的西餐廚子。從他倆晚餐時的表情看來，這對外國夫婦的愛情必定甚篤。大餐間的中堂，擺設一張西式

圓棹，上覆白棹布。上坐的是一個形雖摩登其實樸素的密斯，下坐的是一個極摩登的密斯托，右邊靠近女子坐的是個少年英俊的青年。晚餐時，下坐的密斯托十分高興，一面吃菜，一面談話，不時將對坐的女子瞧瞧，而女子也略送秋波。至於右邊坐的青年，則沈寂不語，只是昂昂然，挺胸端坐，兩手撐着兩頰，右手挑菜後，仍復原狀。當他的視線與下坐的密斯托同女子的視線相接時，女子兩頰緋紅，而他情態如故，只是兩眼眶中的淚珠有如泉湧，他也好像極力忍耐制止淚珠流出，但終於流出，兩手抱着頭，伏在棹前嗚嗚的哭。這時他們兩人——女子與密斯托均靜默不語，宇宙也更表十分淒涼寂寞。不多久，青年將頭抬起，滿面淚痕，很不平常的說一聲「天快明了，我們去睡吧」？女子偕同青年與下坐的密斯托略略點頭，便各自走了。靠近圓棹的右邊，有個小長方形餐棹，上方坐的是一個軍官，而軍官坐的是一個中年婦人，側邊還立着兩個負有手槍的弁兵，從他們的服裝上可以看出是個高級軍官。這許多的現實，一片一片的在我的迷朦眼簾前演映着，我也無精神繼續觀

看，不知不覺的雙眼合閉，入了我甜蜜的睡鄉。

大同爲北魏拓跋珪故鄉，在山西極北境，北面長城，南臨桑乾河之上流，并扼平綏路之中樞。東沿平綏路經過天鎮可至張北，西有殺虎口之險，北有得勝關之危，南設馬路，可直達太原，故歷代捍禦北部外族，倚爲重鎮，并爲山西北部一大都會。附近產煤極盛，主要產煤區，爲西南之口泉，今已開採，獲利甚豐，并敷有鐵道，與平綏路相接，專以運煤之用。其東之白登山，爲管岑山之餘脈，上有古平城遺址，相傳卽漢高祖被匈奴冒頓圍困之處。

三月十九，東方剛發白，車已蠕蠕前進，車的振動，已將我驚醒。忽然起來，接連打了幾個寒噤，野外的寒風一陣陣的吹來，實使我忍耐不着，忙把我的大衣披在身上，半天時候身上略覺暖和。（雖然春花三月，但在北方仍非穿毛大衣不可。）上午九時半，行抵集寧（平地泉），此地爲綏遠入山西之要衝，北有汽車路，通明安（滂江）與張庫汽車路相接，晉南晉北以及綏寧諸省入蒙古經商者，必經此地，同

時蒙古運輸山西之物產，亦由此集中。故成爲綏遠東部之大商場，城無城牆，外繞以土壕。

自平地泉以西，氣候更冷，與張北大同等地相較，華氏表上相差約二十餘度。在北平過冬以寒衣，來此已失去了禦寒的作用，我與老熊均是南方人，實不能忍耐此奇寒之襲，得一本本地旅客之助，向一騾夫，購得兩件老羊皮短衫，去洋兩元半。披在身上，甚覺溫暖。於此我便知道老羊皮雖賤，但在北方，却爲一般民衆冬季必須之寒衣。

車由平地泉折向西行，經過馬蓋圖，土魯斯，卓子山，白塔諸鎮，（內中以卓子山爲大）卽到歸綏。

歸綏爲綏遠之省會，蒙人稱爲庫庫和屯。位於陰山南麓，大里河左岸，平綏綏寧兩鐵路相交於此，北有至新疆駝道，凡北部諸省至新疆者，必過此地。南有至大同的大道，以前平綏路未成時，由綏入山西河北者，均由此大道。自平綏路通車後

，此道便有「羊腸鳥道，行人少」的景象。城西南十五里青塚，即漢王昭君之墓，夕陽西照，尤見頹碑殘痕。

車離歸綏，時已八鐘，整個大地逐漸黑暗起來。在電燈光中，約見刀光閃閃，我非常驚奇的，走到前面瞧瞧，始知是武裝的護車隊。這時我為好奇心鼓動，向我隣坐的一個本地年老旅客，為什麼在此要有護車隊呢？他老很誠懇恭敬的回答道：

「老鄉，不知道嗎？自歸城以西不遠，便有土匪，最猖獗的地方是木耳多埃，（即察素齊）一直要到陶思浩那個地方才得平安。前天有一列車還未至木耳多埃，即被饑民與土匪搶劫了，打死了幾個老總（北方人稱軍人為老總）傷了十多個旅客。」我們聽了他這番話，却有「談虎變色」之象，一時大家都沈寂起來，好像各人都在設法度此難關一樣。我們這樣的表情，他老當然知道我們現時的心理，接着便用話來打斷我們的畏懼觀念，他又問道：「老鄉，府上何地？」我說：「四川」呵！陝北的靜邊

「我說：『不是陝北的靖邊是四川省。』他老聽了我的解釋後，忙忙又說道：『老昏

了，老鄉對不住。四川真遠呵！四川的大老總是說？」我說：「四川的大老總很多，至少有五六個，每個大老總統率的小老總，多在十萬，少在兩三萬。」接着我問他前面匪情，他說：「我們綏遠往年很平靜，在昨今兩年因為旱災的緣故，饑民蜂起，土匪因此驟增。自前次劫車案發生後，歸成的大老總（指徐永昌）便派了許多老總去打，不久就平靜了。近來忽又猖獗起來，所以才有老總護車。老鄉你不要怕，有老總在車上就不要緊了。」他老這番話，雖然能給我一點少許安慰，但終不能消失我的恐怖心理。

小女兒滿一週歲後

宗 祥

我的小女兒出世到今天剛滿一歲零兩個月了，伊很活潑，會做一種使人發笑的「醜醜」，伊皺着眉頭，閉着眼睛，張大着嘴吧狂笑起來時候，這就是所謂伊的「醜醜」了。無論你何等不快樂，心裏怎樣苦悶，見着伊的「醜醜」時，快樂立刻顯現在你的臉上了，使你眼迷迷地發出格格的笑聲，所以我在不快樂的時候逗伊做「醜醜」，這成爲我日常苦悶生活的習慣了。

有天我抱着伊立在書棹上做「醜醜」的時候，伊白雪似的光滑潤澤的兩隻小手，緊緊地抱着我的脖子；低聲地「哇嗚哇嗚」的唱着，用伊桃色的嘴唇，親着我的額頭，鼻子，右臉，到了我嘴巴的時候，伊親一下便「哇」地一聲就哭起來了。我竭力用方法去安撫伊，怕伊的小靈魂受傷害，伊總是死去活來的哭着，好幾次在我懷裏掙

扎着想脫逃去，像一個不安於牢獄生活的囚犯，爲了自由而拚命奮鬥似的，我的母親和妻走來，我才算躲脫了這個難關。

我照着鏡子，看着我五六天來沒有修面的臉，上嘴唇和顎邊約一分深的鬚子長滿了，用手去上下摸的時候，好像觸着一把濫牙刷似的，稍爲用點力，像網針似的又有些刺手了，才曉得剛才我女兒奮怒號哭的原因，放了鏡子坐着，我不禁笑了。

——男人家爲什麼要生鬚子？鬚子有什麼用處！對人們命運暗示着怎樣的意義？我這樣用心細細地想着，好像世界上一个最大的神秘問題，被我發現了，心裏很高興，然而要想給這神秘問題予以答案，自己就覺得茫然了。再用心想下去，又覺得自己心潮洶湧，起了種種不正確的猜想，好像我一个平靜的心潮，被我自己無緣無故的擾得波浪掀天了。

——一個人從沒有鬚子的時期到有鬚子的時期，是鮮艷的生命之花最繁盛的時期。從有鬚子的時期到黑鬚子時期，生命之花，固是最富有希望的時期，然而另一方面

，悲喜交集，已是多感傷的時期了。從黑鬍子時期到白鬍子的時期，衰草斜陽和風雨泣着墓門的畫圖，已在眼前展開着，末日無多幾天了。」我如此想着：就覺得鬍子這樣暗示着人們一生的命運，古今世界上下，可以說是成爲一種顛撲不破的論證了。我在沒鬍子的時期是怎樣的快樂，我當時不大覺得，而今追思，更屬茫然，就是到了有鬍子的時期，鬍子沖出來的時候，除了不大「雅觀」這兩個字的觀念而外，沒有旁的意識，而對付這不大「雅觀」兩個字的唯一辦法，就是「修面去吧」！面一修得光光的，心裏就很舒服了，心裏舒服，那被剃下的鬍子棄在毛廁裏，埃埃堆裏，當然值不得追問的，所以我在有鬍子時期，對於鬍子的印象，很淡漠的原因也在此。然而我在此時的生活態度，也有一種重大的變遷，就是自己娶了妻子，（當時娶妻子只在解決性的慾望，不曾料得這樣一來會生孩子的。）和年歲一年比一年大起來，瞻望着前途未來的艱難困苦，曉得「做人」不容易了，對有鬍子「修面去吧」就可以解決的，根本沒有什麼反感，更無所謂有鬍子時期和沒鬍子時期的劃分了。

今天我的鬍子刺痛了我的小女兒，引起伊奮怒的哭泣，我又從鬍子上細心探討，又不禁引起我對於人生的絕大悲哀了。

回顧自己往日的的生活，流浪，懶墮，平庸，一蹋糊塗地生活到現在，看見有些在沒鬍子時期的，就具備有黑鬍子時期的意識，對他的生活態度，尊嚴，神聖，偉大，一點也不苟且，時時刻刻在「人」的路上走着，盡他怎樣做「人」的責任。我自己就內心衝突，感到異樣的悲哀，流着慚愧的眼淚了，但看着有在沒鬍子時期的，便具有白鬍子時期的資格，對於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漠然。隨時做起「老氣橫秋」的樣子，準備他那天高興了便鑽進墳墓去，完成他生的使命。想到這裏，好像打在我心海深處的半夜的鐘聲樣，自己又不寒而慄了。又想着有在白鬍子時期的還具備有黑鬍子時期的壯大精神，努力於他的生活改造，上進，「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於是又把我的精神奮發起來，在自己生命途程還沒有休止的時候，總想努力做點人事。

凡事都有例外，有些人活到四十歲，還不長一根鬍子也是常見的，所以你要在他鬍子上判斷他的命運暗示着人生怎樣的意義，那可沒有辦法。然而這幾種鬍子，那種鬍子最苦最有意義呢？據我看來，在這封建時代過渡的中國，最苦而又最有意義的，要算是黑鬍子時期的人們了。上有年高老邁的父母，中有妻子弟妹，下有未成年的幼小兒女，一大羣都伸着手，張着嘴巴，問他要穿，要吃，要喝，要零錢用，他就不得不揹起這十字架的重担，向人山人海的市場裏來走着，想解決這大羣要穿，要吃，要喝，要零用錢用的問題了。在這生產落後的中國，人浮於事，處處碰釘子，擠得頭破血流，解決個人吃飯尚且不容易，何況後面還跟着一大羣要穿，要吃，要喝，要零用錢用呢？所以他走到人山人海的市場來的時候，對他表同情發生共感的，還是天天見面慣了的那幾個苦惱臉相的朋友，因為這些朋友不是帶着苦惱臉相的，那便早已飛黃騰達了，飛黃騰達了的，已有他們固定的世界，還和他見面麼？自然！看他落在陷坑裏援他一手的真情朋友，還是很多的，至於搖動着虛偽的

腦袋，見着他總是輕輕一笑的，那就更難說了。

世界上從沒有餓死過人的，還是在個人有奮鬥的勇氣、俱百折不撓的毅力，後面跟着的一大羣還是可望附帶解決的。然而人們啊！長期奮鬥，到了這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的時候，自己黑鬍子時期固從輕烟中成了過去，而沒有鬍子時期的快樂情景，在腦海裏也祇輕描淡寫的留些山殘水剩的痕印而已。摸着白鬍子，悵望着一生，會感着許多幻滅的悲哀吧！

我看書好像記得日本有位文學家，滿三十曾這樣說過：「人生到二十，曉得生的樂趣，到了二十五，曉得明的地方必有暗了，至於滿了三十，更曉得明多的地方暗亦多了，歡樂之時愁亦重了。」這幾句話我很同情，但我眼前不大恐慌，因為我距白鬍子時期還遠遠，滿三十還爭四歲，滿二十五多一歲，譬如有時狂風暴雨的春天樣，無論怎樣狂風暴雨，總覺得春天是可愛的。又如華燈夜宴的時候，明知道席散後那種淒寂之感是不免的，而總覺得眼前喝酒，談笑，是很快樂的。可是到了三

以後，「明多的地方暗亦多了，歡樂之時愁亦重了，」這未來的日子怕不好過了，然而有什麼辦法。

「我的女兒啊！」寫到此處，我心裏這樣想着：「到了你明白這鬍子的作用了，那時無論你對於生怎樣看法，悲哀一定扣着你的心門了。」想到這裏，我心裏非常難過。

這幾天我有空了，還是抱着伊玩耍，但伊對我「親一下」的請求，則搖動小腦袋嚴格的表示拒絕了。摸着筆寫下這篇文章，一是紀念我女兒滿一週歲的紀念，一是留待伊將來成人時生活的印證，至於追逐時代，完成伊的健全教育，是我第一次盡爲人父應盡的職責，同時也是我的志願，而萬方多難，人事禍福，就非我所能得而知了的。

一個炎天的夜裏

靜 波

這是一個炎天的夜裏，自然的權威，已經達到了頂點。空間雖沒有太陽，但炎熱却比有太陽的白天還要熱些呢，馬路上的行人，就好像熱鍋上的馬蟻，穿梭一般地來去。微帶綠色的電燈，從那玻璃罩子裏邊，放射出來的幽光，照在各個行人的身上，臉上，似乎都帶一種強烈的光刺，使你不敢正眼去逼視牠。沒有風，沒有雨；沒有星辰，也並沒有月亮。若要問這夜是個什麼夜？我不管氣象台的先生們，笑我不笑我，姑且叫做月黑天陰，永不退熱的暗夜吧！

在一條熱鬧的馬路的轉角，一個六十幾歲的老頭兒，帶着兩個孩子，頭頂香盤，跪在火一般的地上。他當門鋪着一張紅紅紙，紙上塗着許多像蝌蚪一般的黑字，也有兩三個銅元，七八個小錢，丟在上面。由他那棧黃色的皮膚，兩眼深陷；青筋

突出的樣兒看來，一望而知是幾天沒有得到食料的了！兩個孩子，更是面黃肌瘦，奄奄一息，伏在馬路上嚶嚶的哭泣，大的約七八歲，小的還不滿三歲哩！

離他身後，約十多步遠的地方，是一幢洋樓，樓上正吃着酒，划着拳，香煙嘴和蘋果皮瓜子壳亮，散滿一地板。幾個尖聲的女人，正在拉着她那不甚嫻熟的三弦子，一面唱，一面嚷的，在那裏侑酒。有些關客，時而把頭探出窗外，呼吸外間的空氣。

馬路當中的車輛，正和白天的水龍一樣，擁擠得來不開交。可憐這老頭兒的全家的影子，竟被這許多黑翅膀，把他遮住了！

忽的一個穿學生裝的青年，年紀約二十二三光景，手裏夾着一本書，走到這裏逕過。老頭兒一見，忙忙的喊道：

「先生！做點好事呵！救救我們一家子的性命呀！」

他的聲音是多麼顫抖啊！

那青年起初沒有注意，似乎還被他嚇了一跳。但他立刻用他的理智去判斷他眼前所遭的事實，他的意識馬上悟到這是一個極尋常的討飯的，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見的討飯的。

「喂！你那老頭兒，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呀？」青年開口了。

「先生我們是川北的人，可憐我們川北地方，連年都在天乾，年歲又大，收成又不好，土匪又多，損款又重。種在田裏的莊稼，你還沒有收進屋來，就有人等倒在屋裏來拿了，及到收來了，好一點的都一古腦兒給地主，債戶；搬去了！剩點穀殼糠糠，還吃不到半年的光景，也就搞光了。」

「以後又怎麼過日子呢？」

青年又這樣地問。

「先生！以後都是吃雜糧，吃紅苕；芋子。有些時候，還要去掘草根，刮樹皮子，挖白鱸泥來當餛飩；先生！不怕你笑，我們那年不啃兩天草根，不吃幾天樹皮

子，不挖些白鱈泥來弔命啊！今年真更不行了！這些東西，老早就給我們掘空了！我們沒有法，纔逃出來。先生！你看，我是種莊稼的人，並不是好吃懶做的，這樣的年辰，誰肯離鄉背井，出來找死呢！」

他說時，連連嘆氣，皺褶的面皮，已經老淚縱橫，黃豆般的珍珠，掛滿灰白色的鬍子。分不清，那是淚，那是汗了！

「你怎樣到了成都的？」

「先生我拖着這兩小孩兒，沿途討飯，吃也是一天，不吃也是一天。打算到成都來找他們的么叔，先生！那就是我的么兒，他是十年前，就出來當兵的，今年還只二十六歲。在鄉裏的時候，聽說他已當了什麼排長，駐在成都什麼北較場。但是走攏去一問，那裏有這一個人！」

「大概是開了差了？不然，就是……但是，只要曉得營連番號，也還可以慢慢的打聽的？」

「先生！再不要說了！後來我遇着個同鄉人，他纔說，你的兒子已經不在了！他是今年上春頭才打死了的。原來他和我的兒子是同營。他們的隊號，是邊防軍一團三營九連，先駐的是北較場，隨後纔移在山西館的。」

「你怎麼不去找他們的官長，領卹金呢？」

「先生！你說得容易喇！我的兒子在時，他們的隊伍還存在那裏。我們都還沒有見着他一個錢。現在人已死了，部隊已不見了！到那裏去找他們要錢？唉！他們的錢，是拿來修洋房子的。我們窮人都有分嗎？後來還是多虧那個同鄉，到處給我告哀憐。又找着他們那些舊同事，算是幫我化了兩三百銅錢。原打算依然回到家裏去，誰知冤不逢辰，又害了一身毛病。等到病好了，錢已沒得了！又不能再回去，其實回去還不是一死嘛！」

「你怎麼不把你這兩個孫兒，把給人家。或者送他到孤兒院？」

「我何常不是這般想，只是沒有人肯接手。先生！孤兒院在那裏？」

「在永興街！」

「唉！每天拖着他們，真是沒有法子，走了許多地方，還討不倒一碗稀粥。有時有些大公館，你還沒有擺去。就被他們的狗，把你嚇開了！唉！他們那些看門的，真比狗還利害。」

「那末，你應當到館子裏去要？」那青年指着後面的樓，對他這樣地說。

「唉！先生！再不要說起那些館子頭的伙計了，他們的殘湯剩水，寧肯倒來喂狗，寧肯潑在陽溝裏生蚊子，也不肯給我們叫化子救救命。可憐我們是兩天沒有吃過飲食了！……………」

他說至此，已經力竭聲嘶，再也不能往下說了！馬路上的行人，還依然闖，他面前那一對孩子，似乎已被這許多音響，把他的抽噎鎮住了！

那青年聽了這老頭兒一番哭訴，又看了他紙上的說白。一點同情心，馬上在他胸中掀騰來起。但他一伸手去摸他的錢帶時，他又不禁的噓了一口長氣。

「啊呀！可憐的老頭兒，我們都是被現社會的齒輪壓扁了的。你怎麼不先寫個信來問問，這兒是什麼地方？這兒是富人們的天國。你逃荒怎麼已闖入別人的王宮裏來了？」

說到信，他方纔想起他書裏還夾有一塊錢的郵票，這是他日間剛買來打算要寫幾封掛號信用的。想到牠，他好像得了救兵似的。連忙把牠檢出來，通通遞給那老頭兒。可憐那個無知的老頭兒，他還以為這位青年，在哄他，在和他開玩笑，瞪着眼，只是不敢接受。那青年又告訴他，這是可以換錢，這是可以買飯，與銀票有同等效力的。那老頭兒方纔似信不信的，把牠接着了。

「啊呀！無知的老頭兒，可憐的蠢漢，你的古董，你的直率，大概就是你挨餓的張本吧？你的比羔羊還要馴服的性質，當然只有請你永久挨餓了！」

那青年走不幾步，又回轉頭來，憤憤地這樣的說。

馬路上的電燈，似乎更加慘綠得可怕，樓上的歌聲，却也更漸悠揚得好聽。

牆地有幾個穿着短旗袍的密斯，手裏捧着許多花花綠綠的東西。邊說邊笑的，正從一家招牌上寫着統辦全球貨品，採買玉洲特產的百貨公司裏面走了出來。書篋還隱隱跟着幾個男人，但離得很遠，大概她們或他們，都是帶着幸福歸去的吧！

呵，那可憐的老頭兒……這時青年心裏對於那可憐的老頭兒的前途的命運，憧憬着無限悲哀。

幾片紊亂的情緒

蘇里虛生

一

人事牽引，濁世披猖，憂勞其心，事役其形。久欲披剃以袪婆一襲，了此辛酸一生，只以情根未斷，徒滋苦惱耳！且近來各地廟產，大半都被公家提去，菩薩香煙，亦全賴僧尼化緣維持，要想靜對古佛清燈，消受清閒，際此世紀而斯種希冀亦若緣木求魚也！

二

噫！心傷之餘，只「問此天涯倦羽，應向何處棲遲」？

「唉！我太對不住我老邁的媽媽了！」近來我常常這樣的慨嘆，繼而流以清汪汪的淚珠。

唉！我真對不起我的媽媽，我的媽媽現在她已經是年逾花甲，兩鬢皆斑而老得弓腰背駝的了，要是她的兒子像別人樣有中用的話，她不消說至高無上的「老太婆」的尊稱是被諂媚她的人降得厭了，像這樣的天氣，她在夕陽西下時也可以用「四個滾滾」代替她走路到華西壩前或春熙道上去兜一兜風，以後再到大舞臺去聽一聽高雅的琴韻……

——誰個老婆婆不願意她的兒子有中用，使她得着這種清閒的幸福呢？我的媽媽對我的願望自然也不能出乎例外，可是她對我的願望是終歸於空虛的破滅了，唉！我這個不中用的東西怕沒有副她希仰的時候。

媽媽！媽媽！我真對你不住，「養兒防老」，現在你已經是龍鍾的老人，但你不肖的愛兒還不能使你得着一刻的清閒，使你終日為生產而勞動在這烈日直曝之下，唉！你為勞苦與憂愁而剩得的穠稜老骨，照這樣還再能捱持幾朝呢？媽媽，我負罪滋深，殺亦不赦，請你去向強者借一隻槍來了結我吧？免我長年在外飄零，多增

你窮寒倚門之一番苦慮！

唉！媽媽，你對我的希望照我的經驗看來，大半是屬於空虛的幻滅了，世紀此際，橫豎是沒有微骨生就你的愛兒發展前途的機會的，所以我那天想到你老境難堪而悲痛至極得神經麻木時，我曾這樣想：我要跑去輪臥在春熙道上，讓那汽車來把我碾死，我早托好的友人去把我的命金領得時寄你，這或許還能助你老境生活之一部……

我頹然而沒力的跑去市政公所一間，得到的答詞是這樣：

「碾死人賠償命金的數是不一定，但只怕你撞着太太小姐們的汽車還是白白的討死。」

——啊！命金的數是不一定，難道人命都有貴賤之分嗎？不錯……：……：春熙道上飛跑的汽車有幾乘不是太太小姐們的呢？汽車除大人先生而外那個有能力去買來代替走路呢？……：……：唉！媽媽！怎了？

錢！錢！錢！你是埋藏於深山土裏的礦物之一種，你的確萬能，你能支配一切事物，但你太趨炎附勢，而對弱小者太萬惡了。

農工因失業變而為盜匪，他拿性命來拚起去搶人為你，婦人因生活無着去當娼妓，她忍恥含羞去買性肉也為你，多少剛直不阿的志士，也因衣食迫促而為你去販賣靈魂，在大人先生前去奴顏婢膝……總之你的魔力太大，你真是萬能。

我的命運與你無緣，我生來就在同你拚命，所以我這短促的二十餘年中硬拿給你把我欺負够了，「一個錢逼死英雄漢」，但我無論如何是不得被你屈伏而崇拜你，………唉！錢，你壓榨我，我終會有蹂躪你的時候。

有時我為你把我播弄來幾日夜不得一顆飯下咽去鎮壓五臟神時，我曾逼得來這樣幻想過：我怎麼不像李老君樣在他母親的腹裏能談話哩？如果我也像李老君樣能在母親的腹裏談話，那麼當母親要我下來時，我該預先問母親一聲有錢沒有？如

果母親答應我說：「沒有錢」，這嗎我無論怎樣是不肯下來的，就在母親的腹裏住着，等到她找得有錢時我才下來，不然，我就在母親的腹裏蟄處一生，隨她的死滅好了。

四

國民革命，是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去打倒列強，剷除軍閥，以求得自由平等，以求得資本節制，地權平均，來解決唯一的民生問題，這是現代一般革命者所共唱的調兒公認的主義。

好！我國把專制推翻，改建民國來已經是二十年了，我們睜開眼睛看吓，民國以後，苛捐雜稅，比以前更層出不窮，人民愈是呻吟，在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之中的，這種國民革命哩？不免令人太悲觀了！我想真正的，澈底的，國民革命不是這樣吧！

五

久想把我這「剪不斷，理還亂」的煩愁寫點去賺朋友同情的血淚，和取得朋友的同情而慰我滿懷的悲憤辛酸，結果是不能如償以願，因提起筆來總是把紊亂的煩愁抽不出頭緒，儘牠由內心爬上眉梢，整日夜的壓到我在愁城好了。

可因為這樣，所以有多少朋友都懶得寫信去，而尤其是孔佳兄在臨去丹稜時叫我常常和他寫信，但是他去很久了，或許他已望斷雲天，我報答他的是「一別音容兩渺茫」。咳！這我問心也覺不安，太對不住他了，沒法，我只有求他原諒！——對雨膏，玉彬，澈眠，百里，世果，高義……：……各兄都一致這樣的祈求——

六

我很後悔，我悔恨我不該使神交的朋友們能認得我，使他們對我以前的那種抽繪的心情沉降。——甚至於轉為藐視。

這點我很相信以前識傾注我的人，他的心裏一定是「久知其名，未見其人」的常常把我在他腦膜上五花十色的抽繪着，但一見面以後，他心裏便立地起了「見面莫

如聞名」的異樣之感想了，這是我言語不足以水人，衣服不足以耀人，面貌不足以驚人而獲的效果。

未識時傾注我，見面便惡感我的朋友們，否，先生們，漫道說只你們才有那樣的感觸，就是我自己也憎恨我的嘴巴上爲什麼沒擦蜂糖而談不出甜蜜的話，怎不穿着西裝而惹人的虛炫，更是怎不厚塗雪花精掩飾自己被風塵而蒼老的貌。

一九三一，七，六日寫

于暴風雨之後

春熙路

靜波

自從有了「春熙路」三個字的名詞出現後，成都市的市政，好像已由十八世紀一躍而入二十一世紀。實在的，牠——春熙路——不特做了王孫公子，達官貴人；流氓驕神，太太小姐的酒肉遊戲的徵逐場。同時還做了這個社會的推動機，工廠裏的鍋爐。

假設成都這個地方，要算中國的西部的上海的話可以成立。那末，春熙路亦可賊作南京路第二了。不過南京路是猶太人的資本，中國人的血汗創造成的。而春熙路則是成都人的資本，浙江人的心血煊染出來的，這一點微微有些不同吧了。

要是我們每天一出門，遇着朋友，他第一次問你的。朋友！好嗎？這兩天在什麼地方玩？接着就是轉春熙路沒有？今天我們逛逛去？這一類子的話。碰着黃包車

夫，他向你兜攬生意的，他第一聲問你的，當然是先生車子！接着就來一個「春熙路麼？」要是你不開腔，他有功夫馬上把你拉起朝那個方向走。許多密斯，密斯脫；他們的目的地，更是離不開春熙路。好像除了這個地方，這九里三分半內，就沒有再好玩的地方了。當然咯！這些都是漂亮的人，你不叫他去轉漂亮的地方，難道叫他去轉皇城壩，轉新化街不會嗎？有幾次我還在想：要是我有外國朋友來時，我第一次請他逛的，就是春熙路。其次纔請他去參觀華西壩子。什麼白花潭，望江樓，武侯祠，等等名勝地方，當然不值一看了。

我還記得，民國十年，我們在省的時候。這條春熙路，還是一個頹敗荒涼的破衙門。裏邊有一所學堂，講的是款待囚犯的章程。我有一個姓鄧的朋友，他就住在裏邊研究怎樣去款待囚犯，怎樣去化導囚犯？怎樣的使囚犯視地獄爲天堂？這一種的法子。我每天午後，沒有事的時候，總要去找他談談。每值更深人靜，明月在天，我一個人從學堂裏邊走出來，看那牆邊的黃菊，微微地吐着幽香，幾隻蟋蟀，在

衰草蓬蓬中，迎着西風而舞，口裏唧唧，不知唱些什麼？秋的輓歌嗎？抑或預祝光明之來到？

光明果真來到了，屈指算來還不滿十年。昔日秦臺之區，一變而為朝朝歌舞。昔日殘磚斷碣，已給馬路做了鋪路的細沙。大堂西偏的一株海棠和那兩樹梨花，更不知漂到那兒去了！剩下的只有一棵長青的矮柏，還在「聚和長」門前，和着風雨飲泣呢！但牠的壽命，又是何等侷促啊！

有人說：春熙路是我們成都的精華，是代表西南的文明的。哈哈！說這話的人，我不曉得他的眼光究竟在那一點？講商務不及叙府瀘州，講實業不及嘉定綿陽的成都，牠的好處，究竟又在那一點？這春熙路有什麼資格，敢代表西南的文明？不是說牠——春熙路——的房子修得特別整齊，街道修得特別寬敞，輝煌新奇的貨品特別堆得多，人來人往特別熱鬧吧了！其實這些華貴的東西，我們只問問，是中國貨嗎？還是舶來品，是必需品呢？還是奢侈品？是大多數人所需要的？還是供少

數資產階級的享樂的？只要你肯去仔細地分析一下。包你不會承認牠可以代表近代都市的文明的。

近來洋貨商店的特別發達，許多商店，都染着歐化的習氣，利用廣告來宣傳。利用漂亮的學徒，或年輕的女子來招徠主顧。於是爭奇鬥妍不惜花銷的，你去找兩塊年輕的姑娘，我也去找兩塊漂亮的小伙子。你也打着統辦全球貨品的招牌，我也寫着採購五洲名產的字樣，聽說有些地方，人肉也在賤賣，比上海的青蓮閣還要荒唐，有些澡塘子，理髮店，比法蘭西姑娘的按摩，還來得有趣。你足不出夔門的商人！你們這種不務實際專講皮毛的辦法，是不是飲鴆止渴，自速敗亡的政策嗎？你們只知一個子賺錢，並不顧社會的道德，廉恥，引誘別人去墮落，供你自家犧牲。資本家刮了地皮，不能不在你們這些地方來花銷，軍閥，政客；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吸盡了民脂民膏，不能不向你們找出路，可憐整個的社會，都是被你們攪得稀濫。可憐大多數的窮民，都是婉轉呻吟，做了你們拜金主義下的犧牲者。

如果你們辦的外國貨，如果盡是些原料，我們當然歡迎。如果不是原料，而是大眾所必需的商品，我們也還是不能反對。但是這些東西呢？這些東西都是由中國出去，由外國回來，經過外國的工人手裏搓上兩搓，揉上兩揉，便不出能不是最高的代價把牠贖轉回來。有些時候，出了最高的代價，贖了回來，還自己不能享受，眼睜睜望着別人去玩格，開派；這都是你們的罪惡呀！

自從一九一七年的大戰告終，帝國主義者，曉得軍事戰爭的非計，大家更把這商戰，認得更比軍事還重要。每年由外國到我們中國來致察的商團，真是這批來那批去，絡繹不絕於途的。但是我們這些老死在四川的貴大商人，恐怕十年子，也還沒有有一個考察團到外省去？更談不到外國了！假使你去一看外人經商規模的宏大，出品的豐富，政府與民間那樣合作精神的熱烈，提倡國貨的踴躍，愛國心的濃厚。再想到自家從前的荒謬，貨品的稀劣，自己經營的不正確，對社會的漠視的不該漠視。包你會汗出如瀋，馬上回來，擱去你的統辦寰球貨品招牌，而代以專辦國貨

的字樣了。

一九三二，七，十六晨六時寫畢

山中

儀父

一，詩的夢

清幽的溪谷啊！這裏的流水，真是清寒澈骨：

疲乏了的我，不禁爽然的站住了脚。引導我的都一串背礦夫們都「嘿！」的一聲吹着口哨，把手杖撐住礦籠在休息。

上面只覆着一線青色的天空，兩側的峭岩掛滿了綠色的藤蔓，清澈的溪水在慢慢地慢慢地流着。翡翠鳥循着水面悠然的飛去。湖邊一條橫臥的藤枝，尖端接近了水，在那裏飄蕩着自然的節拍。

啊：清幽極了，我漠然的凝視着這溪水！

我，駝載了繁重的往昔而來的我，已被流水的清幽，洗去了人生的煩濁！

飛着銀鍊般的瀑布，在這旁的山角處。從陡峭的崖上，渺無聲息的落下來，只有春雨似的微點，像一匹夢兒一樣飄渺的輕縮。

呵！詩的夢啊！

林息在重壓下的礦夫們，抹着臉上的汗珠，燃起旱煙來了！

回盼着溪外的遙遠的天空，呈現了病一般可怕的昏暗的臉色，那是被礦工廠的烟霧所塗滿了的。

二，孤獨者

我真可憐他，像孤鬼樣的在這寂寞無人的空山中，度着驗驛的單調生活。

驗驛在山的脚下，恰當礦工廠到礦洞的二分之一的途程的地方，爲了便利礦夫們息脚及驗票起見，建造了三間房子在這裏做驗驛。那時便派了他在這裏管驗票。

他，圓圓的面孔和眼睛，帶着健康的膚色，嘴上的堅硬的八字鬚。保持着他歷史上的威嚴氣分，一年四季老穿着短棉馬褂，已經放着閃閃的油磙的光。我從第一

看到末一次爲止，他始終是和霽的沒有看見他發過一次脾氣。上山下山的礦夫們到了這裏，照例喊他一聲「總爺！」他便把他們的憑單取來一一的戮上一個圖記，他的責任就算完了。茶，是早備好了的，他們休惡了一刻，在懷裏掏出了午餐——一個很大的玉麥餅，吃着。冷天，他們就圍住火坑，烤午餐吃。隨吃大家隨談天，總爺是當談話會的主席。他們報告他關於鎮上的事情，廳裏的事情，山上的事情，總爺總是正經的批評着，因爲他對這各方面的情形太熟習了，雖然他爲了職務的關係，三十個年頭沒有離過這裏。談話一高興起來，他就談着打藍大順的故事，一手抹着鬍子，似乎顯出他當年的「把總」的威風來。而且，老是這樣樣着，「啊！我算了！」。他爲了表示他的身分起見，常說着：這個工廠的第一個總辦，還是大紅頂子咧！委員都是二品官！像這個驗驛都要派總鎮來把守。

他是沒有家的，這裏就是他的家、真的，他愛護驗驛就完全像愛護他的家一樣，礦夫們就是他的兒子一樣，他異常的留意着他們，他們的狀況他沒有一點不熟習

，總是時教導他們不要浪費呀！存自己的良心呀！大家要謙和些呀！他們也非常敬他服的話。他很快就來了，自己做飯，在溪裏提水，給礦夫們準備茶，燒火坑，自己收集柴火，他的門口總是常常晒了許多柴料，屋後也堆塞滿了。他的生活就這樣一點也不改易的生活下去。

我每次走這裏過，他總是非常尊敬和殷勤的招待我，並且總是留着吃飯，特別的爲我做雞蛋湯——這是他自己喂的雞下的，頂使我驚異和喜歡的，就是吃飯的鹹菜，又漂亮又好吃，也是他自己做的，吃飯的筷子也使我感到快樂和興味，山裏的筷子照例是自己做，用這裏特有的筆桿竹做成的，但總沒有總爺的筷子精緻，擦得溜油光像象牙筷一樣的干淨。

我每一次看見他，就興味着這是一個魯濱孫式的人物，我常常可憐孤獨的他，然而現在飄泊厭了的我又轉而羨豔着他，我沒明其妙的對他起了尊仰的念頭，我想：這個典型的古舊人物總比埋在過渡時期的青年們要值得欽佩得多，他雖然是一個

沒有弟兄沒有兒子沒有女人沒有親戚沒有世俗的所謂朋友沒有家庭的孤獨者。但是，他的靈魂是不孤獨的，他永遠是愛着深切的愛着從這驛站上來往的人們。當一個礦夫離去了他的職業或者病了，他總是念念不捨的嘆息着。一個背礦夫墮下崖去死了，他常常是把他存着沒處用的錢，買一斤錢紙，在山脚下替他燒。因此，我被他感動得流淚了！

三，朝

朝，裝點了鮮艷的新妝。

山景，是現着鮮明的色彩和輪廓。羞澀的山峯都露出他們的顏面來了。光明處是橙黃色，陰影處是淺藍色，調和着明快的調子。

曲徑上的翠竹，少女般的婆婆舞弄她們的鬢影，清露飛上了我的衣襟。黃小花兒悄悄的躲在路的旁邊。

傳聞着做過王子的仙居的遠峯，已揭去了他神秘的面障，在反射的朝陽下，幻

化出斑斕的色彩。

四，洞

我照例提了亮子走進洞裏去了！

下洞是要走過危險的本梯的，木梯恰當陡崖的旁邊，常常被溪水浸潤着，兩邊已生滿青苔，又濕又滑，真難走，假如你向右側方一看，懸岩萬丈，渺無際涯。現在我已習慣了這種危險，安然的走下去，到洞底的時候，草鞋已經濕透了。黑呀：眼前只是夜一般的黑。耳裏充滿了叮叮叮叮的清脆的聲音。漸漸的光亮起來了！像螢火虫似的燈光，四處浮動着。我一步一步的往裏面走。從光亮處飛散出許多聲音，「呵！大管事！來了！」——這是他們在向我打招呼，尾音被洞壁反射出清響一般的回響。從四處浮動的燈光下，顯現着許多黑而黃的面孔，帶了緊張的神情工作着。我一一的用線尺印着他們所打的火藥孔，記上他們的工作成績，我的工作便算完了！呵：我真慚愧！我轉身準備出去了，耳裏還充滿着清脆的聲音。我心裏計算

着，他們一個人每天要把堅硬的礦壁鑽進一尺二三的深孔，一月，一年，一百多丈深，呵！勇敢的人們！

五，黃昏的哀調！

這是一支黃昏的哀調！

白雲流入山谷裏，像飄渺的平湖。一切都踩進茫茫中去了！蒼然的危崖，倩秀的青峯，玲瓏舞袖的翠竹，嬌小依人的曲徑的黃花，一切的色相，都幻滅在夢似的黃昏裏。

悠遠的流水的溪聲，在白雲的山底。

白雲潮水一樣的湧進窗裏來了，這座小小的屋子就沉沒在霧的海中。礦穴裏的炮炸聲，接二連三的轟震山谷，這暮色蒼茫的宇宙，似乎漸漸在炮聲中毀滅了！

六，小屋的世界是廣闊的

這些不見太陽的人們，出了小屋就鑽進洞，出了洞就鑽進小屋。他們真是驚得

和烏鴉一樣，除了半條氈褲而外，全身蔭蔽了黑色的塵垢。呵！可憐似的！但他們一鑽進了小屋就豪華高興得使我驚異。小屋并不如你們所想像的那樣貧乏，牠是具有豐富的內容的。小屋的組織，是分做許許多多的巢穴，牆壁厚，不通光，——小屋所給我的第一次的印象，就是這樣的不潔和簡陋。然而，小屋的社會的組織和意義（目所不能見的），令我驚訝的漸次發現着，我於是像莫爾甘似的漸次探險着，可是，直到最後，我用科學方法還不能整理完小屋的一切——從經濟的以至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藝術的……。

小屋的人們，都是弟兄們，上有一位大爺和兩位管事，這就是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大爺和管事們管理和處理他們之間的一切事件，然而大半是依了小屋裏的習慣法的。小屋裏賣有煙和酒，是從鎮上販來的，這些商人就是管事，弟兄們鑽進小屋裏就沉湎於煙或酒的高度的興奮中，他們每月的工錢就為這些商品所吸收了去，不過小屋市場的買賣並沒有那樣嚴格的要現錢，月終在賬上三下五除二扣了

完事。小屋裏的娛樂。唯一的是賭博，弟兄們一年到頭都在拚着他們的幸運，贏了錢又在市場上去交換與奮劑。但是失意的困窘的人們有甚麼辦法呢？然而，小屋裏是有一個金融機關，拿來做調劑市場用的。弟兄們沒有錢，可以有利子錢借，放利子錢是大爺的特權，管事們經營着，放出去的錢月終在工錢上本利扣清。弟兄們的生活的規律，大致可以說是：流着汗打炮眼——借利子錢——賭——煙酒的興奮劑——工錢扣利子錢，歸納攏來可以說：他們生活要則是「血汗的勞動」「神經的刺激」。總之，小屋有牠特有的風俗和習慣，人們在這個特異的國度裏，度着他們特有的生活，不與外界有何干係——小屋裏的世界是廣闊的。

七·人散後

人散後，山上徒剩了青光。

灰色和黑色織成的夜景，發出了無涯的冷然情緒。月睜了懶倦的眼，載着沉重的夢兒，慢慢的慢慢的爬過天空。我遙送着月兒，浮遊在雲海中。呵！月呵！你有

的只是光明！你一切都無留戀！爲甚麼你今夜這樣暗澹呢？爲甚麼你明鏡似的玉體會帶着淚痕的斑點？你一切都在，在一切無常的色相裏，在繡簾初捲。在午夜的玉樓前，在簫聲幽抑的廿四橋邊，在曉風嫋嫋的楊柳岸，這千秋的無常的曠悅，是否化爲了淚痕的斑點？你倦了，載了沈重的夢兒！我呢？乘了生活的孤舶漂流到荒山裏來了！

被硬性的時代磨壞了靈魂的我，似乎應該漂到荒山裏來吸吸新鮮空氣來調養精神的殘廢。呵！三個月了！這三個月的風霜的磨煉，覺得淒然。但一想起打礦壁吃飯的弟兄們，又不禁使內心慚歎，「點點人家的工作，就算工作」無所事事的混飯，在火爐旁邊平平穩穩的拿錢，還要憂鬱！身體愈安閒的人，腦經愈複雜，教育陶養出來的人們，都是畸形的產物罷！假如把我的思想告訴給他們聽，他們一定會笑掉牙巴。幸好，他們已經酣睡了！

無常的人生，無常的宇宙，傷逝甚麼流光，輓懷甚麼幻滅，把生活付與流水能

！讓牠自由自在的流，讓牠自由自在的住，不要執着。你，生活陣線上打敗下來的傷卒，熱烈的心像死水般的沉寂，花一樣的青春已一瓣一瓣的褪落，收拾起殘灰罷，拿你智慧的甘泉去潤潤生命的枯澀。黃金的繁華，終不抵白玉的明潔，流水，你流呵！但願不再乍起狂風，吹縮了裊裊的漣漪！

「誰能如那沙鷗呢？」

她光明地來，

光明地去！

她淡然地飛，

淡然地住！

「何處不是清泉，何處不是流水。何處不是白沙青蘆堪棲止，飽了時便載歌載舞，餓了時便共飲共食，不管牠陰晴雪雨，不管牠住飛來去，只是，淡然地，光明地！只有階前的麻雀，籬下的雞，才爭着隻虫和粒米」。我這樣的慨嘆着，微風吹

到臉上來了，充血的頭腦，覺得清涼了許多。

銀色的光，鋪滿了山上，衝出雲圍的月亮格外光明得多。

八，英雄的人物

「暗夜裏。」

「乘了大家在工作疲乏後的熟睡的時候，鐵腳李悄悄的一躍起床，緊了緊腰帶，把一把雪亮的防身小刀插進腿肚裏，躡手躡足的出了小屋，下山一撒腳就不見了，小屋裏還充滿了甜蜜的鼾聲。」

——在這個暗夜裏，隔小屋八十里的地方，出了個非常的事件，趙肥鼻被打搶了，損失了兩三千銀子，被蓋都失掉了三四十床，長年還被殺死一個，是十幾個人來的，都是明晃晃的刀，還有兩桿毛瑟槍。

「天亮了好久，弟兄們在幹飯了，鐵腳李例外的還沒有起床，還在非響常亮的在打鼾聲。『老李！老李！起來得咧！幹飯了！』老李一翻身，『唔！』的一聲又睡了」

，「老李！怎樣今天這樣睡得？」他在床前搖着老李，要把他驚醒起來吃飯，老李一噌咯起床揉了揉眼睛，「昨晚困不着，早晨正好睡，又要喊，咱老子怪不舒服的」老早例的幹了飯，進洞去了！

弟兄們一個個目瞪口呆，心裏怪跳着，又莫明其妙，山前滿是穿紅號褂子的兵勇，刀出鞘，弓上弦，雄糾糾的來來往往，「一個都不許動」，長八字鬚的總鎮發了一聲號令「搜！」七八個壯勇一齊動手，把個小屋鬧得天翻地覆，一床繡花被蓋一個首飾皮盒搜出來了，說是在老李的床底下，八字鬚吼了一聲把老李縛雞似的扎起來，「唔——唔——」的銅號聲隊伍湧下山去了。弟兄們心裏才有點明白，好似石頭落下去了，呵！老李的事！

「事後一打聽，才知道趙肥鼻的事發了，那晚有老李，有的說：

「呵：是！次日他困了一個早晨咧！」

「大家齊聲說：「呵！是！是！……」

我聽了這段小屋的英雄的故事，覺得更對小屋起了非常的敬意和興味。他們并對我說：「外間鬧了大難子的，都溜到洞裏來！還有張大娃，金槍將，大頭疤子：

……

他們并向我解說：「鐵腳李真利害，從小屋到鎮上四十里山道，他黃昏時分沒事一趟下山去打酒，不要兩桿煙，他就打回轉了，」我舌頭伸出幾乎收不進去！

誰信那些黑鬼似的人們裏，潛藏着一些英雄的人物呢？

我以後每看見了他們，總是眼光銳利的在他們身上個個的搜尋着，想從他們當中發現出一些英雄的氣分和老李似的人物，然而，結果，竟沒有找出一些兒證據。

隨筆數則

魯頓

一 清晨

清晨我攜着我的幾個孩子緩步在寶石山上。露珠沾滯了我們的鞋襪，露水打濕了我們的衣裳。遠遠望見錢塘江邊，一朵朵白雲乘着曉風飛跑。

須臾，捧出一輪紅日來。

紅日照在湖上，把熟睡的西子喚醒。週遭的景物，漸次呈入眼簾。樓船和小艇，也漸漸地移動。

一個披蓑衣的牧童，騎在一隻水牯牛上，短笛無腔的信口吹起他的歌調。孩子們聽了，不禁歡呼起來。

我檢了一葉紅葉，在上面題上「我」「你」「他」三字，教他們認識。

山中的歲月，真比熱鬧的城市，來得清閒而優美。我在此認識了天地的自然，與造物的偉大。

二 之江潮

狂濤洶湧的浪花，從那海洋深處捲了過來，衝破了尖山口，衝破了八堡塘。把東流的錢塘江，西瀉在百十里以外。

江潮迎着海潮，合着日月的吸力，蔚為海內奇觀，覺天地為之眩色。

一陣陣金戈鐵馬之聲，深深打入了我們的耳鼓，惹起我無限愁思。

呀！這不是東隣艦隊，駛入我們的海防麼？這不是哥薩克騎士，踏上我們的陸地麼？

同胞們，快起來，收拾這破碎山河，敵人已深入堂奧了！還在沉沉酣睡，怎的

？

三 薄暮

薄暮我躺在一張剛買來的沙發上，正在那裏閱讀本日的新聞。旁邊走過我的三個孩子來，一個問我要買書，一個問我要洋囀囀，最小的幼兒，則教我把他頸上的項鍊解除下來。

呵！兒童們呀！我可愛的小天使，你們都是上帝的寵兒，都是將來社會的主人翁。你們也知用你的智慧，去尋求你們的光明，用你的力量，去開拓你們的運命。你們的心中，並沒有機詐，並沒有渣滓，你們只知適合自然，並沒有應付環境，然而環境却是供你使用的。

來！來！上帝已經替你們設下座次了，『在天國你們原是偉大者。』

四 蘇小墓前

絢縵的彩霞，已經沉埋在西天之一角。暮色籠罩了湖上諸山，渺小的湖心亭，和阮公墩，都模糊認不清楚了。

我靜悄悄地一人打從墓前經蘇小過，墓中人圍着黑巾，張開兩臂，徐徐向我招

手，旁邊一隊青年情侶，正在那裏 IN THE 呢。

你年輕的年輕的青年男女們嚟！趁着你青春當兒，趁着你熱烈時候，多多擁抱一會，多多歡娛一會。

夜色漸漸圍攏來，黑暗把光明吞滅殆盡，這一隊情侶，竟被墓中人呼了進去。

恐怖之夜

蘇子涵

夜之神佔領了整個的宇宙，天上既沒有一顆星，北風又呼呼地吹，愈顯出夜之嚴肅來。然而，并不怎樣黑暗，到處都可看見火光，映紅了半邊天，子彈的火星不住地飛躍，炮聲，炸彈聲，以及各種槍聲轟響着，打破了夜的沉寂。

整個的上海均墮入戰爭恐怖裏。

這是中日開戰後最激烈的一戰，雙方損失固然不少，而毀於炮火下的建築物更不知有若干。無辜民衆也死了無數，這劊子手便是日本的國軍。

在虹口公園附近，一間中國式的房子裏，露出微微的燈光，裏面陳設很簡陋，青年炳與他的家屬對坐着，都默默無言。

外面的大炮聲與機關槍聲已由密而稀，喊殺聲繼之而起，這喊聲震動遠近，顯

然兩軍已肉搏了。

「唉！……」坐在床邊老婦的嘆聲，打破了沉寂的空氣，「炳兒，這怎了！打了這幾天了，還沒有停止的消息，四面都是火線，逃又逃不出去；再過幾天，不拿給槍打死，餓也會餓死了！炳兒，這怎了！」

「媽，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啊！」青年炳如是回答，「是在中國地界也還不要緊，這又是日本鬼子佔領的區域，真是沒有辦法；我們幾天沒有被炮彈把房屋毀去，沒有死一個人，總算天幸；以後只好聽天安命了。可惜我沒有槍！……」

「啊！炳兒，我真駭昏了：那日本兵野蠻得很，我們還不要緊，你那綉妹呢？……」

「哦！」青年炳也凜然了，沉吟不語，看着坐在床前的綉妹，這是一個年剛及笄的美好女郎，好似含苞待放的鮮花般嬌艷，雖然這時因恐怖而臉上變成蒼白，但終不能掩她那可愛的秀色。

「媽！……………」[綉妹也接不下去，只轉視着她的母親與哥哥，滿眼充着驚慌與乞憐的表情。

青年炳仍在沉吟。

過了不久時間，外面的喊聲漸漸沉寂，戰神已收去他那可怖的網羅。

「這也是沒法的事：」青年炳終於說了，「誰也知道日軍野蠻，尤其對於我們中國人，然而，逃是逃不出去，屋子又只有這點大，綉妹也無處藏躲，假如日兵真來了……………那，只有看綉妹的命運！」

「天！天老爺，你……………你保佑我們吧！我們以後待平靜了，來與你老人家還願；你……………你保佑我們吧！呀！我的炳，我的綉，惟願日兵不來才好！」

「他……………他們……………來，我……………便，便……………去死！」綉妹混身都在打戰。

「綉！你……你不要……這樣！」

「媽！急甚麼呢？沒有辦法的事，聽天安命吧！聽！現在外面槍聲也稀了，也沒有聽見賊殺，大約戰爭是暫行停止了。媽！你老人家也駭够，且去睡一會兒養養精神；綉妹，你也去歇歇罷！」

屋子裏的空氣復歸沉寂。

：

：

：

：

撞門的聲音把青年炳從夢中驚醒。他仔細聽，門外槍刀聲與語聲嘈雜着，那分明是日軍；他的臉色也由鎮靜而變成驚慌。

門是不住地撞，青年炳先自己鎮靜一下，迅速地把他母親與妹妹叫醒，她們都因驚駭與疲乏而深深地沉入睡鄉。

「媽！日兵來了！」

「炳！甚麼？」炳的母因尚未清醒，沒有弄明白。

「媽！日兵來了！」

「哎呀！這……………怎樣辦？」

「啊……………啊……………」
「綉妹更說不出話來，只有打戰，哭。

門外罵聲起了，撞得愈急，那門已經動搖。

「現在，只有，把，綉妹暫，爲藏起來！」

「藏……………在那裏呢？」

「床背後！不對，床底下！床底下！綉妹，快！」

「我，我不……………我……………死……………」
「綉妹已倒在地上。

「綉！不要……………」

「綉妹！床底下！快！快！」

「炳哥！我……………不，走不……………動！」

青年炳跳過去拖起綉妹，扶着她向床走去。

這時，綉妹尙未藏好，門已被撞倒，擁入四五個日兵。

「吧。」一顆子彈穿過瓦，射入虛空去了。

「不許動！」日兵的中國話很純熟，用槍指着他們。

「你們藏着有武器沒有？」另一日兵問。

「沒有。」青年炳很鎮靜，與綉妹站在一塊。

「搜！」

日兵開始搜檢，一切陳設都弄零亂，物件丟了一地，最後連床上的被褥也扯了下來，睡在床上的小弟弟也摔在地上，摔得怪哭。

「嗚……嗚……嗚……」小弟弟不住地哭。

炳的母已駭得打戰，但看見她的幼子這樣，忍不住便想上前去抱他，綉妹也有同樣的舉動；然而，槍口刀尖指在胸前，「不許動」的命令又從日兵口中吐出，只有看着小弟弟。

「嗚……嗚……」

「你們搜檢完了，有武器沒有？」青年炳冷然地問。

日兵們不理，只直視着綉妹，綉妹的心臟不住地跳動，恨不有地縫便鑽下去，或立刻就死，然而兩者均不可能，只好低着頭。

「嗚……嗚……」

日兵中最兇惡的一個，突然繙着眉，一把將小弟弟抓起來，兩手握着小弟弟的腿，倒提着，只一擄，擲在地上，小弟弟已沒有聲息，鮮紅的血流了滿地，一條小生命已還了太空。

「呀！……」炳的母不顧一切地撲在小弟弟的身上，她眼看着他的小子這樣慘死，悲痛到極度，已暈過去了。

青年炳兩眼充了血，怒視着日兵，雙手緊握着。

「喂，那支那姑娘，同我們去玩玩。」

「哈，哈，同我們去，好玩呢？」

日兵已走近綉妹身邊，伸手去撫摸她微聳的乳房，青年炳一手護着綉妹，一手把日兵的手格開。

「哦！你還要抗拒！來，試試看。」

日兵都上前了，青年炳雖極力護着綉妹，然而終被分開，綉妹已被日兵拖了過去。

青年炳不知怎樣好，是救暈在地上的母親，或正在危急的綉妹；略一躊躇，最後決定是：「同這些禽獸拚命！」

青年炳向日兵撲過去，那日兵便給他一刺刀，他仍不退，繼續相撲，與日兵扭成一團，不久，在刺刀叢刺下，騎着青年炳血肉模糊的屍身。

同時，綉妹被日兵擁抱着，強行接吻，她竭力掙扎，呼救；呼救當然不可能，掙扎也終歸無效，她那處女的櫻紅嘴唇，終於被強吻了，她也昏倒在日兵的臂上。

同時，炳的母已經醒轉，看見炳又慘死，綉妹正受侮辱，臉上已變成死灰。

「日本鬼子們！你，你害得我們好！我同你們拚了！來！快殺死我！」炳的母戰抖抖地站起來，準備向日兵一頭撞去。

「噓，噓，殺你容易。」刺刀已刺入她的小腹中。

青年炳，小弟弟，炳的母，三具屍身不規則地睡在地上，血肉模糊；半死的綉妹，也在日兵們嘻嘻的笑聲中，脫盡了上下衣服……

這時，東方已微微現出魚肚色。

二十一年三月六日

知 遇

印 證

可法拖着兩隻笨重的腿，帶着滿腔悲憤，惘惘地走出廠獄的後門來了。

後門外是一片草場，有幾匹野馬在那裏嘶呻着，旁邊無數小鷄，正在剝食場中遺留下來的松果，啾啾地追逐不已。

在一排松柏當中，圓圓地起了幾個小阜，這是人家把松柏砍來當做柴燒了，而故意遺留下來的渣滓，抑或前面獄中，無辜地把人毒殺了，沒有把骨質消滅，因而日積月累，堆成許多高低不平的小阜，可憐呵！這沙漠似的北方，這暗無天日的廠獄，你不知毒殺過好多人，同時，又不知還有好多人在那裏供你的宰割？

他走到一個土堆上面，望一望四野裏靜悄悄地寂無一人，他這才把背上措的篋兜鬆了下來，把手中的長鑿扔了開去，又把他腳上穿的那雙草履也脫過。望着天空

長長的呀了一口氣，他的淚水便「」的流下來了。

「呵！恩師，你怎麼得着這樣的報酬，你怎麼得了這樣的奇禍，你一生爲人忠鯁，難道這忠鯁竟做了你赤族滅門的禍水麼？……」

他這樣說後，便走了下來，一種潛意識督促着他，使他不能不立刻離開那土堆，而急急忙忙向那沒有人跡的荒郊走去。

他走了一程，又一程，前面是沒有盡頭的荒原，而他的足，又是那樣地興奮，道旁的景物，雖然不斷地在他眼前變幻，但他毫未覺察到，他還是在邊走邊哭，一個人在淚海中游泳，儘量地思索他剛才的一幕悲劇。

呵！那是怎樣悲慘的畫圖，那是怎樣黑暗的地獄，那只有吳道子才能描繪得出，人間決不會有這樣悲慘的事實的。

一間半濕不乾的矮房，房裏亂七八糟的丟了些稻草，一種腥臭之氣與潮濕之氣

膠合着，成爲這間房中唯一時特產。暖和的陽光，是終年不光顧這間小屋子裏的。房中除擺了一張三隻脚的白木床，和一張久已褪了漆的方棹，并那兩把映在燈光之下越顯出黝黑的顏色的椅子而外，另外在房門外還點有一個一年長明的菜油燈，幸好是白天，假若是夜間啊，那光燄是怎樣聳人毛髮呵。

一些上了刑具而未會死去的活人，和已經剝了皮抽了筋而還沒有掩埋的屍首，在黑暗陰森的院壩當中，不規則的擺了一大壩，一堵灰色的圍牆，上面已經糊着很厚的血跡，綠色的苔莓，依舊叢生在那裏，隱隱約約的好像在那黯淡的牡丹上面，長出幾匹青枝綠葉來。獄官的喝叱聲，囚犯的呻吟聲，鐵索聲，呼號聲，在那種極不自然而又極沒有人道當中，唱着一種淒涼的哀婉的令人不忍卒聽的交響曲。

在這間小屋的角隅裏，靠近東北牆邊，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屍身，雖然還在抽搐，雖然還沒死去，但他的眼睛，已經沒有了，足上的骨節，已經盡脫了，蠟燭的屍體，因爲受了炮烙的慘刑，更顯牠的焦黑，枯乾的面龐，已沒有一點兒血色，腿

上的兩股濃液，更成爲那般逐臭的螞蟻蒼蠅的麋集所。爲了爭奪大腿上那一點優沃的地盤，此刻似乎還有幾隻螞蟻在上面決鬥。

然而他手上反正釘着鏢，脚上已還沒脫去鏢，只胸前一點兒微溫，算是把這「天地正氣」留着。

呵那誰？那是他！那是他的恩師。那個過去曾經當過主考，現刻因爲參揭魏忠賢而被他丟在監獄裏的左光斗先生了。

他自從得着他恩師左光斗先生被捕的消息以後，他的一顆至誠而惻怛的心，便已不知飛向那裏去了，牠好像已經不在他的身邊，而隨着他恩師去對簿公庭，去替他作辯護士去了。他每天不知要流多少淚，要做若干次的禱祝，他希望他恩師有一日得着勝利歸來。雖然，他知道這是不成功的。

他還深恨那般平日與他恩師要好的人，要好得來幾乎同一鼻孔出氣。或者實際

上受過他恩師的恩惠，自稱是他恩師忠實信徒（？）而一向拜在門牆稱老師稱門生的，這個時候，他門面已經逃之夭夭了。或者闖起門躲起來了。甚至還有些乖一點的，見風轉舵，便老實不客氣的，開始和敵人打交道，投降；變節，以保全他的爵位。他恨不得把這般狼心狗肺喪盡天良的人，一個一個的活捉起來，捶屍萬段，以洩他胸中惡憤。然而世道有這麼壞，人心有這樣險惡，你一個手無縛雞的人，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他不知去求了幾多人，走了多少冤枉路，結果是等於零。

有時他還要受他們的搶白，說他太孩子氣了，但他并不灰心，真的一點也不灰心，他總是這樣地說：

「你們救救我們老師吧，他是爲正義人道而被捕的。」

他們有的報之以鼻，有的報之以捧笑，眼見得他恩師是沒有救的了，眼見得他的希望是一天天渺小了。

忽然這天，說是他恩師已經下在厥獄裏面去了，并且還受了許多非刑拷打，他這一驚，更非同小可，他的搶地呼天的情形，也較之前幾日更甚，比任何人死了父母，死了親人，還要傷心幾倍。因為他知道那厥獄的利害，進去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活看進去死着出來的，甚至有時連死了都還出不來，而被那般獄卒平白地把屍首吞滅了的。那原是魏忠賢專門設來對付東林黨人，消滅他的政敵，在那裏不知冤殺許多好人，許多志士仁人爲牠而流血，犧牲；殞命。

他那時真恨不得去搥一把匕首，把忠賢刺死，或者如古押衙之流，夜晚飛進監裏去，把他恩師劫出來，然而這能行嗎？他的理想還不過只能說是理想吧了。

況且那時逆閹防範之嚴，真是出人意外，普通的人，你休要越雷池半步，就是左公的家人，已不許進去探視，有關係的人更是不消說得了。他幾次三番要想衝進去，都被獄卒把他擋着，說是：「厥公有命不許看覷」他沒法便只好走了轉來，轉來時他不是指着監牆詛咒，便是望着天空灑淚，然而這也不過是消極的表示，於事

實是無濟的。

後來，他不知怎的忽然想出一個妙計來，他知道走正路是走不通的，也許走路還有相當的效果。他於是旦夕持五十金哀告於獄卒之門，求他方便一二，那獄卒果然受了他多金的誘惑！答應了他的要求，允他進去看一次。這雖然是他黃金的效用，但他若沒有那慷慨偉大的精神，和他那不避斧鉞的至誠，能够感動那獄卒，恐怕一輩子他也休想進去。

不過就這樣子還是不行的，他必須裝做一個工人，一個早晚掃地的工人，方能瞞着衆人的耳目。不然的話，你還是白白去送死。這是獄卒告訴他的。

爲着恩師，爲着忠義，他是什麼都可犧牲的，不說掃地下，就是給人家倒馬桶，拾破鞋，他也心甘意願。

他馬上答應去改裝，立刻裝做一個打掃工人，預備去看他恩師，當他把官服脫了，朝靴脫了，而把那個工人的短衣穿起草鞋登上篋兜揹起長錢拿起而一步一步的

走入那個獄門來時，他心裏是怎樣一種憧憬啊？他幻想和他恩師見面後，他可以痛痛快快哭一場，可以親親熱熱叫幾句，可以把這幾日所受的骯髒不平洗盡。然後才把他恩師身上的刑具取了下來，加在他身上，恩師便可以從容的走了出來，而他則願永遠留在這裏替他去受罪。

幻想終於是幻想，事實決不會有這樣簡單的。

他隨着那個受了他五十金的獄卒，灣灣拐拐的進入獄門了，進入那個屠場了，還沒有到那堆死屍當中，大概離那個狼籍污穢的小門，還有三五步的光景，他的心與如何地抖戰啊？他望見那個黝黑的小門，和小門外的那一盞倒明不暗的菜油燈，與四週陰慘之氣，混合在一起，使你不能不相信，這已經不是人間，而是地獄，他恩師決沒有生着的。

獄卒告訴他，靠近牆邊躺着那一人，便是左光斗左老爺，便是他日夕思念千方百計要來看他的左老爺。他一聽見左光斗三字，神經好像中了電流似的，立刻撲

了過去。

他半響哭不出聲來，只抱着那個屍身抽噎，淚泉像一道洪流，像一條夏天的瀑布一樣，隨着他緊張的心弦，一滴一滴地，落在那屍身上。驚起許多正在吮血的蒼蠅，和那般已經排成陣勢，而還沒有實行決鬥的馬蟻，紛紛的暫時離開這地上樂園。

呵！這是怎樣一幅悲慘的畫圖，這只有地獄才有，人間不會有這樣悲慘的事實的。

那屍身許久沒有動彈，停了一會，他似乎才爲這哭聲所驚覺，才從睡夢中掙扎了兩下，要想爬起來，終於因胸前塞住一個悶石樣，一時爬不起來，要想睜開眼，又因火毒攻了心，兩個眼球，已經失了作用，外面看去，好像罩了一層白紗。

最後那待死的僵屍，終於鼓起他全身的勇氣，一翻身坐了起來，用他帶鏢的手，搗去他眼眶裏的那層白翳，眼皮開處，現出晶瑩瑩的火一般的眼珠來。

「咄！你是誰？」他問他。

「是我！，恩師……」他真有些不敢抬起頭去望他了，只頻頻揩他眼上的淚痕，哭聲是暫時停止了。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天下事關得這樣糟，老夫死不足惜，汝復輕生至此……」

那僵屍忽然這樣罵了起來。

他沒有開腔。

「去！速去！不去吾當殺汝!!!」

那僵屍又這樣催促他，并且把手中鏢擲了過了，表示他非馬上走不可，不，立刻要撲殺他。

這真出他臆外了，他起初心想今天他來見着他，他至少有幾句親親熱熱的話好說。或者要談談天下大事，問問他家裏情形。假如說再淺薄一點的說，他幾月來都

沒有見着魏人了，內心裏不知如何孤寂，見着他或者心裏要好一點，也許在他枯乾的面龐上，現出兩個愁慘的笑龐來，表示對他這種不怕危險不避斧鉞的工作，有相當的感激與嘉許。然而這些他都沒有，地還好像說他是多事，他這種舉動，是沒意識的舉動。

「呵恩師呀！你怎麼這樣不近人情？你怎麼這般地不識好歹？……」

也許他這時的心裏是這樣地想，但天曉得，他並沒有這樣說。

他終於承認他的話，馬上走了出來，因為他知道他恩師的痺味不好，他一向又是把他奉若神明的，他的話在他眼睛裏看來，沒有絲毫猶疑，沒有絲毫虛假，要是不承認他，也許他會撻你。撻，他并不怕，不過在這個地方，當着這麼多囚犯，未免使他老人家生氣。而況見着他那悲慘的樣兒，和他那副慈祥而愷悌的面貌，無論在精神方面，物質方面，他都有他超過常人的特徵，他眉間隱約的一道白痕，更是表示他一生的正直。真誠的堅決的悲壯而又激烈的期許，使他不能不立刻接受他的

命令，而悄悄地走了出來。

他一面走一面想的，似乎把這樣長的漫漫荒郊都要走完了。天邊的斜陽，在暮色蒼茫中，小姑娘似的漸漸地沒入地平線，北風起了，老樹也在動搖。

北方的氣候真是奇特呵，明明是晴天，偏又要颳大風，明明是颳大風，偏又下起雨來，雨，是那樣地多，雪，更是牠們冬天唯一的產物。

半空裏忽然鷲鷲霏霏向下起雪來了，他這時才感覺他身上的衣服有些單薄，同時肚裏也似乎有些餓，已經是殘冬了，自己還穿着這樣短短的薄薄的工人衣服，已經是要吃晚飯了，自己連早點都沒有用，想到冷，想到餓，想到風，想到雨，他不禁這樣在心靈裏叫了出來。

「啊！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唉！從今後更是何人能了解我。」

他這樣說後，便模模糊糊的記起他十年前一段往事來。

那也好像是這樣的天氣吧？北風是呼呼地吹，雨雪是霏霏地下。他那時游學京師，寄居在西山的一個古廟裏，人是不用說認不倒一個，錢也沒有用的，一種異鄉落魄的情形，一種不得志的悲哀，不怕他是怎樣樂觀的青年，不怕他是處在怎樣繁華的京地，然而他那一顆志志不寧的心，和他那擺在朔風裏的身子，也正好像西山裏碧雲寺中的古柏，只能早晚靜聽幾聲磬木魚的聲音，看看白雲紅雲了事，而不能入台閣，登上苑，以充棟樑之選，這是何等不幸。

那天是他最難忘記的一天，風是特別的大，冷又是特別的冷，一個人要想跑進城裏去會會人，或者走出廟去觀觀風景。但是不做美的天公，偏偏又下起一陣窮雪來。窮人抵擋寒威的方法，唯一的就是睡覺，或者勞動，他既是一個文人，勞動當然說不上，而他因為年紀還輕，不願意把光陰虛擲的原故，於是他只好以作文的方法，來代替他的苦惱，增加他的意志力，抵擋這一切外來的侵蝕了。

但他畢竟因天氣太冷，辛勤太過的原故，所以只是僅僅把文章做好，而還沒有磨正，便又朦朦朧朧地伏在案上了。

等他一覺醒來，他身上忽然感得一種奇癢，他立刻悟到這也不是冬天，而已經是二三月的光景，他一個人不是置身在這朔風凜冽的破廟中，而是已經置身在萬人堆裏，呵！那是一種什麼力量呵？呵是牠，是他身上剛才披起的那一襲白鵬裘，在那裏起化學作用。

後來問知寺僧，才知道那天左光斗先生因為到寺裏來遊玩過，讀了他的文章，心中着實歡喜，不肯驚醒他，又恐他着了寒，所以才在自己身上，解下這襲千金難買的白鵬裘來，替他披上。他雖然不知道這左光斗是什麼人，但在他這一種憐才惜士的心上看來，也可略知他的爲人了。

就在這一天，他心靈裏深深地刻着左光斗三個大字。

及到後來，他去殿試，那個主考官，忽然斟着他的名字，叫他把卷子呈去，立

刻在上面批着「第一」兩個字，呵！這是何人，這是那天在雪下裏贈給他白鵬箋的那個，就是現刻他去看他的那位君子。

「呵！士爲知己者死，不以貧富患難易已。」

他還記得，隔天他去拜見他的夫人，他指着他夫人說：

「吾諸子碌碌，他日繼吾志者，必此生矣。」

「呵！恩師，你倒是這樣精明，你倒是這樣毅力，只是你那不肖的徒兒呵！恐怕終竟負了你，而竟做不出一點事業來！」

他一想到這些情形，他的血管便好像快要爆裂似的，更加洶湧起來，「好，從今後我要復仇，我要雪恥，我要振起精神，把老師未竟的志，擔負在兩個肩頭上」，他這樣說後，竟自走入一家門去。

這時，風也停止了吹，雪也停止了下，東方有個明朗朗的冰盤，在那萬種愁雲中，隱隱然露出一線的光明。

一九三二，四，十作於成都

別 淚

野 君

暑假雖然是滿期了，是陰曆七月終的時候，但是悶人的熱氣却超過了盛夏的難受；婦女們都吵着還有秋老虎在後頭呢！

晚上十點鐘的左右，忽然下了一陣大雨，熱度是減退了好些。這時候是午夜十二點的左右，雖然是大雨早停止了，但是那窗外的屋簷水依然在滴滴的響個不止。夾着簷水滴滴響聲，從窗外透進一些涼風來；靠床的一張小桌上的盞菜油燈搖搖不定的閃耀着。

夜是深了，人是靜了，院子裏的居戶大都停了聲息，除了遠遠的聞着幾聲犬吠而外，是沒有其他的響聲。屋內閃搖着孤燈的節奏；與那天花板上老鼠尋找食物的跳度相諧和着，又加上那窗外屋簷水的響聲，更顯得今天晚上的情況十分的淒緊！

淑君坐在床對面的一把舊藤椅上，淡青色的內衣高高的捲起兩袖，沒有着裙子；只穿一條純白的睡褲，她雙手抱着膝頭，她不說話，也不笑，注目靠床的那只油燈在出神，頭髮很潦亂，髮結也斜倒了；她在注視那只油燈當中，不時的放出幾聲嘆息。

——唉！這樣的社會！

站在床沿正在替她整理箱子的利農，他的心老早已經酸痛極了，他雙眼飽含着淚珠；出來他又把她忍進去，他不願流出來被淑君看見，他更不願哭出聲來致淑君傷心，他知道淑君的心也是老早就碎了的，他爲着愛護淑君的健康，他不願淑君在今天晚上有絲毫的傷心。「病了八個多禮拜的淑君，到現在健康又沒有復原；面孔是清瘦得多了，況且她的身體又是向來不十分健忘的。」他一想到這些，他怕他的眼淚下來被淑君看見；但是深富感情的利農，他的熱淚是更容易淌下來的，何況今天晚上這凄緊而要別離的晚上？雖然他極力掙扎爲着免去淑君的傷心起見把牠

愁下去，但是理智終歸敵不住那偉大的情感，自然而然他那一點一滴的淚珠不斷的滴下來了！

「農：您爲什麼在抽氣？」

利農雖然是背着身子站在床的側面，但是靈敏的淑君，坐在他的背后，早已聽見他那微弱在抽氣。

「大概是鼻子出了點毛病吧，或許是今天早晨起來早了受了一些寒氣的緣故。」其實他說這幾句話，他的喉頭哽哽的吐出來。

「您不要過於太傷情了吧！」

淑君一面安慰着他這句話，一面却自己用手巾在揩她流下來的熱淚「淑君我真對不起您呵！妳的一切痛苦的現在，妳的此次須得遠去要要掙妳的生活，妳要去飽嘗這惡劣社會的欺騙，妳要大着膽子去向這污濁的社會中去搶碗飯吃來活命，……這些這些，都是我的罪過呵。」

唉！但是像這種制度的社會下面生存，妳同我這現狀的一切又那能避免呢！愛，我們又那能逃脫得這罪過呢？！

「農：您爲甚麼要這樣的說呢？那裏是您對得起我對不起我的問題；根本是日前整個的問題，早已造成了這樣的矛盾，更那裏又是您的罪過；這完全是現社會制度的不良。嚴格的說起來，因爲我却使您感到了很多的困難，使您受了多少經濟上的痛苦，這幾個月以來，您爲了我們的生活，消去了您過去的多少活潑同快活。增加了您多少的傷情同憤慨，因此而消逝了您多少青春可愛的嫩容，我的心理非常的難過！但是我這常常的難過，也沒有法子可想，更不能助您於萬一。現在算是得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去向生活奮鬥道上的機會，自然我很傷情我倆這樣的遠別，我很不願意一分鐘都離開您，農呵：您想我是一個初與社會接觸毫無經驗的女子，社會是這樣的惡劣，人們又是這樣的互相欺騙……：唉！但是有甚麼法子呢！爲着我倆的生活，爲着減輕您的負擔，爲着您前途的一切，老實說我那願意離開你一刻；

更何況是各別天涯?!但是有甚麼法子呢?!……………」

她的頭低下去了，不住的用手巾去揩她的眼淚。

利農已經把她的一切換洗衣服整理好了，裝在一口竹箱裏，他此刻正在替她把她要用的參攷書同日常需用的雜物清理預備把它擺在另一只竹網籃裏。他聽見淑君這些話，他雖然手裏在檢點書籍，但是他的心是一股一股的在作痛。他包忍着千萬的淚珠，他很想大哭起來，但是他想淑君此刻正在極傷情的時候，他不應該再增加她的感觸；他忙把正在整理的書籍丟下來，轉身過來跑到淑君的面前，他伏在她的懷裏；他右手用自己的衣袖揩着他自己溥溥的淚珠，用左手拿起自己的白手巾揩着淑君的眼淚。

一 淑：妳不要哭了，妳知道妳的病還沒有全好呢，妳的健康還沒有復原呢，妳這樣的哭，我心裏是何等的難過，我的心正如刀刺一樣的作痛，妳不要太傷情了；一切的一切正如妳說的，是社會造成了的矛盾，是全社會的經濟組織不良，我們只

有在奮勇當中去解決這樣的矛盾，我們只有在鬥爭當中去改造這樣的不良，整個的社會成功問題解決了，就是我們的勝利的到來，也就是我倆同未來者幸福的開始。目前這樣的天涯各別，是沒法而且是必然的。」

利農說着這些話，他忍不住的淚泉湧湧的流下來。

——今天晚上是淑君往M縣，明天要起身的別離的晚上。

淑君坐在椅上低着頭，利農跪在她的懷面前；他倆相對泣着，這時候窗外屋簷水的滴聲，還沒有停止，好像是伴着他倆的對泣……

——完

幾首白描

魯頓

雲與霧

小小的晴天，

偏有許多的雲霧。

當我要想從這個地段，

達到那個地段時。

雲呵！

請你快快飛開，

不要把我一線光明遮蔽。

二
太 陽

西去的太陽，

請你快快停住你的鞭梢，

把我近來消息，

帶到母親那裏去。

「說她的愛兒雖然顛頡，雖然失業，雖然受盡了人們的唾棄。

但他並不恢心，並不失望；

他內心裏却充滿着無限光輝的色彩。」

——爲着他的慈母——

三

月 亮

茫茫宇宙，

何處是家？

何處又非家，

請看天空中的月兒，

剛從東昇又從西逝，

匆匆的來去。

牠幾曾計及牠今晚的程途，

與牠將來的歸宿。

四

慰同學某君

過去悲哀的影子，

不要再把牠留存在你的胸臆。

未來希冀的實現，

不要老是與目的無準備的空想。

努力呵！

現在，只有這一剎那的現在，

纔是你真實地享受，

纔是被你真正促住了的。

你怎能把牠輕輕的放過去？

一九三一，四，卅於實中

快樂的春朝

唐肇猷

啊啊！這朝紅了桃花，綠了荒草，

那舊時枯去的柳條，如今又滿綴着青青的嫩草。

在富有生氣的春風中，歡躍，活潑；輕輕地舞蹈，

那東方的朝霞呵！更是朗朗地，要想把大地擁抱。

。

。

。

小鳥唱着自由的歌兒，

慶賀這晨曦的來到。

百花爭放着鮮妍的異彩，

鼓舞了人們的色調。

我陶醉在綠茵芳草裏，

豪唱着那美妙的歌謠，

那美妙的歌謠呵！

也够消去我幾多煩惱？

黃鸝你切莫在枝上啼，

燕子你也莫再去呢喃鼓譟，

漂泊者！如今是再也不會煩惱，

他已經學會南華，將化爲一隻彩蝶，翩翩地在花間舞蹈。

無情的歲月，輾轉相催，

花落花開，朱顏難再！

平白地竟把我青春斷送了，

你軍隊中的生活啊！

東望扶桑，旭日翻飛，

那不知趣的紅球，偏會和伊們這等親近，

我們生長在山國的兒童，

縱老死也不會有這般福氣。

去吧！去吧！

去到那東海之濱，

看看那扶桑日出。

去到那峻崙山頂，觀觀那落照的餘暉。

同志們？我們要這樣去紀念春天，

那春天才不叫辜負，

要這樣去欣賞朝霞，

那朝霞也才不致笑我。

去吧！去吧！

揹起我們的槍，

去與倭奴較一較身手，

橫着我們的戟，

去與英夷決一決雌雄。

前途雖有荆棘，

只要抱定這大無畏的精神，

這最後的勝利，

也許終於屬我。

春朝呵！願你永遠留在人間，

不要匆匆過去。

一九三二，三，一五於雙流軍次

起來吧！武裝同志們

魯 頓

起來吧！武裝同志們：

你們的理智；在那裏去了，

你們的雄圖；在那裏去了，

還有你們那一點兒微溫的心情；

和那從沒有繸花麻雀醉的腦筋，

又在那兒去了。

——

——

——

唉！從前我們不是天天在喊「打倒帝國主義」嗎？

現在人家是小待我們去打它；

而實行來將就我們了，

但是，我們的槍炮呢？

我們的刺刀呢？

恐怕這些東西，

一一的都被那酷愛和平的天使（？）

沒出息的黨國要人！

深深地把牠封着了！

同志們：

警鐘響了，

世界二次大戰；快要開始了：

戴上你的白盔，

穿上你的白鑽。

永別你的愛人，

遠離你的鄉土。

去！去！到前線去！！

去到黃浦灘頭，

聽聽那海水的嗚咽，

去到長白山邊，

聽聽那山鬼的夜泣。

縱然骨肉化成灰，

我們的靈魂也不要想歸，

縱然我們的身戰死，
還有我們的繼承者。

* * *

* * *

* * *

兒子之後有孫孫，
孫孫之後有玄曾，
不怕敵人怎樣多，

只怕我們殺敵氣不果，志不堅。

* * *

* * *

* * *

我們只要決心不當亡國奴，
我們的國恥；一定恥不久，
起來吧！武裝同志們：
飲過了這杯花雕，

文藝之二

權當一席餞行酒。

一九三二春頌誌

黃 昏

素 波

黃昏！

黃昏！

寂寞的黃昏，

晚鴉噪，

夕陽斜，

人影已西橫，

只剩着一絲絲一縷縷的殘痕，

在水中倒映。

黃昏

黃昏

黃昏

日已昇，

燈已沉，

暮靄起在松林，

鐘聲響徹雲際，

最難留的是剎那間的光明，

這快要臨頭的黑暗呵——

你爲甚這般高興？

黃昏，

你爲甚趑趄不前？

你爲甚遲遲不進？

難道這剎那間的光明，

這汗濁的人世，

你還有些須眷戀嗎？

這與黑暗不差什麼的白晝，

你還有資格停留嗎？

唉！

月不住地在追逐你，

鳥不住地在嘲笑你，

光明不住在擯棄你，

呵！你這被幸福隔絕的人呵！

終於得不到他人的同情與憐憫。

去吧！去吧！

去到白雲寺中，

陪那老僧入定，

去到朱雀樞邊，

偕那蕩子遊春。

我是短衣丘八，

我是糾糾武人，

我是不需要你的慰藉來安慰我受創的靈魂，

同時我亦不爲你而懊惱，而惆悵。

一九三二，六，十日於邛州周家祠

小 詩 十 首

旭

(一)
枯葉落在小溪裏；

恰似海中失舵的小艇，

隨海波而蕩漾；旋轉。

(二)

更深入靜時，

憂鬱之魔，

佔據了我底全身。

(三)

月光被暗雲遮着，
大地是一片漆黑，
惡魔正高唱牠的進行曲。

(四)

玫瑰！

雖然被你烘開了，
但，終不及她自然開的窈窕。

(五)

太陽出來了，
海鷗消逝了，

惡魔却輪在沙灘上靜靜地喘氣。

(六)

正義告訴我，

牠是永恒不變的，

強權祇曇花一現啊。

(七)

司春的女神來了，

一切都生氣蓬勃着。

(八)

清泉流下山，

在大江中把身子點污了，

幾時才能回復你的清潔呢？水！？

(九)

誰聲昌過了，

人們從睡夢中驚醒。

(十)

一隻小舟，

在人海中浮蕩，

蕩呵！蕩呵！

努力地前進。這便是我的人生。

一九三二，五，六。

血的五月

范德稱

春光走入了大地，

春色告別了人間。

可愛的春天喲！

爲甚麼匆匆地便又消逝？

我躊躇，

我思索，

終於被我知道了：

啊！牠是負着很嚴重地使命

來拚命戰勝這冷酷的殘冬，
使自然界的一切，

都得着更新更自由的空氣。

※※

※※

※※

我曾記着春之辰，

我徜徉在綠野之濱；

桃花含笑迎近，

綠柳依依陪襯；

更有呢喃燕語，

——宛囀鶯聲。

使我甜蜜，

使我沉醉。

然而曾幾何時，

春光便已老去，

春色躲入了重幃，

大地染上了一層腥紅的血衣！

偉大的五月哟！

又匆匆地來臨。

革命的羣衆，

開始了怒號，鬥爭。

「五三」「五卅」都是我們的白骨堆成，

「五九」「五七」更暴露牠日帝國主義者之獍豸兇猛。

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啊！

要奮鬥才有光明，

不要怕犧牲才能打跑你的敵人。

乞憐是沒有効的，

哭泣那又何必呢？

起來吧！

在這狂濤洶湧的五月裏，

快努力創造你的光明，

加緊你的工作，

訓練你的武力，
也許短期內就能消滅你的敵人，
完成偉大的使命。

一九三二，五，十七。寫於成都

人生呵 你何去何從

蘇里嘯聲

我寂寥的徘徊在這荒涼人生之古道，

我悽惻的旅行在這陰蔽人生之荒郊，

我戰慄的困頓在這枯燥人生之絕島，

啊！我的生命之流喲！

將怕要泉竭而乾涸了。

煩悶之火只不住的在燒着我淒涼異樣的情調，

淒涼異樣的情調，迸發出了我淺薄與無聊，

我赤誠的接受這種說我「無聊」的譏嘲，

我忠實的承認這種說我「淺薄」的訕笑。
因我最恐怖的是深刻有聊。

...

...

...

深刻 有聊

那是埋沒聰穎者進一層的煩惱，

那是禁錮伶俐者深一度的囚牢，

那其間隱彈着被人幸福的悲調，

那其間潛掩着碎心喪魄的咆哮。

.....

.....

.....

.....

苦
笑苦
笑苦
笑

我的確不願在這畸形的社會中深刻有聊，

長願在這樣局面下換演不息的滑稽劇中扮一醜角來赤誠而忠實地接受譏嘲與訕

笑，

附着好 飄流也好，

反正我的心兒是鏽有創痕而難愈治療，

我要作一個頹廢青年而直到世紀末日的狂號與大叫。

一九三一，初夏寫於蓉垣城南關雲長之衣冠陵旁

童 心

伊 人

白雲朵朵，

送我過江，

江水依舊長流，

白雲一去不返！？

——

——

——

雪花片片，

吹送自在，

雪花變作柳花，

春風吹滿情懷。

我那失去的童心喲！

你怎的不爲春風？

你怎的竟做了白雲！

.....

：

：

：

自從你那日飛迸後，

我那活潑而天真的心情，

已經就蒙上一層黑翳，

我沒了志趣，沒了理智；

作事沒有能耐，讀書缺乏理解力。

我宛如戰場上一個被人遺棄的死囚，
無邊海洋裏一葉待朽的孤舟；

我是準備着怎樣去消滅我的個性；

靈魂，

把這醜態不平洗盡。

童心！歸來，

歸來吧！

我已經替你尋得安穩的栖穴了，

「在那隻母親的搖籃中」。

一九三二，四，一日

心中的浮漚

胡天斗

一，青煙

彷彿捉獲了些什麼，

我兩手緊緊的握着；

待我漫騰騰放開來，

只見一溜青煙便了！

這給我幾分失望的悽涼，

同時也給我更多追求的勇氣。

二，愛

愛也會在我心頭掠過，

但剎那間便又消滅了。

朋友說這是心理的變態，

我只笑嘻嘻地。

實在命運早已註定：

我是個愛力圈外的人。

三，過去

過去是現在的死亡，

這死亡我倒欣喜，

我知道她也會存活。

四，現在

現在是過去的廣續，

這廣續我倒欣喜，

因為我可以多做一點事。

五，未來

未來是現在延長，
這延長我倒欣喜，
我知道也有這回事。

六，生死

生，我沒有留戀，
死，我也不害怕。
我只聽自然的主宰：

生便生，

死便死。

生時我須努力，

盡個人的職責；

死時我便瞑目，

什麼都已完了。

七，命運

命運我一向不相信，

然而他時常圍繞我，

像是要把我征服：

知道有牠的存在，

知道有牠的權威。

然而我還是不相信，

命運，看你又如何的擺佈我？

八，黑夜

我討厭白天，

它使我看見許多的怪物；

我歡喜黑夜，

它打破一切不平等的界限。

九，春

春嫵媚地來了，

來到這人間了，

來到我心國了，

——不，我心國老是秋，

我不曾看見：

春的鮮妍，

夏的明朗；

冬的沉淪。

十，夜雨

兒時我喜歡雨，

現在可不然了，

尤其煩膩的是夜雨，

可不是嗎？

「半夜燈前十年事，

一時隨雨到心頭」！

玫瑰

先耕

我孤寂地在這擾攘的塵寰，
驀然又走進了這美麗的花園，
紅的，白的，藍的爭媚鬥艷；
我獨愛那玫瑰臨風翻颺。



玫瑰啊，你真美麗！
妳的香，使我陶醉！
妳的色，使我昏迷！
妳的柔情姣態，使我的勇氣逝滅！

○ ○ ○ ○ ○
我想攬妳而歸去，

種在那遠遠幽靜的孤島，

我永恒地培植，灌溉妳，

使妳繁殖開遍於大地。

○ ○ ○ ○ ○

我幻想那孤島是妳我的樂園，

幻想呵，終於幻想！

玫瑰喲，祈禱妳永遠美麗！

玫瑰喲，詛咒我孤寂塵寰！

一九三一，八寫於華西壩草地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頁數
行數

誤

正

5	12	5	3	3	3	1
9	12	9	12	12	2	8

息	沈	銷	現	沈	綸	消
了	思	沈	在	醉	燼	遊

慮	沉	銷	現	沉	綸	消
子	思	沉	實	醉	爛	逝

35	134	132	132	131	131	130
----	-----	-----	-----	-----	-----	-----

8	9	12	9	4	3	11
---	---	----	---	---	---	----

晒一滴	一名	離湊
洒一滴	一鳴	雜湊

如克達到 始克達到

能後着 能得着

我的由理是 我的理由是

興憤 興奮

64 63 62 62 54 51 48 46 34 29 29 25 24 19 15 14 5 12 5 3
 1 12 7 6 7 4 9 11 6 8 3 8 6 6 2 2 9 12 9 12 1

本國家 本國來 本國家 本國來
 國恥慶 多一恥字
 蔓死 夢死
 索號 素號
 任快 你快
 一塊了 一團了
 胖子 胖子
 親目 親自
 雜還 雜遠
 摯莒 挈莒
 垠堤 堤埂
 甜密 甜蜜
 經烟 輕烟
 交通網 交通網
 沉靜騷動 沉靜到騷動
 活頭 滑頭
 思了 崽子
 沈思 沉思
 銷沈 銷沉
 現在 現實

177 176 175 167 167 165 165 156 153 152 146 145 145 145 145 140 135 134 132 132 13
 3 12 6 11 3 5 3 6 1 2 1 9 6 2 6 3 8 9 12 9

休惡了 休惡了
 第一 第一次
 都一串 那一串
 以前識 以前認識
 壓到我在 壓我在
 婢膝 婢膝
 婦人 婦女
 損款 捐款
 三以後 三十以後
 俱百折 具百折
 是說 是誰
 沈寂 沉寂
 老卿 老鄉
 尤見 猶見
 專以 專為
 他便自帶 他便將自帶
 晒一滴 洒一滴
 一名 一鳴
 離湊 雜湊
 如克達到 始克達到

前卷末 前卷末

128 123 123 123 110 107 101 96 87 85 84 80 80 77 73 70 66 64 63

11 10 4 3 6 12 8 1 3 6 10 8 6 2 1 4 3 1 12

中式 洽巧 小鼻三 被寒之宮 連入 他總不 偏偏那 的個 一個 純粹 當值分隊長 懷古悠悠的 懷古悠悠的 你比我 你比他大 一般熱氣 從別 無堤 本國家 國恥慶
中西 洽巧 小瘟三 避寒之宮 連入廁 她總不 偏偏拿那 的一個 有 純粹 當值星分隊長 懷古悠悠的 懷古悠悠的 你將我 你比他大 一股熱氣 從前 無垠 本國來 多一恥字

247 233 225 219 219 218 214 212 209 209 206 205 203 193 178 178 177 177 176 1

7 12 8 10 7 8 6 3 8 3 11 5 1 3 9 2 8 3 12

含笑迎近 小待 灰心 健忘的 又把牠 的蓋 幾聲馨 地還好像 興如何 恩師 報之以鼻 啊那誰 殺 殺 用槍指 干淨 敬他服的話 敬服他的話 這樣說着 休惡了 休憇了 第一 第一次
含笑相迎 不待 恢心 健康的 又把牠 的一蓋 幾聲馨 他好像還 是如何 他恩師 嗤之以鼻 啊那是誰 殺 殺 用槍指 乾淨 敬服他的話 這樣說着 休憇了 休憇了 第一 第一次

互助叢書
文藝之二

第十一冊

編纂者：互助週刊社
出版者：學友互助社總社
發行者：學友互助社總社
印刷者：日新印刷工業社

定價大洋貳角正

1932 7. 1 付印

1932 8. 1

L-ASSL

T OPT STORY & I

BOOK

r: M. M. ion
H.
H.C.
Ri sin

nt